

本國學基
叢書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下

MG
D691.5
3.5

書叢本基學國

記雜野朝來以炎建

(下)

撰傳心李



3 1761 2264 0

行發館書印務商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九

時事一

趙子直邱宗卿楊嗣勛不欲吳氏世襲

虞丞相既沒。朝廷復命吳挺爲興州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充和西安撫使。凡十九年矣。紹興五年夏。卒于軍。于是楊嗣勛總領財賦。先事白朝廷。乞擇重臣鎮蜀。乃以邱宗卿爲制置使。宗卿未入蜀。而聞挺病甚。恐其軍五六萬人。緩急無所屬。乃見大臣籌之。故事。帥臣闕。以轉運使權。至是。楊虞仲少逸爲利漕。宗卿欲重其事。乞令嗣勛往興州攝帥。上許焉。以爲朝臣出使。非制閫所當令。不欲行。而宗卿以聖旨移文。嗣勛重傷其意。卽請少逸權州事。而已。逸領安撫使。未幾。卽以印送少逸。就權。人以爲得體。先是。吳之季歲。聞外郡盜賊縱橫。皆縱而不治。少逸至未久。遂捕其尤者悉誅之。邊人轉服。挺之死也。光宗已屬疾。不之信。趙子直在樞密院。用邱楊之議。更遣張詔代之。人服其遠識。

利帥東西分合

利路自建炎置帥。或在益昌。或在漢中。未嘗分東西也。紹興十四年。鄭亨仲爲宣撫副使。時吳武順璘在興州。楊襄毅政在興元。郭恭毅浩在漢陽。欲令三帥一體。乃奏分利州爲東西兩路。東路至興元。西路至



興州。而浩兼金房開達安撫使。遙制夔路及京西三郡。乾道初。金州並屬東路。而守臣但兼管內安撫司。元年夏。武順改判興元。朝臣以其遙制西路軍馬爲不便。乃權合東西爲一路。以吳爲安撫使。而東帥王權改知洋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吳薨不改。淳熙元年。吳武穆爲興州統帥。李叔永守興州。會湯朝美乞分利州東西及金、襄、荆、廬。揚爲七路。各置文武二帥。叔永方申明開。而朝美得罪。事遂寢。五年。復分利州爲兩路。以挺帥西路兼知興州。紹興五年夏。挺卒。張詔代之。復合爲一路。而詔但兼知興州。過興元。章德茂侍郎爲帥。議損其禮。詔知之。卽聲言已辭免兼郡。不得入銜。遂抗禮分庭而去。蓋趙子直卽宗卿共議。本以削武興之勢。而論者或以爲關外四郡。旣屬興元。戎司不能令緩急。恐失事機。會詔遣開卒出境。而知西和州王季明懇械繫之。趙資政德老爲制帥。罷季明。慶元二年秋。復分東西兩路。六年秋。郭杲代爲帥。嘉泰四年秋。吳曦繼之。開禧中北伐。又以曦兼四川宣撫副專兵。比曦之反。凡所出僞命。皆以宣撫司號令行之。由是川蜀一切稟承。無敢異者。故知子直宗卿削武興之權。其慮甚遠。猶得祖宗遺意。如德老所見特淺耳。

趙德老說郭杲定策

趙子直初議定策。遣中郎將范仲壬告殿帥郭杲。仲壬初以國事艱難。告之不應。又以忠義動之。又不應。仲壬不得已。屏人起立。具以西府意達之。又不應。仲壬乃還。子直知不可。遂請趙德老尙書往見杲。諭指

德老謂臬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專在太尉。臬未及言。德老變色責之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彥逾盡誠以相告。而太尉了不見荅。卽西府有問。何以復之耶。子明徐曰。致意樞密領鈞旨。事然後定。其後勳策首拜子明節度使。德老有怨言。乃亦除端明殿學士。

金字牌蟻黃青字牌
黑漆紅字牌

近歲郵置之最速者。莫若金字牌遞。凡敕書及軍機要務則用之。仍自內侍省遣撥。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而至。蓋日行四百餘里。乾道末。有旨令樞密院置軍期急速文字牌。雖黃青字。日行三百五十里。八月十三日指揮淳熙二年。尙書省又置緊急文字牌。亦如之。然率與常遞混淆。故行移稽緩。紹興末。趙子直在樞密。乃改作黑漆紅字牌。奏委逐路提舉官催督。歲終校其遲速最甚。以議賞罰。四年十月明年。尙書省亦踵行之。仍令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省。五年五月二日指揮久之。稽緩復如故。余在成都。見制帥楊端明有命召。以丁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降旨。而戊辰正月末旬方被受。是日行纔百餘里耳。紹興末。邱宗卿爲蜀帥。始創擺舖。以健步四十人爲之。歲增給錢八十餘緡。以初三十八兩遣平安報至行在。率一月而達。蜀去朝廷遠。始時四川事。朝廷多不盡知。自創擺遞以來。蜀中動搖。靡所不聞。凡宗卿劾疏中所言。皆擺遞之報也。自後私書叢委。每遞至百數。由是往來稍踈期。自成都而東。猶不過月。自行在而西。或三十五六日云。

嘉泰開邊事始

嘉泰三年冬。金國盜起。增戍積糧。又焚襄陽權場。蓋懼朝廷乘其隙也。朝廷聞其事。卽起張胄翁參政。帥淮東。程東老樞密帥淮西。蓋以胄翁揚州人。東老池州人。欲使護鄉井也。又起邱宗卿侍郎。召四明。以防海道。起辛幼安大卿帥浙東。時武帥鄭挺在襄陽。邊釁開。懼不能任。力求去。乃召還行在。旣又轉一官知婺州。于是文臣無肯行者。遂以李奕爲荆鄂副都統制兼知襄陽。奕與其兄弟爽言世將家。皆爲戎帥。時東老父喪未免。力辭。改命廣帥薛象先侍郎。而象先不行。畱提舉佑聖觀。遂命宇文挺臣侍郎代之。辟置參機。皆非常制。又徙幼安以次對守京口。起趙德老資政。守四明。出許深甫知院。守金陵。深甫不欲行。乃命宗卿以直學士院代畱鑰。其開邊蓋自此始。

李季章論邱宗卿不當罷督府

邱宗卿之罷。江淮督視也。命由中出。執政不知之。李季章在都堂爭之。侂胄不納。季章曰。凡舉大事。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人心之向背。邱宗卿有人望。奈何去之。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只有一邱宗卿耶。因拂袖而起。

葉正則不肯草出師詔

韓侂胄將舉兵。先以葉正則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正則諭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于是用

李璧草之。業正則云三則既辭，又欲命其爲父，漸以少蓬樞直院，父子亦辭遂止。

董鎮言楊侍郎未肯通情

武興之亂，時人記錄者，有新舊安西樓記。安觀文靖獨編，道胡西仲編。著定錄。長沙板行，海濱漁父記。
聞，河州楊巨源自敘書，上劉開楊巨源事蹟，人撰。楊巨源傳。武巨季李好義誅贖本末。李好古復四州本末，李好古實入僑官人數，李好古李好義行狀，白子平蜀寶錄，玉撰。新河見聞錄。不得姓名，自記。古復四州固陵錄。李直端，毛氏寓錄，茶馬司幹辦公議榜，成都府學，伏罰錄，公宅撰。而士大夫之在新河者，又或有曰錄辨汗等書，最後西陲泰定錄，乃盡采而輯之，取舍是非，一從公論，其本末亦粗備矣。然必見于簡牘者，然後登載，故雖時人所傳，其事甚播者，有未之及焉。贖之遺諸貴人書也，楊尙書獨深止之，贖不悅，再與費資政書略云：成都侍郎獨不相察，使贖不從，權濟難就其和議，北人深入，何以爲計，相公可爲問之，蓋費公所答贖書，其詞猶婉，而楊公之書，其語甚切故也。余在田里，見四路行移，獨成都安撫一司不去開禧之號，時二月初矣。爲錢引事十六州十六縣，其後董鎮誅，得其遺贖書稿有云：楊侍郎未肯通情云。

安觀文誅贖勢願

淳熙末，安觀文爲文州漕官，有薦于吳挺者，檄兼利西安撫司簽廳。時彭人蘇熙之爲安撫司幹辦公事，

以文墨自許。傍人無如己者。挺之館客有李姓者。挺子盱之外姻也。德壽宮慶典。李爲之草表以賀。表文中。有揚命二字。旣行矣。熙之一日。挾尙書以進。謂挺曰。導揚末命。此顧命中語。奈何用之。挺大驚。追之不及。由是李與盱皆恨之。未幾。趙德老來蜀。總計舊例。西帥遣屬官一員往迓。則計使舉以京秩。熙之旣爲盱李所恨。乃共薦安公代之。德老見之甚喜。他日從容謂曰。太尉統衆六萬。得毋例有虛籍者乎。安公不敢盡言。則曰。某所若干。某所若干。以實論之。可五萬三四千人耳。居數月。德老以書來曰。太尉忠誠如此。曷若損六千人之虛籍。寬四川之重賦。不亦可乎。挺得書。謂人曰。趙少卿入蜀尙新。安得知吾虛實。此必安丙告之耳。乃大怒。盱李共爲解。遂已。未幾。安秩滿入都。因爲蘇代。挺記其前事。欲拒之。盱李乃言曰。使其果有是。勢當自疑。今調此官以來。可亮其無他也。安公爲人警敏。凡事盡力。挺更喜之。爲延譽于諸司。改秩而去。及曠爲殿帥。安通判隆慶府。又遷知大安軍。比軍興。首辟隨軍轉運。旋以救荒有績。復遷一官。爲朝奉大夫。逮其稱王。卽除丞相。長史都省事。俄楊李之議合。安公遂決策誅之。蓋居不疑之地。操可致之資。其勢順也。天之佑宋。夫豈偶然哉。

蜀士立功立節次第

武興之變。立功者安觀。文爲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率忠義。次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玉。李坤辰。張林。朱邦寧之徒。協謀舉事。又其次也。立節者陳待制。咸爲之首。史次秦。肅目。避僞次。

之。大安軍軍李國博與宗棄郡而去。又次之。若王釜。總領所主李道傳。遂州州學教授皆不受議之招。又其次也。
 楊泰之。羅江縣丞鄧性善。德縣尉程邁孫。知母安之源龍游縣令文俱。眉州司參軍宋子欽。金州都統劉端友。羅漢縣丞劉
 翊之。與道縣丞劉靖之。監成都府糧料院楊汝明。成都府觀察推官張方。普州州學教授宋大酉。昭化縣主簿楊修年。簡州州學教授梁梓。隆州司
 詹久中。漢州州學教授臧子儀。知錦州竹橋錢元儒。眉州司參軍龐坤載。名山縣尉張權。監德商稅鄧諫從。新州州學教授袁柱。隆州州學教授楊鼎年。
 知萬州改差制李莊。知梁山軍改程公說。前邛州州學教授避僞去官。又其次也。以上五人係乞致仕強權以上
 十四人係見在去官袁柱以上二人係不赴新任死節者一人。權大安軍楊震仲。始終不奉行僞命者一
 人。成都帥臣楊端明也。其餘拒僞歸朝如劉侍郎甲李校書煌。稱疾不視事如李侍郎寅仲等。尙多有之。
 曦叛時。以季允持異論。僞帥祿祚令殺之。會其已去。乃得免。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

時事三

誅贓將士共轉三十萬官資

復四川將士共轉四萬五千餘官資附

誅贓功賞。自王喜下。凡四百二十八人。有由副使建節者。有由自身授員郎者。又三路全軍約七萬人。喝轉或三官資。或五官資。入陞人五官資。不大抵共約轉三十萬官資。錫資不計也。復四川功賞。自王喜、李好義、張林外。凡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六人。共轉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五官資。王喜、河池四千六百七十八人。共轉二萬三千八百官資。李好義、西和一千一百九十四人。共轉七千八百三十三官資。惠永、鳳州三千五百三十四人。共轉七千一百二十六官資。張林、成州一千九百九十六人。共轉三千三百五十二官資。劉昌國、階州八百三十四人。共轉四千五百三十四官資。以余所聞。河池、成州皆番人。自去鳳州。則忠義人取之。階州不取可得。一時推恩。大率如此。余又嘗見李御帶好古。親錄實入僞宮人。纔一百三十一人。而據楊通判君玉所書。則君玉與楊用朋、李松之徒。止在長史廳伺候告捷。白子申又他之。則實入僞宮人蓋不滿百三十一人矣。自諸軍喝報功賞之後。歲增支總領所錢物約七百八十萬緡。而喝犒不預焉。

誅贓犒賜銀帛數

誅曦犒賜共用金七千兩。金盤盞一副。金帶五條。金束帶一條。並宣撫司支銀六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兩。六千一百七十五兩。宣撫司支六十一萬六千九百二十四匹。四千三百一十五匹。宣撫司支六萬二千五百五十五兩。總領所支七萬七千八萬二百五十引。三千引。朝旨支七萬七千。

金帥言李季章等四人可信

張肖翁之督視江淮軍馬也。遣蕭山丞方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北帥布薩即十一許納南使也。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使人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與西元帥一書。乃善。侂胄以書遣安觀文諭旨。安公難之。久之。乃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縑幣。西帥敗。絨卻餽。而令鳳翔府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來。大略言當聽命于行省而已。時朝廷遣三使入北。一通謝。二告哀。三賀生辰。金亦遣使來。已過泗州矣。復卻迴之。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璧。吳玠。朱致和。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玠隆慈之弟。位至少卿。節度使。致和嘗以右司郎中出賀。庚申。正旦未還。道除司農少卿。俄引年。除直龍圖閣。主管雲臺觀。大性字伯和。南昌人。嘗為戶部侍郎。玠與致和時皆已死。金又欲朝廷割地。損禮。由是不諧云。

李季章所知多佳士

李季章參知政事。以劄子薦蜀士有時望者凡十二人于朝廷。乞召擢守貳四人。黎州楊伯昌。子石泉張

伯顯隆慶何叔堅、德澹倅張子和、鈞而點伯昌子和二人。京官四人。興元教授黃子駿。申之遂青神宰
楊浩然。洪雙選人四人。漢州學官詹子能。久中眉州學官張習之。州人川人。余弟仲貫甫亦與焉。餘京官選
後點子駿子能二人得旨皆召。未行。倪胄敗。季章譎。子駿病。遣死。三人俱不敢前。制帥楊嗣勳再請于朝。
然後促召。時伯顯以衛清叔薦。仲貫甫以嗣勳薦。亦有召察之命。浩然後為黃伯庸所薦。不得召。董仁父
入蜀。復上習之節守于朝。乞召察。叔堅歷守長寧唐安。垂除部使者。告老而去。年纔五十四云。季章所知
多佳士。此其選也。

淳熙至嘉定蜀帥薦士總記

蜀帥例得薦士。其始胡長文所薦。如呂周輔。范致能所薦。如胡子遠。亦不過一二人。皆幕中之士。蓋以蜀
去天日遠。士非大帥薦揚。無由自進。頃歲趙溫叔初入樞府。楊嗣勳為吏部侍郎。李季章參知政事。皆嘗
特薦士三人或四人。吳曦平後。朝論以蜀士在朝者少。又特召四人。此外郡守已下。非常有朝蹟及進士
三人。莫非帥臣所薦召矣。初長文之守蜀也。首薦呂周輔。章德茂二人可用。而召周輔一人。其後留仲至
為守。遂薦黃文叔。馮傳之。李君亮。費戒甫。范文叔等五人。論者翕然以為當。詔召文叔傳之。餘俟滿秩與
陞等差遣。仲至執政。趙子直繼之。獨薦劉德修。子直去。京仲遠為代。薦費戒甫。游子正。仲遠甫充人又薦
劉仲洪。張子良。源仁諸人。進而仲洪子良皆幕客也。陳子長右司。縣人為華陽宰。仲至意屬之。而不

與薦。由是格不下。會潼川清趙靜之善譽亦薦張子良于朝。將有命召。或曰。前是大帥所薦不行。而今以一路監司所薦召之。恐傷事體。時王燕望少監。與潼州人。子良同。為成都石室教授。乃降旨併召二人。若曰。自以進士高第召之。非由外薦也。其後邱宗卿未及薦而罷去。趙德老為帥。京仲遠當國。乃薦其客馮叔常。陝西邠人。時為崇慶府教授。及李季允。楊濟道。濟州人。時為陝州教授。凡三人。德老後以所厚王齊卿。已殿選人。終國子錄。奏之。皆得召去。自是遂有歲薦之名矣。袁起巖所薦宇文挺臣。時知相里公擇。寅安仁人。范少才。子長。雙流人。時知東州趙全道。大常丞。知眉州。張公甫。與眉州人。時為眉州教授。陳叔達。孫仁壽人。時為潼州提刑。趙全道。大常丞。知眉州。張公甫。與眉州人。時為眉州教授。陳叔達。孫仁壽人。時為潼州提刑。凡六人。朝廷不能盡召。乃詔挺臣公擇。俟秩滿赴行在奏事。少才全道俟終更赴朝堂審察。公甫叔達俟滿日特轉一官。自是歲薦有不召者矣。劉仲洪為人固非長者。然所薦劉師文。甲。渤海人。寓居遂州。今實隄閣直學士。張伯修。從祖。江源人。新作少。宋正仲。德之晉原人。嘗為太監。常丞。今為湖北提刑。李仲衍。興都。終國子博士。四人俱時望。謝用先所薦費思甫。士。茂。廣都人。時知重慶府張東甫。重慶州人。張公甫。時為制置司。扈叔誼。大安軍。列官。監公事。許子然。沅州人。時凡五人。思甫乃參政戒甫之族。叔誼與戒甫連姻。思甫以嫌除直祕閣。餘人皆召察焉。程東老在蜀最無足云。而所薦陳逢蘊。李仲衍。薛仲章。錢。龍游人。時為宣撫司幹辦公事。范少約。子。該。雙流人。時為武學。監丁。雲。一時為普州教授。楊叔禹。汝青神人。進士甲科。皆知名。東老時為宣撫制置使。乃盡召之。楊嗣助薦子弟仲貫甫。及程叔達。趙信道。時為成都推官。宗室黃。而父申言程東老。李季章所薦不敢行者六士。范少約。馮叔。再。張義立。于。是有旨趣行。蓋九人也。

安子文方爲宣副。同時薦八士。章甫上。會其開蓬守杜慶長。元昌人。以上僞表爲中執法所劾。竄臨賀。由是報聞。久之。乃獨召字文子仁。聞仲。雙流人。今蓋挺臣力也。吳德夫爲制帥。薦李仲可。蜀文。依政。何仲弼。縉縉。竹人。通。度。周。卿。正。巴。州。人。何從叔。慶。龍。昌。元。人。劉思恭。成。都。糧。料。院。李思行。鳳。凰。閣。安。人。何李皆類。到成都府。度周卿。正。巴州人。何從叔。慶。龍。昌。元。人。劉思恭。成。都。糧。料。院。李思行。鳳。凰。閣。安。人。何李皆類。試第一人。思恭德修子。仲弼已選知黎川。四人皆召。仲可得旨與監司差遣。俟命一年餘。乃除利路轉運判官。周卿嘗謁朱晦翁于建陽。從之彌月。德修每爲之延譽。德夫又力薦之。乃進一官。曾君錫舍人論之。命遂寢。明年子文改除制置大使。乃薦崇慶李季允。幕客趙公開。潘。高。嚴。道。楊。叔。正。普。州。學。官。張益父。巴。之。遂。成。都。帥。屬。王。才。臣。後。夔。人。凡。五。人。季。允。歷。官。館。學。累。爲。藩。帥。部。使。者。不。當。在。歲。薦。之。列。叔。正少勁直。爲楊嗣勳所知。方吳曦亂時。嗣勳與其父書。有令嗣拂袖徑去。真名父之子。輔所以不欲與聞其去。想蒙悉察之語。子文得其墨本爲繳進。益父嘉定元年進士。今尙初官。同時廷試第一人。前省元未召也。才臣喜爲詩。以江西帥使者特薦得官。不由科目。且非蜀士。議者以爲非前比。章上數月。乃召季允。與別議差遣。公開增一秩。叔正益父召察。才臣俟終更與陸等差遣。會成都提刑林與之以不應副利店事。與帥臣黃伯庸異論。召去。乃命季允爲本路提刑。特免避產業云。與之名。漢。已。永。嘉。人。于。是。伯。庸。以。得。事。與。帥。臣。黃。伯。庸。異。論。召。去。乃。命。季。允。爲。本。路。提。刑。特。免。避。產。業。云。與。之。名。漢。已。永。嘉。人。于。是。伯。庸。以。得。旨。咨。訪。西。蜀。吏。治。亦。薦。士。三。八。曰。何。仲。弼。楊。浩。然。洪。虞。子。詔。剛。簡。浩。然。雙。流。人。故。爲。德。修。諸。人。客。時。通。判。潼。川。府。子。詔。雍。公。孫。屢。舉。進。士。時。知。永。康。軍。朝。論。以。一。路。帥。未。嘗。有。薦。士。者。疑。之。伯。庸。移。書。執。政。援。前。旨。

爲詞。仲弼先已召會朝士多知子詔。乃降旨浩然。秩滿與陞等州郡。子詔令赴都堂審察。自嘉定以來。蜀之宣撫安撫制置三司。皆得薦士。亦非常制云。

四川大制司結局

河州自誅曦後。王喜。王鉞。薛九齡。皆以宣撫司便宜之命爲都統制。己巳之秋。王大才始以荆鄂都統制。改除入蜀。大才過漢中。自以管權招撫使。不欲與大使講塔墀之禮。安大使不從。大才憾焉。先是戊辰之冬。金主璟卒無子。其季父衛王允濟立。允濟嘗使蒙古。不爲其主所禮。憤之。及允濟立。蒙古始叛。辛未之秋。朝廷遣余郎中嶸北使。賀所謂萬秋節者。而燕京已爲蒙古所逼。不暇延使者。余郎中至涿州而還。癸酉之秋。允濟爲其臣赫舍哩執中所弑。璟之庶兄鄴王珣代立。董舍人居誼爲賀生辰。使至沃州而還。繼而賀登位。使真舍人德秀。正旦。使李舍人廔繼。抵盱眙。金不克送。議者言金有內難。議論紛然。朝廷聞之。以御札賜大使及大才。令益謹守備。毋啟邊釁。有迪功郎提舉阜郊博易鋪務兼大使司簽廳何九齡者。廣安霽爵人也。據結忠義人。謀取秦州。未發前八日。金先知。以檄至秦州詰問。丙寅除夕。九齡遂率河州中軍統制強德等。以所部夜襲秦州。甲戌正月朔旦。敗焉。十六日壬午。大才執九齡及諸將等七人。斬之。以其事聞于朝。且檄報鳳翔都統使。仍關隴川陝西路監帥司。又遣人往廣安。捕九齡之子世昌。亦斬之。會大使司奏大才圖爲宣撫使。設意傾陷。今邊報不一。或有緩急。必致誤事。二月十九日甲寅。詔大才特

申安同知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二十一日癸丑，安同知方行至廣德軍，乃得邸報。五十五日丁巳，始還次于黃池鎮，知被新除之命。因上疏力辭，優詔不允。乃遣官覈結局進冊赴行在。蓋自丁卯二月一日乙亥，值吳曦誅，安公遂權宣撫使。至甲戌四月十九日癸丑，而制置大使司乃結罷。凡共六千六百有一旬有八日云。于是制置使還成都，而興元帥臣依兩淮例，兼節制御前軍馬，稍得與聞邊政。大才貪庸凶悖，制置使既不得其柄，反倚重焉。失朝廷臨遣之意矣。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一

故事

親筆與御筆內批不同

本朝御筆御製皆非必人主親御翰墨也。祖宗時禁中處分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崇觀後謂之御筆。其後或以內夫人代之。近世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省夫人代批皆用御寶。又有所謂親筆者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至於御製文字亦或命近臣視草焉。若神宗祭狄青文中丞滕達道所作也。黃錄以高宗追廢王安石配享詔舍人胡明仲所作也。張待講以此詔所謂親製也。光宗撰壽皇聖政錄序祕監陳君舉所作也。此文今見致堂止齋集中。但人不知爾。

選人不十年入相

陳勉之丙辰年自南昌丞除太學錄。癸亥春拜右揆。自選人不十年入相。本朝所有。獨范覺民與勉之而已。覺民六年勉之八年。

將相四十以下建節者

將相四十以下建節者。李君錫顯忠年三十。岳鵬舉飛三十二。楊正甫存忠三十五。張魏公中三十六。吳寶臣

三十七。吳唐卿璩三十八。吳晉卿玠三十九。韓良臣世忠及吳曦皆年四十。

使相以上封國例

故事使相以上封國公者。先小國經恩陞次國。又經恩陞大國。若孝宗初政。張忠獻以特進國公拜少傅。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官爵皆進二等。蓋殊命也。近歲史丞相以敕局進書恩。自永國徑封魯國公。亦異數。

中興異姓七王

中興異姓七王自張俊始。先是韓世忠以咸安郡王奉朝請。其沒也。追封通義郡王而已。久之。俊死。有司奏如前例。上謂其有和敵功。與世忠相去萬萬。遂特封循王。乾道初。楊存中死。追封蘄春郡王。其家意不滿。又封和王。明年。吳璘死。以爲熟例。追封信王。世忠之子彥古。令統制官張青頌其父功。乞追贈。孝宗難之。宰相陳應求曰。張俊楊存中已封王。則於世忠似有不足。前此失於無人建請。若聖意行之。亦足以勸有功而勵將士。遂封蘄王。紹熙初。吳拱爲騎帥。始訴父玠有保蜀功。而爵不稱。乃封涪王。開禧用兵。韓侂胄欲風厲諸將。因劉光世之孫伯震有請。封光世郟王。旣而又封岳鵬舉爲鄂王。中興諸將。至是畢爲王矣。

后家封王者

祖宗以來，后家封王者，自元豐間曹氏始。時官制初行，曹濟陽自中書令改開府儀同三司，神宗以爲憚於志，故以異姓王易之也。其後高氏不得封，向氏二王，宗良鄭氏一王，紳至中興後，后家得封者，吳氏二王，孟氏，韋氏，郭氏，韓氏，楊氏一王，然曹，向，吳，韋，郭皆以元舅，鄭以后父封，獨孟信安以帝外兄，韓平原以中宮曾季祖皆異禮也。近楊永陽以后兄得封，亦異數也。

中興以來后家建節者

自建隆以來，母后中宮之家建節者極少，如杜審進，曹偁皆晚歲始得之。宣仁垂簾十年，高公綸止爲承宣使，苻觀後，乃有向崇，回兄弟，鄭紳父子，中興七十年，后家建節者，凡二十有二人，吳氏七人，從，璽，瑛，瑛，瑛，瑛，瑛韓氏四人，從，曹，魏韋氏四人，淵，謙邢氏，李氏各二人，那，煥，李，煥，李孟氏，鄭氏，郭氏，夏氏，謝氏，楊氏各一人，忠，厚，漢，師，禹，執，中，淵，次，山

建炎迄嘉定中臺司不至兩地者十一人

建炎至嘉定，除御史中丞凡四十人，自顏夷仲至今章達之，率皆柄用，其中間不至兩地者，十有一人而已。然或以久病，辛炳或以論事失措，蔣世珍或與宰輔不合，王實，周麟或以告訐，句龍或以敗事，鄧伯皆因有故而去。其以常伯善罷者，惟羅龍學汝楫一人。若詹端明大方，雖以工部尙書出臺，而旋入審府云。

近臣舉察官事始

紹興癸丑右相朱熹一以內艱去位高宗手札賜學士沈必先綦處厚以三院御史阿附時幸令二人共舉察官於是以李元叔長民應詔元叔嘗爲校書郎奉祠去久之通判漳州遂召還爲監察御史而曾任鄭三御史皆罷此中興後近臣舉察官之始也

御史臺彈奏格

御史臺彈奏格舊無有淳熙初柴叔懷瑾爲殿中侍御史奏言本臺覺察彈劾事件前後累降指揮經今歲久名件數多文辭繁冗又有止存事目別無可考恐奉行致有牴牾乞下敕令所逐一刪修成法各隨事宜以六察所掌分門別類繳申朝廷取旨降下本臺遵守仍令刑部鑄板頒降中外單壘時以戶部侍郎兼敕局詳定被旨編寫成冊送臺審覆會謝廓然新除殿中侍御史與其察審覆凡三百五條具奏乞以彈奏格爲名行下從之四年七月丙午也紹熙元年二月劉德修爲御史又摘其有關於中外臣寮握兵將帥后戚內侍與夫禮樂詛雜風俗奢僭之事凡二十餘條以奏乞付下報行令知謹恪上從之

任子賜出身

祖宗以來兩制二吏必以進士登科人爲之其後有以才選者例賜進士出身雖徐師川呂居仁亦然重科目也乾道初王嘉叟爲左司員外郎會右史胡元質長文在告上命嘉叟權右史仍攝西掖執政言嘉叟無出身上曰時暫無傷也其後諱元咎元吉爲左司郎中而舍人林景度機出遊北客上復命元咎

无咎以門蔭入仕辭不許。時王能甫之奇爲兵部侍郎。張南軒爲左司員外郎。繼除侍講。亦不賜出身。用呂元明。吳傳正例也。已而有爲上言南軒譏能甫不學。不當在講筵者。上怒。南軒俄以事去。未幾。蘇季真繼除左史。遂復賜出身。余謂得人如无咎。欽夫。豈當復以任子登科爲間。雖不必守祖宗之舊可也。是時有右文林郎王天覺者。知真符縣代還。以聚斂擊刺之術因左右以見。其所獻之書有云。人才可用。不必限有無資格出身。如擢王炎。炎誠可用。不必賜出身。賜出身則猶有所拘也。其迎合類此。旣而改京秩。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討文字。俄爲副端。徐彥才所論。遂逐去。議者快之。

言宗詞臣論宗室入館人數差誤

本朝宗室入館者五人。自乾道五年趙忠定始。其後趙從道侍郎。趙大本舍人皆嘗爲之。開禧末。趙汝談除正字。言者論列以爲中興後宗室入館者纔二人。汝愚以大魁。彥中以詞科。然後得之。而不及從道。蓋失於考詳也。從道名師訓。安定郡王令遠孫。紹興甲戌歲登科。乾道壬辰冬。始以近臣薦。召爲太常寺主簿。明年夏。除祕書郎。未兩月。遷起居舍人。其冬。權工部侍郎。甲午秋。引疾丐祠。除敷文閣待制。屢歷如此。言路乃不知何也。嘉定之初。趙履常崇憲入館。蔡行之當制亦云。中興後宗室入館者。凡三人。亦誤矣。

學士舍人當兄弟除官制不應避

紹興初。王剛中爲中書舍人。其弟居修除太常丞。引嫌乞改命。官草制。自是爲例。余嘗以故事考之。學士

舍人當兄弟除官制。皆不應避。錢惟演使相麻。其從兄希白所草也。曾子宣右僕射麻。其弟子開所草也。若謂一時宣鎖。置爲異數。則元豐官制初行。子開除吏部郎中。子固時爲中書舍人。行詞亦不避。考南豐類藁而可見也。不知引避起自何時。

館職不入局故事

楊傑子寬和王存中長子也。其父久掌殿殿。既補以京秩。紹興二十四年。又奏乞令與其弟傑子靖並特赴殿試。高宗勉從之。蓋是年秦頊爲南省舉頭。故教之也。二十七年正月。俾除少選。士論甚駭。既供職。關之士不入局者三日。時唐立夫爲祕書郎。黃通老。王時亨。爲著作佐郎。季元衡。陳文仲。爲校書郎。胡周伯。張安國。林少穎。汪明遠。葉伯益。爲正字。大抵多名人也。朝廷聞之。亟徙傑宗正少卿。而以劉文孺代之。物論乃息。俾後遷工部侍郎。俟淳熙中執政。

檢驗格目

檢驗格目者。淳熙初鄭興裔所創也。始時檢驗之法甚備。其後郡縣玩弛。或不卽委官。或所委官不卽至。卽至亦不親視。甚則以不堪檢覆告。由是吏姦得肆。冤枉不明。獄訟滋熾。興裔爲浙西提點刑獄。乃創爲格目。排立字號。分界屬縣。遇有告殺人者。卽以格目三本付所委官。凡告人及所委官屬行吏姓名。受狀承牒及到檢所時日。廩舍去檢所近遠。傷損痕數。致命因依。悉書填之。一申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

申本司。又言於朝。乞下刑部鑣板頒之諸路提刑司。準此從之。遂著爲令。元年五月十七日也。興裔之先平陽人。後徙開封。曾祖紳。以後父貴。宣和末爲太師平樂郡王。諡僖靖。祖翼寧海軍節度使。諡榮恭。世父藻。事高宗。久在上閣。再爲大使。官至使相。封榮國公。諡端靖。興裔初名興宗。早以後澤入官。乾道中爲江東兵馬鈐轄。嘗論建康都統及馬軍行司擇帥未善。孝宗疑之。會復武臣提刑。擢使閩部。移浙東。又移浙西。再使金。因避金諱。改賜今名。淳熙初。除樞密院副都承旨。在職十年。歷知廬揚明州。皆有政績。慶元五年告老。轉武泰軍節度使致仕。卒諡忠肅。子挺。嘗以黃州團練使。歷帥淮襄兩道。損抗皆有位於朝。而損登進士甲科。蓋世族中所未有。

宣相詔使稱謂不典

元樞呼樞使。自張俊始。諸州倅呼府判。自陸寅始。皆見於會要日曆。舊制密院官亦止以樞密爲稱。紹興中。張俊爲使。其親吏以俊父名密。請於朝。有旨呼樞使。自是爲例。宣和中。陸寅以官者王通薦。通守四明。避其名。更稱府判。紹興初。始稱稍行於浙路。今遂爲天下通稱。不可易矣。宣撫使呼宣相。自童貫始。近安子文爲四川宣撫副使。得旨。恩數視執政。士大夫鄙俗者亦稱宣相。蓋務爲崇重。而不考其始焉。近歲詔客。以例呼爲詔使。余在成都。見錢伯周丞相與制帥楊端明手書亦然。按朱忠靖閒居錄。宣和閒大閣李彥。接行京西。始呼詔使。蓋唐敕使之稱。今以稱士大夫。誤矣。

莫粹中轉官最速

近歲轉官最速者莫舍人粹中子純。慶元二年進士。是歲七月補承事郎。而嘉泰三年階官已爲中大夫出身。凡七考。共轉十六官。迺爲五十八年磨勘。其間限員之日月不與焉。若在子綱轉則爲七十年磨勘。是歲明堂請任子。吏部以庶官人仕未及十五年。格不下。蓋宣和間嘗立此法。自中興以來未之有也。陳勉之以慶元二年六月改官。至開禧三年遷特進。實歷十二考。共轉二十四官。自其執政後無序遷法。姑以侍從年勞計之。凡用一百二十四年磨勘。亦幸輔中所未有。若任子綱轉則爲一百三十五年。

宰執贈官例

故事從政亡歿。皆贈四官。執政五官。樞密使六官。宰相七官。若特進以上一官而已。嘉泰末周益公以少傅贈太師。蓋異數也。嘉定以後。錢伯周。樓大防。宇文挺臣。張肖翁之徒。皆例贈公少。過乎厚矣。費戒甫嘗爲執政。官至諫議大夫。乃止以銀青光祿大夫告第。實贈四官。是又少殺矣。按祖宗之時。而贈卹之典多出特旨。不專用例。蓋考其勳德之大小。而分隆殺焉。此勸懲之意也。

奉常畢大事例遷儀曹

朱時敏師古眉山人也。淳熙末爲太常少卿。王季海喜其謹厚。欲用爲從官。而不敢薦。二年半不遷。數請外。季海留之。其妻樂安郡夫人任氏。賢婦人也。以爲不可。師古力求去。一日方坐寅濟堂。有老吏密言曰。

德壽宮服藥可知之否。師古舉臆曰。知之奈何。吏曰。少卿奚去之果。師古不語。既而得小龍知潼川府。尤延之代爲少卿。視事一日而宣遺詔。祔廟四日。除禮部侍郎。師古乃悟。余因考紹興七年吳正仲二十九牟宋斐。皆以大喪禮畢。除儀曹貳卿。老吏習知之。故以微言留師古耳。

刺史以上無階級法

太祖階級法。諸禁軍將校有帶遙郡者。許以客禮見。自餘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義。時橫行諸使。尙未有遙郡之名。此文指禁軍指揮使帶防團刺史者耳。近歲李伯和尙書爲荆湖制置使。管軍節度使王喜。橫挺下拜於庭下僭也。余嘗記王公明。以元樞爲四川宣撫使。都統制初參謁。拜副階上。典謁吏贊。相公答拜。次統制官拜庭下。亦如之。次立椅子前受統領官拜。正將以下乃坐受焉。余謂統制官以上。官至正任。刺使者。當以客禮見管軍。則合開寶五年之制矣。

從官典藩於制司不用申狀

謝用光自工部尙書論罷。久之。以大中大夫知夔州移興元府。時劉仲洪爲蜀帥。故事嘗任侍從官於制置司申狀。止書檢不繫銜。用光至興元始用申狀。吏以閎才元故事。白不從。嘉泰二年。用光就除制帥。趙全叔以華文閣待制代之。吏以伏申狀呈。全叔曰。我從官也。何乃爾。吏以用光近例對。全叔不樂。於是楊嗣勳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潼川府。何同叔自前禮部侍郎起爲夔路安撫使。全叔卽檄二公詢之。二公皆

不報。全叔不得已。遂復用申狀焉。從官書檢不繫銜。紹興十九年旨也。

諸路倚郭二縣數

諸路州府治二縣者凡十有二。東京開封府。治開封。祥符。行在臨安府。治錢塘。仁和。京兆府。治長安。萬年。成都府。治成都。華陽。平江府。治吳。長洲。建康府。治上元。紹興府。治山陰。會稽。隆興府。治南昌。新建。福州。治閩。侯官。廣州。治南海。番禺。湖州。治烏程。歸安。雄州。治信安。容城。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二

雜事

趙韓王六世小譜

忠獻韓王趙普，字則平，幽州薊縣人。曾祖吳國公冀，三河令。祖趙國公全，寶澶州司馬。父齊國公迥，相州司馬。遷居洛陽。齊國公生四子：長忠獻，次貞，尙書都官郎中；次安易，宗正卿；次正東，頭供奉官；忠獻三婦。長衛國夫人魏氏，生羽林衛大將軍承宗。次齊國夫人魏氏，生昭宣使誠州團練使贈中書令承煦。次陳國夫人和氏，後唐宰相凝之女也。生二女，皆度爲道士。承宗娶長樂郡主高氏，蓋太祖甥女也。無嗣。承煦字景陽，初娶仙源郡夫人孟氏，獨主祀之女。繼延康郡夫人孟氏，昶子滕國公元喆之女。生子從約，字元禮，爲東上閣門使、象州防禦使、贈建寧軍節度使。娶曹氏，秦武惠王彬之女。封同安郡夫人。從約十四子：長思齊，左藏庫使、榮州刺史，贈華州觀察使。思齊生希魯，宜州觀察使，贈太保。希魯生瓌，字子偉，事高宗。爲蘄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後更名述。述子演，早卒。演子溢，謙叔，事孝宗。爲武德大夫、文州刺史。權知閣門事。從約中子思明，爲引進使。有女適戶部侍郎范坦。思總閣門通事舍人。娶宋氏。武安軍節度使守約女。思復，武經大夫、榮州刺史。娶錢氏。吳越王孫女。思恭，崇儀使。娶馮氏。知樞密院事。京之女。思文，左藏

庫副使。子希傑。奉議郎知秀州。孫珪。武翼大夫知茂州。思禮內殿承制。子武節郎希詔。娶向氏。安康郡王宗回女。封樂平郡夫人。思靜國子博士。思行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娶徐王向經女。欽聖慮齋皇后之妹也。子希仲衛尉寺丞。凡韓王子孫之顯達者。書於是矣。紹興七年。朝廷錄勳賢。官其六世諸孫洪等十二人。洪乾道末。仕至修武郎知綏陽縣而死。歸資爲盜所掠。其女流落行乞於蜀中。嘉定三年六月辛酉。過吾鄉。因得觀其世譜如右。故摭其大槩書之。以補史闕。

渡江後名將皆西北人

渡江後。將帥韓世忠。綏德軍人。曲端鎮戎軍人。吳玠。吳玠。郭浩。德順軍人。張俊。劉錡。王夔。秦州人。楊惟忠。李顯忠。環州人。全淵。階州人。馬廣。熙州人。楊政。涇州人。皆西北人也。劉光世。保大軍人。楊存中。代州人。趙密。太原人。苗傅。隆德人。岳飛。相州人。王彥。懷州人。皆北人也。諸將中。惟張韓楊之官最貴。其諸子悉在行都。張之子子顏。子正。皆爲次對雜學士。楊之子僕。爲列曹侍郎。僕至執政韓之子彥直。彥質。彥古。皆爲戶部尙書。岳之子霖。起於流落。亦爲兵部侍郎。無復世將之風矣。惟吳郭居近塞。尙餘將種云。

吳玠福不逮吳璘

吳襄烈璘。本吳涪王玠庶弟也。父辰爲軍校。娶劉氏生子玠。璘。旣而其家婢生璠。劉氏悍而妒。辰憚之。命玠名爲己子。然璠爲人頗類玠。屢歷行陣。亦得軍士心。晚與璠子挺同爲管軍節度使。而玠官止使相。璠

止節制使。璘官至太傅。封新安郡王。挺亦至太尉。古人言智將不如福將。玠璘近之矣。奉議郎李苟老太宰。邦彥猶子也。娶璘中女。能道其家事如此云。其後挺子璘以叛誅。璘之他子孫皆廢徙。朝廷念玠保蜀之功。特免連坐焉。

趙開山改姓

開山趙者。沂州土豪也。初姓趙。名開山。紹興末。金亮苛虐。人心不附。開山因聚衆山澤間爲盜。及金亮入侵。朝廷遣李寶入膠西。開山引兵自城陽會之。因改姓開山。名趙。示欲開趙氏中興之業也。旣而葛王立。趙隨寶歸朝。累官武略大夫。英州刺史。乾道庚寅。南郊當任子。自言今已姓開。不可使父無子孫。繼後。乞將男天錫一名。許從趙姓蔭補。以繼父趙整之後。詔特許之。一家兩姓。自昔所未有也。

劉李二忠定得證本末

壽皇時。前朝舊臣多得賜證。往往官未至。而特予之。蔡君謨之類是也。淳熙庚子。劉元城家請證。上謂大臣曰。元祐黨籍中。朕幾不記此人。趙溫叔曰。黨籍從官以蘇軾爲首。安世乃第二人也。今其語錄尙傳於世。乃證忠定。戊申歲。李伯紀家請證。上偶未省。宰相周子充爲上言。其平生大略。上言曰。志廣才疎。其張浚之徒歟。於是亦證忠定。二事乃趙周二公親言之。

何道夫恬於進取

何耕道夫。德陽人。嘗爲省試榜首。知名士也。恬於進取。登第三十年。始自倉部郎官遷右曹。兼儲察史院。國子司業。遂爲祭酒。兩學之士甚重之。道夫每退。輒徑歸杜門。未嘗造請。澹如也。道夫爲王抃密言之。禮部齊侍郎慶會罷。或謂道夫得之。已報行矣。部吏亦埽閣待其來。既而中止。或曰。道夫雅爲趙丞相所敬。然不甚親之。方進呈。乃以鄉園之嫌爲解。或曰。蜀人有與之異趣者。摘其早年之文。爲王抃密言之。故不果用。明年春。遷祕書監。其秋溫叔罷相。道夫亦求去。上諭大臣曰。趙雄罷政。而蜀士一空。然太薄惡。不可執政。因諭上旨。道夫迄不肯畱。乃除知潼川府。比行。兩學之士送之關外。前所未有也。溫叔之罷也。蜀人爲所引者。往往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從容而去。時人稱之。道夫當任子。先官其兄之子及其死者。其三子也。德方、德固、德彥。俱未出仕。以後並登進士科云。

李知幾豪邁

李石字知幾。資中人。進士高第。蜀人號爲方舟先生者也。紹興末。爲太學錄。右學生芝草。學官方賀。知幾獨以爲兵兆。由是坐斥。乾道中。自沈黎召爲都官郎中。後復論去。趙溫叔其鄉人也。驟貴。知幾以晚輩視之。不與通書。久之。起守眉州。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到官十日。罷未幾。溫叔秉政。自是不復起矣。溫叔免相。王季海代之。知幾與季海有學官之舊。自書近詩數十以寄。筆勢敬傾。殆不可辨。季海甚憐之。方議除官。而知幾死矣。知幾爲人豪邁。然亦褊急。爲小漕日。有石監庫者入謁。知幾視其刺。大怒。典謁吏以監庫稱。

之。乃已。及罷去。成都有十遠之謠。石監庫遠姓其一也。在眉山日。郡博士欲戲之。因命題云。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知幾語之曰。君乃欲痛箠石。令畜輩喜悅耶。聞者以爲善謔。

虞丞相去國恩數之盛

虞丞相再撫蜀。壽皇以詩送之曰。一德如公豈合閒。聊分西面欲憂寬。不辭論道虛台席。暫假宣威築將壇。風教已興三蜀靜。干戈載戢萬方安。歸來尙想終霖雨。未許鄉人衣錦看。其恩數之盛。自渡江以來。宰相去國所未有也。又用故事。賜家廟五室祭器。除其子公亮直祕閣。而給使費。俊者亦除閣門祇候。蓋非常典云。

宣徽副使

歐陽公集古錄。跋康約言碑云。約言嘗爲宣徽北院副使。以此見唐時南北院。宣徽各有副也。按唐德宗末年。趙殷衡爲宣徽院副使。已見於史中。不待康碑而可知也。

范季才五代史正誤有未當者

范季才五代史記正誤。甚爲詳博。但其間亦有辨之未當。如李琪傳。稱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帝大怒。季才按通鑑。稱琪改攝爲守。且謂以試爲守。特輕重之差。何至竄逐。以攝爲守。則是以無官爲有官。所以未帝欲深責也。季才但見今職事官以行。守。試。分職錢多少。故謂特輕重之差。不知未改官制前。

自有一種試銜。如云試校書郎試將作監主簿之類。皆選人也。若守監簿卽京官矣。秀才自於典故未熟。率意而言。舊史本不誤也。

昔人著書多或差誤

自昔著書。首尾多不相照。雖資治通鑑亦或未免此病。大抵編集非出一手故也。姑以一事論之。漢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今通鑑並書於是秋之後。蓋編輯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誤繫之歲末耳。近歲呂伯恭最爲知古。陳君舉最爲知今。伯恭親作大事記。君舉親作建隆編。世號精密。余嘗考之。皆不免差誤。亦隨事辨之矣。朱文公通鑑綱目條貫至善。今草本行於世者。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亦由門人綴輯。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後。至於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其故。蓋通鑑以歲名書之。而文公門人大抵多忽史學。不熟歲名。故有此誤。余因諸生有問。亦爲正之矣。然則該貫古今亦非可薄之事。但不至喪志可也。

蜀帥聘幣不入私家者三人

近歲蜀帥聘幣之不入私家者。趙子直、德老、楊嗣勛三人而已。子直以賙細民之焚室者。德老將去。聚宗室之在九縣者而分餉之。嗣勛併逆新之具不有焉。近例蜀帥代歸。輒以修城爲名。取買舟錢數萬計。及嗣勛召還。從省司取四千緡而已。先是陳端仁爲帥。馮廷式爲成都漕。端仁有聘幣。廷式例以元物易封

而報之。端仁大恨。至用他事勅廷式於朝。壽皇知之不信也。近歲吳德夫人入蜀。聞李仲衍之節甚敬之。比德夫人入城。而仲衍首卻其餽。德夫請不已。乃面受分幣吏而後答書焉。德夫不平。由此二人稍有隙。廷式名憲。普州人。道熙末。卒於司農卿總領四川財賦。

傅陸修史舉代

嘉泰初。朝廷以中興史未成。召傅景仁龍學於泉南。起陸務觀華文於既老。皆以京祠專領史事。已而景仁除簽書樞密院事。老病不能拜。力辭。乃以爲資政殿學士出守。時務觀年且八十。復引年。遂以次對領祕書監。俄復致仕。朝廷命二公舉可代者。務觀薦京西轉運判官李伯珍大異。景仁薦新除夔州路提點刑獄李季章壁。遂召伯珍爲祕書監。遷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而季章爲祕書少監。遷宗正少卿直舍人院。以至執政。不復領史事矣。

龔頤正續稽古錄

龔頤正字養正。和州歷陽人。曾祖原尚書兵部侍郎。頤正本名敦頤。少舉進士不第。用洪丞相門客恩。爲不理選限登仕郎。嘗著符祐本末三十卷。又撰元祐黨籍三百九人。列傳所佚者六人而已。洪內翰領史院薦於朝。初授下州文學。旋補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光宗受禪。改今名。用薦者。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大社令。宗正寺主簿。頤正著續稽古錄。盛言愷育定策之勳。由是擢兼資善堂小學教授。遷樞密院編修。

官。嘉泰元年秋，詔以頤正學問該博，賜進士出身兼實錄院檢討官，付以三朝史事。是冬遷祕書丞，未幾月卒。及僞胄死，有詔毀其續稽古錄焉。

諸司屬官理當通判

嘉泰三年，忽有旨諸司屬官係京官者，理當通判。時張伯子同知之弟孝仲爲京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卽除知成州。明年擢提點利州路刑獄，未幾虞雍公之孫易簡亦自福建幕擢守太寧，蓋用此例。

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

嘉泰三年，上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然遠方自如。四年夏，馬使彭輅至成都，制使謝源明、茶使趙善宣、監連踰兩月，自入境迎迓，以至折俎贈行，以楮幣錦綵書籍藥物計之，所得幾萬緡。而謝趙所得亦稱此。蓋諸路互送，惟建康成都最厚。諸司每會集一分，計三百八十千。成都三司互送，則一飯之費，計三千四百餘緡。建康六司乃倍之，而鄰路監帥司尙不與。是年六月，趙漕自成都運判除四川茶馬，時省攝事已久，朝廷本以省將迎之費。茶漕並置司成都城中，而去送迎迓公用水腳之費，各司爲數千緡，舊無所謂壓境錢者。謝用光始創之，趙並不離城中，而亦不受壓境錢。茲又可笑也。建康所謂六司者，帥漕總賦武騎二司帥，而主管行宮大內鑰匙官者與焉。每歲遇畱守按行，殿中官者輒置酒自居主席，而坐畱守於賓位。陳正獻公爲畱守，斥去之。其後范致能來，遣復其舊。

莎衣道人

莎衣道人者。姓何氏。淮陽軍胸山人也。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道人避亂渡江。舉進士不中。紹興末。始來平江。一日自外歸。倏若狂者。身衣白襦。晝則叩門乞食。夜則止於天慶觀之門外。久之衣益敝。則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以休咎。無不奇中。世號莎衣道人。孝宗聞其名。召之不至。賜號通神先生。爲築菴居之。賜衣數襲。道人皆不受。道俗強邀入菴。大笑而出。復於故處。平江好事者。日以珍饌餉之。每食於通衢。遽飽卽去。光宗卽位。又召。復不至。周南卿廷策所謂特遣王人聘問妖民於數百里之外者此也。慶元六年。道人卒於平江。

陳應求正北使書儀傳錄除館事附錄

自渡江後。北使往來。皆傳其國之御名廟諱。而本朝止傳帝名。又北使與館客往來文牒。皆以花字代書名。隆興再和。未之有改。乾道二年冬。陳應求初執政。會金賀正旦之使者至。應求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覲。其狀花書而不名。應求卻之。掌儀懼。白應求恐生事。應求使語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巳以前故事耶。使者詞屈。乃問應求爵里甚悉。而易狀書名以遺。曰。特爲陳公屈耳。自是遂以爲例。紹興元年。重明節。黃文叔以王府翊善奉詔接伴。八月十九日至盱眙。文叔問掌儀田愿。高宗何以稱帝名。而不稱廟諱。愿云。自祐廟後。元未理會。文叔遂遣愿等持廟諱御名三紙以往。北使副視之云。前無此例。愿荅云。此乃二十七

朔之外第一番講禮。帝名廟諱。合有分別。往返久之。北使副乃謂愿云。爲我謝使副。所言極是。當理。非不曉得。止爲來時不曾得朝省指揮。止依得冊子上行。難以專擅。切望相諒。文叔乃已。既而北使引接來傳。彼國名諱自曼以下。至於其父。恭稱廟諱者凡六人。曼。宗諱。寬。雍。允。恭。文叔歸而奏其事。乞後遣使。人力議改正。蓋隆興更成之時。廟堂亟於弭兵。僅能正其大體。而交際之文。或未暇議。蓋不止一二也。舊例。宰執親爲北使除館。且以三衛衛士給役。乾道元年。虞并父執政始革之。又歲賜金使銀器皿。文思院造成。先令工部長貳臨視。版漕繼之。次赴都亭驛。中使點集。復齋詣宰執。徧閱。然後進呈。淳熙十二年。李永叔昌圖爲工部侍郎。言不足以瀆至尊。於是止令赴都堂驗視。

張詔使金驟用

淳熙中。張詔君卿守歷陽。被旨交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祈獻二陵象至館中。皆北地之服。君卿嘗識列聖御容。心知其試已也。卽向之再拜。館客者問之。君卿曰。詔雖不識其人。但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北朝祖宗也。敢不下拜。金人無語。孝宗聞而大喜之。由此驟用。

京仲遠將命執禮

思陵之喪。北人來弔。京仲遠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充報謝使。步軍司計議官劉端仁副之。仲遠至汴京。北人有例賜宴。仲遠辭樂。北人不從。相持凡十日。竟撤樂乃赴。上甚器之。及還朝。上諭大臣曰。饒

此節可嘉。尋常人多言節義。須遇事乃見。及進呈遷秩。上曰。鏜專對可嘉。當轉兩官。端仁亦比類。周子充等言不必問轉官。在聖意除擢可也。上曰。只依例轉官。便與除擢。又曰。此事全是京鏜。若劉端仁所謂因人成事者。鏜則毛遂也。鏜除侍從。端仁亦當稍旌別。可令密院進擬。除環衛官。於是詔京鏜將命執禮可嘉。爲朝請郎。權工部侍郎。劉端仁爲修武郎。左驍騎郎將。而武經大夫京鏜第二將國信所通事田愿亦遷武節大夫。十五年六月壬辰也。後四十日。蜀帥趙子直以疾求去。上諭大臣曰。汝悉召赴行在。京鏜人才磊落。可除待制。四川制置。子直聞之。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仲遠當時所立如此。

張通古能詩聰慧

北人張通古者。紹興八年。以行臺侍郎來使。通古稍能詩。其還也。歸正燕人周襟與通古舊知。奏乞送至境上。通古至安豐。贈詩爲別曰。良人輕一別。奄忽易春秋。明月望不見。白雲徒自愁。征鴻悲北渡。江水奈東流。會話知何日。如今已白頭。通古性聰慧。秦檜嘗以胡邦衡封事示之。一覽卽能誦。

奉使入北境車子數

舊例南使入北境。金遣伴使來迓。正副使以下至三節人皆乘馬。其後以南人不習騎。乃易以車子。使去來乘之。使副各一車。上中節各四車。下節三十二人共五車。每車以馬騾十餘曳之。又發白軍四百人護

送所使縣令皆迎迓於境上。至開封，乃賜御宴，真定又賜之。常使至燕京，寓於來遠驛，若泛使則居寧遠驛焉。

愛王之叛

愛王葛王孫也。始允恭既早世，葛王愛其兄越王，欲立之，既而不果。金主立愛王，遂謀叛，爲其妻父布薩琦所告，事覺，乃以放牧會寧府爲名，據上京以叛。明昌六年三月丁酉也。金主三召之不至，因結契丹蒙古以叛，取慈岳等州。時越王在咸平，契丹撤金人請立之爲帝，金主徙王於慶陽。五月丁酉，賜王死，誅其家屬八十餘人。惟愛王在焉。至今爲金國患，布薩琦卽承安四年來賀上生辰者。

岳少保誣證斷案

岳武穆飛之死，王仲元揮塵錄載王俊告變狀甚詳，且云嘗得其全案觀之。仲貫甫爲尙書郎，問諸棘寺，則云張俊、韓世忠二家爭配製時，俊家厚賂取其原案藏之，今不存矣。余嘗得當時行遣省劄，考其獄詞所坐，皆一時煅煉文致之詞，然猶不過如此，則飛之冤可見矣。今錄於後。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狀進尙書省劄子：張俊奏張憲供通爲收岳飛文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奉聖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聞奏。今勘到神龍衛四廂都指揮司閩州觀察使高陽關路馬步軍使副都總管、御前前軍都統制權副都統節制鄂州軍馬張憲、僧澤一、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添差廣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

于鵬。右朝散郎添差通判興化軍孫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鹽泉觀岳雲。省陰人智決。承節郎進奏官王處仁。從義郎新授福州專管巡捉私鹽蔣世雄。及勘證得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岳飛所犯內。岳飛因爲探報得金人侵犯淮南前後十五次。乃受親劄指揮。令策應措置戰事。而坐觀勝負。又逗遛不進。及因董先張憲問張俊軍馬如何。怎生地言之。道都敗了回去也。便乃指斥乘輿。問張憲董先道。你只將一萬人。已跔踏了。及因罷兵權後。又令孫革寫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又令看訖焚之。又令張憲虛申報四太子大兵前來。侵犯上流。自是之後。張憲商議待反背而據襄陽。及把截江岸兩下。令擄官私舟船。又累次令孫革奏報不實。及制勘虛妄等罪。除罪輕及指斥乘輿情理相切害者斬。係罪重外法等稱。律有臨軍征討。稽期三日者斬。其岳飛合依斬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看詳岳飛坐擁重兵於兩軍未解之間。十五次被受御筆拜遣中使督兵。逗遛不進。及於此時。輒對張憲董先指斥乘輿情理相切害者。又說張憲董先跔踏張俊韓世忠人馬。及移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致張憲意待謀反。據守襄陽等處作過。委是情理深重。敕罪人情重法輕。奏裁張憲爲收岳飛書。令憲別作擘畫。因此張憲謀反。要提兵占據襄陽。投拜金人。因王俊不允順。方有無意作過之言。并知岳飛指斥切害不告。并依隨岳飛虛申無糧。進兵不得。及依于鵬書申岳飛之意。令妄申探報不實。及制勘虛妄除罪輕外。法等稱。律謀叛。其張憲合於絞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仍合依例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

本人犯私罪。統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岳雲爲寫謄目與張憲。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畫因此致張憲謀叛。除罪輕次等外。法等稱。敕傳報朝廷機密事。流三千里。不以落論。敕刺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加役流。律五品犯流以下減一等。其岳雲合比加役流。私罪斷官減外徒三年。追一官。罰銅二十斤。入官勒停。看詳。岳雲因父罷兵權。輒敢交通主兵張憲。節次催令得與心腹兵官畫畫。因此致張憲提兵謀叛。及傳報朝廷機密。惑亂軍心。情重。奏裁岳雲犯私罪。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于鵬爲所犯虛妄。并依隨岳飛寫謄目與張憲等。妄說岳飛出使。并令張憲妄供探報。除罪輕外。法等稱。敕爲從不配律。五品犯流罪減一等。于鵬合徒三年。私罪官減徒二年半。追一官。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于鵬犯私罪。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孫革爲依隨岳飛寫謄目與張憲。稱措置驛畫等語。并節次依隨岳飛申奏朝廷不實。除罪輕外。法等稱。律。奏事不實。以違制論。徒二年。律官犯罪徒減一等。其孫革合徒一年半。私罪官減外徒一年。合追見任右朝散郎一官。官告文字。當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孫革犯私罪。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王處仁爲知王貴申奏朝廷。張憲背叛。供仲岳飛。并說與蔣世雄。法等稱。敕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流三千里。配千里。應罪刺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加役流。官當準徒三年。其王處仁合於比加役流。私罪斷。合追見任承節郎。并歷任承信郎。共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三年。據案別無官。當更罰銅八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王處仁犯私罪。舉官

見行會問。候到別作施行。蔣世雄爲見王處仁說王貴申奏朝廷。張憲待背叛事。於岳飛處覆。除罪輕外。法等稱。律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流三千里。從減一等。其蔣世雄合徒三年。私罪斷。官減外徒二年半。合追從義郎秉義郎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二年餘半年。更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蔣世雄犯私罪。從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僧澤一爲制勸虛妄。并見張憲等待背叛。向張憲言。不如先差兩隊甲馬。防守總領運使衙門。并欲與張憲詐作樞密院劄子。發兵過江。及要摸刻樞密院印文。除罪輕外。法等稱。律謀叛者。絞。從減一等。其僧澤一合流三千里。私罪斷。合決脊杖二十。本處居住一年。役滿日放。仍合下本處。照僧人犯私罪。流還俗條施行。情重。奏裁。智浹爲承岳雲使令。要將書與張憲等。并受岳雲金馬。令智浹將書與張憲等。共估錢三百二貫足。除罪輕外。法等稱。律坐贓致罪。一貫徒一年。十貫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謂非監臨主司。因事受財。七品官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其智浹合徒三年。贓罪贖銅六十斤。情重。奏裁。小帖子據貼黃稱契勸。岳飛次男岳雷。係岳飛一處送下。今來。照證得。岳雷別無干涉罪犯。緣爲岳飛故節飲食成病。依律合召家人入侍。已就令岳雷入侍看覷。候斷下案內人日。所有岳雷亦乞一就處分降下。又小帖子稱。所僧澤一合下本處依條施行。又小帖子稱契勸。數內于鵬見行湖北轉運司根究。銀絹等四百萬。合下所屬照會。候根究歸著日。卽乞依今來所斷指揮施行。又小帖子稱。看詳。岳飛。張憲。所犯情重。逐人家業。并家屬合取自朝廷指揮。拘籍施行。看詳。岳飛等所犯內。岳飛私罪斬。張憲私罪

統。並係情理所重。王處仁私罪流。岳雲私罪徒。並係情理所重。蔣世雄、孫革、于鵬私罪徒。並係情理稍重。無一般例。今奉聖旨。根勘合取旨裁斷。有旨。岳飛特賜死。張憲岳雲并依軍法施行。令楊沂中監斷。仍多差兵將防護。餘依斷。于鵬、孫革、蔣世雄、王處仁除名。內于鵬、孫革永不收敘。于鵬送萬安軍。孫革送漳州。王處仁送連州。蔣世雄送梧州。並編管僧澤一。決脊杖二十。刺面。配三千里外州軍牢城小分收管。智浹決臂杖二十。送二千里外州軍編管。岳飛、張憲家屬分送廣南福建路州軍拘管。月具存亡奏聞。編管人并岳飛家屬。並令楊沂中俞俟。其張憲家屬令王貴、汪叔詹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併上路。岳飛、張憲家業籍沒入官。委俞俟、汪叔詹逐一抄割。具數申尙書省。餘依大理寺所申。並小帖子內事理施行。仍出榜曉諭。應緣上件公事之人。一切不問。亦不許人陳告。官司不得受理。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三

官制一

平章軍國事

平章軍國事。開禧元年初置。以命韓侂胄。國朝舊相。特命平章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初。王文正公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懇辭不拜。慶歷初。呂文靖公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公卒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自太師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王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目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者。則大典禮大刑政及進退侍從官三京尹三路帥臣已上。乃與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及侂胄將拜平章。儀曹蕭景伯討論典禮。乃請三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大率皆用申公故事而損益焉。其後邊事起。又命一日一朝。尙書省印亦納於其第。宰相僅比參知政事。不復知印矣。始時禮官議廣左丞相府以爲侂胄第。又議仍給節度使俸。侂胄引義控辭。有詔褒納而止。蓋侂胄繫銜比申公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此當時討論之本意。

參知政事併除三員

參知政事自乾德以來止除二員或一員而已嘉泰三年春謝子肅初免相許深甫爲參知政事既命陳勉之以樞長兼權俄又除袁起巖蓋三員也時朝廷未置相故勉之以員外兼此亦國朝所未有嘉定初又命雷季仲婁彥發樓大防亦三員遂爲故事

權提舉編修玉牒

權提舉編修玉牒者自乾道元年錢處和始故事玉牒以首相領之紹興十二年初復玉牒所欲重其事既以秦會之提舉十四年五月又命執政程元顓同兼非常制也自後相府闕則以首參兼仍帶權字淳熙十五年五月王丞相去位周益公以右揆兼領時勅令所緣罷而首參雷季仲至無兼局益公奏乞以仲至權提舉玉牒許之宰相在位而執政權領寶牒自此始

權監修國史

權監修國史亦自錢處和始時當隆興二年十二月湯進之去位陳長卿未至故以執政官領之其後曾欽道鄭仲一姚令則葉夢錫龔質之李秀叔范致能趙溫叔皆用此例淳熙五年十一月溫叔爲右丞相陸兼提舉國史院錢景魏代爲監修國史內批不帶權字景魏免牘有曰丞疑兼領上加丞攝之名忽冒真筵蔑聞近比周益公在翰林當爲答詔援故事乞仍帶權字許之蓋一時直筆者偶失契勘故景魏以

爲疑。自後率帶權字。

權提舉國史院

權提舉國史院。自乾道元年三月虞并甫始。時以闕相故。與錢處和分領兩史院。其後魏南老、李秀叔、施聖與皆以執政官暫權。闕相故也。南老遇入相落權字。秀叔、聖與皆以命相免兼。蓋兼修國史者。指日曆也。提舉國史院者。指正史也。紹興中。秦會之以監修兼提舉。二十六年五月。並命沈守約、方俟元忠二相。始分領焉。始時左相領日曆。右相領史院。若止命一相。則參知政事權提舉國史。如有年。乾道九年十月。曾欽道以右揆提舉國史院。而鄭仲一以參政權監修國史日曆。蓋循例以史院命相。而非以史院爲重。自是並置二相。則復舊制。以監修國史命首相。止置一相。則宰相領史院。所謂監修國史者。以首參權領焉。迄今遂爲永制。

權提舉實錄院

權提舉實錄院者。自乾道二年十二月魏南老始。其後李秀叔亦爲之。皆以無相故也。紹興以後置二相。則右相仍領實錄院。無次輔則以執政官權。

庶官除同修國史

同修國史故事。未有以庶官爲之者。隆興初。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始特命焉。乾道二年冬。洪

景廬亦以起居舍人兼同修。蓋用此例。四年九月，胡長文自右司除起居舍人。明年，有旨陞帶。長文引故事力辭。乃命兼編修如舊。自趙溫叔後，修注官無復兼同修者矣。

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

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自淳熙三年正月李文簡始。故事修史修撰皆從官爲之。惟胡邦衡嘗以起居郎兼同修撰。後無繼者。及是文簡再還朝爲祕書監。上欲付以史事。故特命焉。後兩月遷禮部侍郎。遂落權字。嘉泰後。陸務觀、李季章皆踵爲之。近制修撰同修撰。通止四員。檢討六員。嘉定二年十二月。會君錫自起居郎兼檢討官。除權侍郎。當陞帶。而員數已溢。乃降旨權以檢討官繫銜。候有闕日陞帶。從官爲史討自此始。

翰林權直學士院權直

翰林權直學士院權直。皆自崔大雅敦詩始。故事直院必以侍從若左右史爲之。其間沈虛中以少司成。莫子濟、王經伯、王季海以宗正太常少卿兼權直院。蓋殊命也。乾道九年十二月。孝宗初。命大雅以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踰年以憂去。淳熙五年九月。復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始議以翰林乃書藝應奉者所居。非專指詞臣也。遂改兼學士院權直。自是葛楚甫、趙大本、熊子復皆以學士院權直爲名。十六年正月。倪正甫始復兼翰林權直。紹興後。或稱學士院。或稱翰林。蓋不常云。

直舍人院

直舍人院。祖宗時有之。官制行。以中書舍人爲宰相屬官。號後省。故以他官兼攝者。但謂之權舍人而已。嘉泰四年。李季章以宗正少卿權中書舍人。而中字犯祖諱。季章辭。有旨除公移外。權以直舍人院繫銜。季章乃受命。不知舍人院廢已久。蓋大臣失於討論也。

侍立修注官

侍立修注官者。自羅春伯始。祖宗時。以起居舍人寄祿。而更命他官領其事。謂之同修起居注。官制行。復爲郎舍人。淳熙十五年十月。春伯自戶部員外郎除右史。避曾祖諱。乃以爲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後兩史或闕。則降旨以某人權侍立官。蓋自此始。

度官兼侍講

侍講自去學士後。秩止正七品。然率以侍從官兼之。紹興五年閏二月。范元長以宗卿。朱子發以祕少。并兼之。蓋殊命也。乾道六年十一月。張敬夫始復以吏部員外郎兼侍講。蓋中興後。庶官兼侍講者。惟此三人。若紹興二十五年十月。張扶以祭酒。隆興二年八月。王宣子以檢正。乾道七年九月。林景度以宗卿入經筵。亦兼侍講者。蓋扶本以言路兼說書。就陸其秩。宣子時攝版曹。景度嘗爲右史。且有敬夫舊例。故稍優之。皆有以也。近歲陳正仲。朱仲文以諫官兼侍講。後遷少常。因而不去。蓋用胡邦衡例。其餘庶寮無復

兼者矣。

祖宗時臺諫不兼經筵

祖宗時臺諫例不兼講讀。蓋以宰執間侍經席避嫌也。神宗用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去學士職。中興後王尚書賓爲御史中丞。建請復開經筵。遂命兼侍講。自後十五年間繼之者爲王唐公徐師川二人皆上意也。紹興十二年春。方侯中丞高。羅諫議汝楫並兼講讀。蓋秦楚材梓。是時已兼說書。便於傳導。自後伯楊繼之。每除言路。必兼經筵矣。槍死。遂罷兼。自二十五年十月至三十二年。臺丞諫長兼經筵者止三人。慶元後。臺丞諫長泊副端正言司諫已上。無不預經筵者。未及兼者。惟張伯子。李景和二人云。

非臺丞諫長而兼侍講

正言兼說書。自巫端明伋始。副端兼說書。自余端明堯弼始。察官兼說書。自陳少卿夔始。紹興二十五年春。董殿院德元。主正言珉並兼侍講。非臺丞諫長而以侍講爲稱。又自此始。其後猶或兼說書。臺官自尹穉。隆興二年五月。詔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後並以侍講爲稱。不復兼說書矣。

修注官以史院易經筵非故典

自朱子發後。修注官多得兼侍講。嘉泰二年八月。林伯玉自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除起居郎。其年閏十二月。鄧伯允自右正言兼侍兼除起居注舍人。伯玉改兼權刑侍。伯允改兼史院檢討。非故典也。開禧元年

八月，婁彥開自言路徒奉常兼權中書舍人，亦以史院易經筵，遂爲定例。三年十月，朱仲文自司諫改奉常兼講如故。意者以其兼權吏侍故也。十一月，王簡卿去諫院爲左史，仍兼崇政殿說書。言者猶以爲不可罷之。嘉定元年春，黃伯庸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兼如舊，合故典矣。自渡江後，惟王樞密論以右史兼說書其他無此比也。

博士正字兼說書

崇政殿說書，渡江後自尹彥明始。彥明初以祕書郎兼之，後多以命卿監察官。中間王龜齡、范致能、王與正皆以郎官兼，亦殊命也。若紹興中，陳少南以博士兼說書，乾道末，崔大雅以正字兼說書，此則國朝所未有也。

非科目而兼侍讀者濫吹

中興後，非科目進身而侍講讀者，自徐師川始。其後陳幾叟、蘇仲虎、孫太沖、尹少稷、王能甫、姚令則、蘇季真繼之。議者謂亦不無濫吹。若錢處和伯同父子，則第以爲執政兼官，非諸人比耳。張敬夫元不賜第，以此不同。

太常除卿

太常卿正四品，自元豐改官制後，虛而不除。嘉泰三年十一月，陳正仲自江西提刑赴召，除太常卿，告謝日賜二品服，非常制也。不數日，改權兵部侍郎，疑大臣失於討論，故亟遷之耳。

館閣校理

館閣校理未改官制前有之。嘉定初，畱舍人元剛召試，除祕書省正字。元剛，仲至之孫也。以祖諱辭，乃命權以館閣校理繫銜，此亦元豐以來所未有。

宰相兼東宮三少

東宮三少，在祖宗時爲散秩。前宰相及執政官告老者例得之。仁宗在春宮，李文定公以參知政事兼賓客及陞相位，遂進兼少傅。此宰相兼宮寮之所從始也。天禧末，皇太子同聽政，乃以首相丁謂之兼少傅。樞史曹利用兼少保，而參樞諸人並兼賓客。自後欽宗、神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復置。開禧三年十二月，韓侂胄既誅，史同知自詹府入樞府，乃進兼賓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錢丞相兼太子少傅。明年，並置二相，左相改兼少師，右相兼少傅。未幾，右相丁內艱，左相亦去位。又明年，右相起復，遂進兼少師焉。

東宮講官

東宮講官者，舊無有。嘉定己巳春，侍講余文少卿接伴北使，乃命館職劉仲則時暫兼權。仲則名槩，莆田人，時爲著作郎。

太子舍人

太子舍人，漢江以前有之。紹興乾道間皆不置。嘉定初始置。除王舍人元質後，以館職任伯起兼之。慶元

令太子舍人與中書舍人皆從七品，而中書舍人又在舍人之上，然故事亦未嘗除。

皇太子宮小學教授

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舊無有。紹興三十年，孝宗爲建王，王龜齡以校書郎兼小學教授。時光宗與莊文太子、魏惠憲王皆就傅故也。淳熙七年，今上爲英國公，年十三未就傅，其年正月，大理正王尙之面乞對依故事，擇儒臣爲東宮小學教授，遂命楊嗣勳兼之。上命宰相精擇其人，趙丞相言：「楊嗣勳雖蘊藉，操守甚正，遂命之。」繼之者劉德修也。

資善堂翊善贊讀

資善堂翊善贊讀，紹興五年六月初置，以命朱子開范元長。時孝宗以建國公就傅故也。其後孝宗出閣就第，而信王幼，亦命近臣踵爲之。開禧元年七月，皇子初封榮王，命程少逸左史兼贊讀，少逸以祖諱辭，乃命軍器監趙子中兼領，其不稱王府，而以資善繫銜，蓋以未出閣之故。子中江陰人，名夢極。嘉定初，卒於給事中。

資善堂直講

資善堂直講，紹興中無有。開禧元年七月初置，以命鄒景初。皇子之未王也，景初以著作郎兼小學教授，故就用之。

資善堂小學教授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乙集卷十三

資善堂小學教授。舊無有。慶元六年四月始創。以命齋國傅景伯。時東宮纔封衛國公。未正名故也。舊制資善堂稱翊善。若皇孫則爲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至是參用之。景伯名達。新喻人。父燧。淳熙中執政。景伯淳熙十四年廷試第四人。慶元四年冬。除太學博士。明年遷國子。又明年春。兼實錄院檢討官。遂爲學官之選。數月除祕書郎。不數年。累遷至禮部尙書云。

資善堂說書

資善堂說書者。開禧元年七月初置。以命張聲之。時太子初就傅。李諫議伯珍建議。增置講官。用嘉祐故事。以說書爲名。從之。然嘉祐間。英宗止除防禦使。故宮僚以皇子位伴讀說書爲稱。自紹興初。已置資善堂。翊善贊讀。其後王府又置直講官。屬之名甚闕。至是乃沿襲故名。蓋伯珍失於討論也。

皇子位說書

皇子位說書。紹興三十二年八月置。以命吏部員外郎何備。司封員外郎陳良佐。光祿寺丞唐堯封。蓋時莊文太子。魏惠憲王。光宗皇帝。皆以正任奉朝。請用嘉祐典故也。九月。三皇子皆封。王乃置直講贊讀如舊制。

王府翊善

王府翊善。國初以來有之。品秩亦不甚崇。今慶元令爲從七品。雜歷在翰林良醫之下。蓋庶官也。孝宗初

就傳范元長以待制兼資善堂翊善。自是率以從官爲之。其後親王府不復除。第以朝士兼贊讀直講而已。淳熙末。今上在嘉邸。置丞相始薦用黃文叔。自祕書郎除翊善。不爲兼官。非常制也。其後文叔遷起居舍人。歷中書舍人給事中。皆兼翊善。是以從官下兼七品之職矣。紹熙四年夏。文叔坐論鄭侍郎汝諧事。翼拜兵部侍郎。去翊善。文叔辭不拜。王爲之請。後月餘。改實謨閣待制。仍兼翊善。蓋始終六年云。

王府記室參軍

諸王府記室參軍。靖康以前並置。或以朝臣兼領。係第二任知州者。得理提刑資序。渡江後不除。乾道初。魏王與藩始並除二員。敘位在諸州通判之上。後用耿子直申明。並同職事官。序位在正字之下。今慶王令親王府記室從八品。在供奉官之下。兩使職官之上。然魏王府所用。率以望人爲之。非通判職官之比矣。凡記室長史司馬。皆以二年爲任。乾道七年二月己巳降旨。

吳王益王府教授

吳王益王府教授。在紹興初。謂之親賢宅講書。從舊制也。十二年改爲府教授。命館職二員兼之。尋又併爲一員。所教親賢宅南班宗子也。三日一上講。月給湯茶錢十緡。舊藤本府宗子科錢充之。淳熙中。劉德修爲教授。辭不取。孝宗聞其事。遂命戶部給焉。

宗學博士

宗學

宗子博士。舊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也。至道元年。太宗將爲皇姪等置師傅。執政謂環衛之官。非親王比。當有降。乃以教授爲名。咸平初。遂命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南宮者。太祖太宗諸王之子孫處之。所謂睦親宅也。北宮者。魏悼王子孫處之。所謂廣親宅也。二宅教授。初止六員。治平初。以宗室浸盛。有詔三十以上。增置講書四員。十四以下。別置小學教授十二員。以分教之。崇寧初。以宮宅相去遠。乃令各官置大小二學。增教授二員。不置講書。五年。又改稱某王宮宗子博士。位在國子博士上。靖康之亂。宗學遂廢。紹興四年。始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二員。隆興省官。旋減其一。自是月朔止一人上講。所教惟南班宗室十餘人。往往華皓。每教授初除。及朔望則赴堂一揖而退。嘉定九年十二月。始復置宗學。改教授爲博士。又置宗學教諭一員。並錄宗正寺博士在太常博士之下。教諭在國子正之上。俸給人從賞典。依國子博士及正體例。於是宗室疏遠者。皆得就學。而彬彬可觀矣。旋有旨復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

提舉太史局

提舉太史局。紹興五年初置。以命權戶部侍郎薛象先。蓋祖宗時。有提舉司天監。如司馬公錢彥遠。沈存中。王和甫輩皆嘗爲之。趙子直秉政。用此故事。其後言者摘指之。蓋弗深考耳。

國用司參計官

國用司參計官者。開禧二年始置。乾道間。孝宗嘗命輔臣兼制國用。然無官屬。但於三省戶房。置國用司

而已。胄侑用兵既復故事，始以待從一員兼參計官，卿監一員兼同參計官，募人陳遺利，又索諸路諸司州縣歲帳而取其餘，非乾道設官之意矣。然是時，四川州縣諸司皆不以實報，惟江浙諸州頗遣掇取之害，侑胄誅亦廢。

提領拘催安邊錢物所

拘催安邊錢物所者，嘉定元年置。時甫廢國用司，而侑胄及諸閹省吏之家，貨財皆已簿錄，黃伯庸時若爲殿中侍御史，請創此名，遂命與戶部侍郎沈信叔詵同領其事，卽御史臺置局，又以宰屬一員同領，仍許伯庸不拘常制到堂，伯庸等請卿監一員提領安邊庫，朝士二員爲拘催官，乃揭榜募人言拘催事，許之，其後會其入歲得七十萬緡，專充北朝所增歲幣，其田宅契券皆藏之御史臺庫，命臺官一員典領局罷，伯庸以下皆進官有差。

六院官入雜歷

六院官入雜歷事，甲記已具。淳熙四年既削去，近歲乃復舉行，其班在五寺主簿之下，太學博士之上。六院官通計十二人，皆得轉對，但不入品耳。然六院本以爲邑有政績者爲之，故例爲察官之選。登聞檢鼓院監官各一員，諸司諸軍幹辦官各一員，諸司諸軍審計司幹辦官各二員，官告院主官官二員，都進奏院監官二員。

四提轄

四提轄。謂權貨務都茶場、雜買務雜賣場、文思院、左藏東西庫是也。權貨務場掌麩茗、香藥、鈔引之政令。紹興初沿宣政舊例置提領官。率以故省吏爲之。後乃改用士人。行在建康、鎮江三務場歲入凡二千四百萬緡。建康一千二百萬行在八百萬鎮江四百萬皆以都司提領。不係戶部之經費。而在建康、鎮江者分屬總領所焉。開禧末以總所僣用儲積錢始令徑隸提領官。不屬總所。買務賣場蓋唐宮市之遺制。近制凡宮禁月料、朝省紙劄、文思院之製造和劑局之修合皆所取給焉。至若斥左帑封楮之幣與編估打奪則賣場掌之。紹興六年始置提轄官總其事。文思院掌金銀犀玉工巧之制。綵繒裝鈿之飾若輿葦法器器皿之用。監官分上下兩界。而轄官兼總之。左藏東庫以儲幣帛純軸之屬。其歲入率百四十萬端。西庫以儲金銀錢券絲纊之屬。其錢券歲入率二十萬緡。宮禁百司禁旅三衛祿賜皆取給焉。監官凡五人分帑而治。而轄官一人總之。紹興間擇丞若簿之隸於計曹者兼領之。乾道七年四月始專置。先是四轄官外補則爲州。內遷則寺監丞簿。亦有徑爲雜監司。或入三館者。乾道八年十二月權貨王禮除福建市舶左藏王揖除近歲九路鑄錢司淳熙七年三月熊子復自文思除校書郎近歲人望稍輕。往往更遷六院官。或出爲添倅。非曩日之比矣。

三省監門官

三省樞密院監門官。舊以小使臣爲之。嘉定六年九月諫官鄭景紹言。部門以京朝官。則省門事體尤重。遂亦命京朝官。曾經作縣通判資序人爲之。

六部監門官

六部監門官。紹興二年初置。秩比寺監丞。郎官有闕。得兼之。內遷則爲寺監丞。或權郎。外除至有爲諸路總領者。紹興十年。呂郎中希常。二十四年。蘇寺丞振是也。乾道後。補外止爲州。內遷止爲寺監簿。紹興後。又有爲添倅者。其選滋益輕。陳勉之與王誠之。給事有舊。誠之名。信。水人。迭用其子。駒驎爲之。二人皆小京官。監嘗。駒以言者論其資淺。己之比。勉之南遷。驎亦罷去。

六部架閣官

六部架閣官者。崇寧間始置。迄宣和再置。再省。紹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舊制成案。置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今金耀門無復臺司。則悉藏之架閣矣。主管官號掌故。擇選有時望之人爲之。例爲編刪學官之選。近歲滋益輕。至有待次累年者。朝廷患之。嘉泰末。有旨非闕官不除。有選人家閩中。其父與陳勉之有舊。至是入都見勉之。求爲掌故。勉之對衆厲聲曰。外間豈不知近旨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爲之踴躍。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造化耶。其人卽於坐側。取一幅書示之。乃勉之答書也。略曰。珍。賜鼎至。見耀老目。或問。珍。賜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玩。比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粟金臺蓋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嘆息而去。嘉定八年七月。又置三香樞密院架閣官。

宮觀使

宮觀使自眞宗時始置。以現任宰執領之。及王文貞公罷政。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此前宰相領宮觀之所從始也。熙寧初。富文忠公弼以使他相領集禧觀使居洛。此宮觀使居外之所從始也。渡江後。前宰相在經筵者。不以官高卑率爲宮使。若他使則使相以上乃得之。其居外者。必官至三少乃除。淳熙中。崇憲靖王自節度使拜使相。封郡王。中書進擬提舉洞霄宮。周文忠當制。引故事宗室使相外居者。當得觀使。上批如所請。紹熙初。趙文定以使他相判潼川府。乞奉祠。乃除醴泉觀使。非舊典也。開禧末。陳勉之以特進罷相。不帶職。乃亦除觀使。蓋章達之侍郎。當制失之。翊日。李季章進呈。改提舉洞霄宮。合故典矣。天禧以前。崇觀以後。宮觀使之名甚衆。渡江以後。宮觀不復置。而觀使有三。前宰相則得醴泉。宗戚則得萬壽。又其次。則得祜神云。宣政間。又有提點宮觀官。在提舉之下。主管之上。今省。

臨安少尹判官
推官

臨安少尹。乾道七年五月置。用敷文閣直學士晁子正爲之。以東宮領尹故也。子正既罷。沈德之。姚令則。輩皆以權侍郎繼爲之。九年五月。東宮解尹事。復置帥守如故。始置少尹。又置判官二員。推官三員。判官李秀叔以起居舍人兼。劉文潛以國子司業兼。推官則正除金部員外郎。陸之望將作少監。馬希言。朝奉郎。錢佃。判官。依兩省官奉使法。推官序位在諸州知州之上。任滿理爲知州。一任。五月十二日。初命刑獄

公事皆決於少尹。皇太子就東宮裁決。少尹日受民詞。以白太子。閒日率寮屬詣東宮稟事。惟命官犯罪及餘人流配。已上。則具事聽東宮裁決。凡文書應奏者。太子繫銜。朝省臺部。則少尹以下連申。寺監及本路監司。並令移牒。舊兩通判職務。令第一第二員推官主管。簽判職官職務。令第三員推官主管。俄有旨。少尹比知府判官比通判。推官比幕職官。其統臨職分。並照從官條例施行。六月二日。用太子請也。或謂子正所建明。由是與文潛不叶而罷。明年。伯除吏部郎中。又請以三推官分治三獄。從之。九月丁亥降旨。

寧國府明州長史司馬

諸王府長史司馬。唐有之。本朝不置。以親王不領事故也。乾道七年二月。魏惠憲王出鎮宣城。始制寧國府長史司馬。序位依兩省官奉使法。淳熙二年十月。移四明。亦如之。初議長史得治民舉吏如郡守。司馬如通判。於是沈度請本府公事。並經長史決遣畢。具名件。申魏王照會。長史司馬五日一詣王稟事。許之後數月。王言如此。則是長史欲處臣於無用之地。何以謂之判寧國府事乎。望只委長史司馬分治財穀之司。依舊令臣引押吏民詞狀。奏可。前旨七年四月壬戌。後旨四月庚辰。後移明州。王又請置制置司。得自舉吏。淳熙二年四月癸亥。許之。仍免給朝典云。

制置大使

制置大使。唐有之。本朝不除。紹興初。始以命席大光。時大光以前執政帥長沙。而大將王瓌。已先爲制置

使。故加大光大字。猶祖宗以文臣爲制帥之意也。其後李伯紀在江西。趙元鎮在浙東。呂元直在浙西。皆用此例。及大光將入蜀。朝廷以吳玠已爲宣撫副使。乃除大光成都等路安撫制置大使。位在宣副之上。大光以憂去位。遂不復除。開禧末。江淮用兵。起邱宗卿守金陵。置宗卿嘗以簽樞督視軍馬。於是趙淳已爲江淮制置使。乃沿故事。命宗卿爲江淮制置大使。後宗卿召。以何自然代之。自然始兼江東安撫。俄申命兼大使。如宗卿例。已而罷四川宣撫。又以安子文爲制置大使。兼知興元。朝議以子文恩數視執政。故加大字。先是李端友。程東老。趙溫叔。皆以前宰執知成都。止爲制置使。趙得老執政。恩例亦然。今別加大字。蓋用自然例也。舊例四川制置大使及制置使結銜。皆在知府事上。比子文降告其結銜。乃在下。亦非典故。

庶官結銜稱安撫使

安撫使舊制。大中大夫以上。曾歷侍從官者乃得之。若庶官則止稱主管某路安撫司公事。隆興中。馬舍人駙。自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淳熙中。陳少卿叔達。自宗正少卿兼權給事中。補外。後馬以中大夫祕閣。修撰守瀘。程以集英殿修撰守洪。皆不稱安撫使。蓋故事也。嘉定二年二月。劉德修以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守襄陽。及出告。乃正稱安撫使。德修嘗爲起居郎。非侍從。不知何故。乃爾。問其諸子。亦莫之知云爾。

十都統制

諸軍都統制者。自渡江以前亦有之。然未爲官稱。蓋是時陝西河東北三路皆以武臣職任。高有智略者爲之。馬步軍副都總管。遇出師征討。則加以都統制軍馬之名。猶今節制軍馬之類。非有分司職分也。建炎初。置御營司。始以劉鄩王爲本司都統制。其下分爲五軍。各置統制。以諸將張韓等爲之。苗劉既誅。張韓又改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則已不隸御營司矣。紹興初。御營司罷。有旨諸大將之軍。稱神武五軍。諸小校之兵。少者謂之神武副軍。並隸樞密院。俄又以神武名乃高歡諡號。改神武五軍爲行營五護軍。韓世忠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張俊稱中軍。王瓌稱前軍。巨師古稱後軍。其後右護軍叛降僞齊。於是吳玠軍始以右護軍爲號。四年。玠陞宣撫副使。其弟璘爲右護軍都統制。諸將故與璘等夷者。惟楊政郭浩。乃以政爲宣撫司都統制。屯興元府。浩爲樞密院都統制。屯金州。十一年。張韓岳三大將皆罷兵。乃收其所部爲御前諸軍。而都統制皆以屯駐州名冠軍額之上。獨川陝如故。十九年。鄭仲亨罷宣撫副使。於是漢沔兩大將。次第改爲御前諸軍。其繫衝。則璘稱利州西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改稱利州東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浩時已死。故金州無都統制。但以武臣知州事。節制御前軍馬入衝。三十一年。王彥始除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乾道五年。王公明入蜀。奏乞三都統。並依江上諸軍隨駐劄處繫衝。庶幾一體。其十月有旨從之。江上始有京口秣陵武昌三大軍。紹興末。敵將內侵。楊和王請置江池二軍。劉太尉請置荊渚一軍。嘉定初。蜀叛旣平。安觀文又奏。分興州十軍爲沔利二軍。沔州除都統制。利州除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乙集卷十三

副都統制。自是天下有十都統制矣。荆鄂一軍。而正帥在鄂。副帥在襄。淳熙新旨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四

官制二

乾道正丞相官名本末

虞雍公獨相久。上嘗禮極厚。既又以梁叔子靖重。欲遂相之。而無其端。會易三省官名。乃議以僕射之名不正。欲採用漢舊制。改爲左右丞相。令學士禮官史官討論。時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也。先是已有旨。令百官依舊制服靴。祖宗時百官服靴。徽宗將廢釋氏。乃易靴爲履。虞公不樂曰。近易履爲靴。今又易相名。與北人奚辨。蓋爲今人詳定官制。已改左右僕射爲尙書左右丞相故也。有司知其意。不敢遽上。至八年正月戊寅。僅條具歷代宰相官稱。申尙書省。禁中卽聞之。朔日遣中使至學士院。細問其事。學士周子充以其事奏。後二十日。御筆付院云。尙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學士院降詔。子充草詔以進。後二日。付外施行。二月乙巳也。後五日。上自德壽宮還。日已晡。詔子充對選德殿。上微有酒。袖出御筆云。比來一二大臣。同心輔政。夙夜匪懈。漸革苟且之風。以副綜覈之意。深可嘉尙。今因除授。宜宗褒典。虞允文可特進左丞相。梁克家可正奉大夫右丞相。賜茶畢。日已暮矣。遂自複道秉燭歸院。辛亥。百官集文德殿。初謂改易相名耳。雖虞公亦以爲然。及雙制出。在廷愕然。先是子充嘗奏並命二相。而遷官或三或四。更取聖裁。上曰。特進一

官卽少保。所以允文三官。議者疑學士有所抑揚。而不知上自有旨也。後數月。虞公罷相。乃除少保節度使。則知聖意先已定矣。是月臺諫官皆坐論張說罷去。而蕭果卿自察院升副端。三月甲戌也。果卿方以疾在告。後二十日。甲子。始入謝。比對。首論前歲浙西夏滂秋旱。江湖淮南。歲比不登。民多流離。今正陽之月。天多沈陰。寒氣慘慄。是謂恆寒。側身修行。茲其時矣。漢時災異策免三公。以此上雖嘉果卿稱職。周子果卿墓誌載聖語云。卿所論甚當。可謂稱職。而待虞公素厚。乃戒果卿毋納副本。虞公聞之。上章求去。卽出北關門待罪。家屬亦乘舟之仁和館。是日卽行。翌日。凡再宣押。虞公力丐免。上許之。已而中悔。復賜御札云。早來面諭。以卿堅辭。欲令卿典近藩。措置邊防。開卿有歸蜀之語。殊失朕懷。今已堅留卿相位。無復固辭。以體至懷。又翊日。再押赴都堂治事。於是御筆除果卿直祕閣湖南提刑。其月十一日己酉也。制略曰。文敏剛方不撓。實直而明。造膝之詞。有犯無隱。正人去國。豈朕所欲哉。是時李秀叔林景度爲舍人。恐是秀叔行。劉焯文潛時爲國子司業。兼權臨安少尹。或謂文潛實草是疏。以授果卿。故果卿去御史之十九日。文潛亦出爲江西轉運判官。蓋以此也。其年九月。虞公復以蘇季真侍御有言。力求去。因請任入關之事。遂除四川宣撫使焉。

大臣去位不除職

國朝大臣。自仁宗以後。其去位未有不得職名者。雖臺諫交章論列。亦必除職補郡。而後黜罰之典加焉。乾道初。葉子昂。魏南夫並相。會冬祀大雷。於是二人並守本官罷。非常制也。淳熙初。有詔宰執侍從。非有

功不除職。其年葉夢錫以言免相。遂守通奉大夫。知建寧府。紹熙初。王謙仲爲樞密使。又用何自然。章降一官放罷。凡此者皆非常制。

紹興至開禧督府廢置本末

國朝故事。大臣統兵者。率稱宣撫使。韓子華爲首相。猶然。渡江後。諸大將官既高。皆爲宣撫使。使名益輕。於是宰相統兵。則稱都督。自呂元直始也。元直始以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軍事爲名。開府江上。過平江。而守臣席大光有所關白。始覺爲左相。秦會之所傾。其後軍潰。引疾求罷。乃命還朝。遙領。而孟富文以參知政事。權同都督。治軍建康。久之去權字。同都督之名。自富文始也。元直富文繼罷。朱藏一獨相。以元樞趙元鎮有人望。忌之。乃奏除川陝宣撫處置使。元鎮以與吳玠同使。名爲嫌。遂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既而張德遠以敗劉侂之功。同相。乃並兼都督諸路軍馬。元鎮尋去位。德遠以淮西軍潰而貶。併其府罷之。德遠先以行府爲名。往來視師。及上幸建康。則督府在內。德遠貶。元鼎會之復相。共議還陞安。而兵亦廢矣。逮金亮闕江。諸將皆貶。始議以左相朱漢章爲都督。漢章辭。乃命葉審言。以元樞督視江淮軍馬。督視之名。自審言始也。孝宗卽位。德遠以樞密使爲江淮都督。汪明遠以參知政事爲荆襄督視。方城失守。明遠得罪。德遠併督之。符離失律。德遠罷歸。而敵又寇江。乃以左相湯進之爲都督。進之憚行。遂命故將楊存中同都督軍馬。用富文故事也。旣而兩淮皆陷。進之益懼。乃除存中都督。而命王瞻叔以參知政事爲

督視。贈叔亦同辭。上大怒。遂與進之相繼而罷。開禧用兵。鄧伯尤。薛象先。以宣撫使抵罪。乃外除邱宗卿。簽樞督視軍馬。宗卿與倪育不協。再閱月而免。張育翁以元樞代之。不勝任。奉祀去。數月。吳曦反。復命李季章以參知政事督視四川軍馬。既而有裂土之議。又罷行。自是不復除都督矣。

倪正甫鄒景初論皇子不當贈師傅

嘉定元年閏四月。皇子薨。詔吏部太常寺討論贈官典故。吏部引國朝會要。元豐四年。鄆王侂。政和三年。漢王椿。故事。贈太師尙書令。追封肅王。王上第八子也。倪正甫時以禮部尙書兼給事中。引治平二年。王禹玉等議。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禮未安。乞止贈尙書令。詔從之。余謂吏部太常固失之。而正甫所奏。亦未盡也。乾道中。省三省官長。易以左右丞相。則所謂尙書令者。蓋無此名矣。乾道二年。孝宗少子恪。贈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邵王。此近事。且最爲得體。而議禮者皆不及之。蓋弗深考耳。三年十一月。皇子薨。復有維垣之贈。鄒景初給事。言子爲父師。於禮不順。然前是諸皇子。或已贈太師矣。景初俄以觀年求去。遂除次對。守泉州云。

趙善俊乞文階去左右字

祖宗未改官制前。以官寄祿。然因唐舊典分別。流品甚詳。不相混淆。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三名。賢良方正。曾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賊及流外納粟。尤不可使汙於仕流。蓋不待分左右也。元豐官制。

始一行之。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右。則稍復祖宗之舊而不盡也。至犯贓罪。則併去左右二字。論者尤以爲當。然龜山先生與門人言。則謂沮人爲善之路。其所見益遠也。紹聖以後。以其出於元祐故事。復去之。紹興初。方務行元祐故事。左右字之制亦復行。又下逮於選階。而流品稍別矣。淳熙改元。趙善俊建言。以爲本范純仁偏蔽之論。請復省去。從之。元年三月戊子降旨蓋時方尙武。善俊迎合而言。非公論也。善俊。成王仲榮曾孫。中進士第。以左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襄陽府。入對後十餘日。又以前任事。特轉一官。及死。周洪道爲墓誌。備載其事。謂自是無裏言。蓋薄之云。

元豐乾道武臣正任員數多寡

元豐初。節度觀察使。纔八員。防禦團練使。刺使。共二十員。而宗室不與焉。乾道初。節度觀察使至四十員。防禦使至遙郡。僅二百員。而宗室亦不與焉。趙德莊彥端。權尙在郎官。嘗請裁酌。後不行。德莊以元年八月建請

建隆至元祐選人陞改舉主沿革

選人陞改。國初無定制。建隆二年。命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曾任幕職州縣官者。各舉堪爲幕職令錄一人。職令用舉主自此始。開寶三年四月。命翰林學士。及文班升朝官等。各於現任前任藩郡幕職州縣官中。舉堪爲升朝官一人。選人用舉主改官自此始。乾德二年六月詔待從。領監郎官各於官幕職州縣內舉堪爲並判者一人。又在此前。今專記舉官京

朝官事始然自建隆至淳化二十餘年。舉京朝官之敕纔五下。罔無冗濫之失也。至道二年閏七月。有司言諸州闕監。當京朝官共五十餘員。乃命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各舉州縣官廉恪有吏幹者一人。景德元年八月。以幕職資序人少。命常參官二人。共舉州縣官一人充幕職。大中祥符三年正月。詔內外所舉幕職州縣官。並須經三任六考。限考受薦自此始。五年六月。詔自今在京常參官二員。共舉幕職州縣官一員。充京官者聽。舉主用兩員自此始。景德元年八月。天禧元年五月。敕兩省五品以上。歲許舉京朝官五人。止是一時指揮。天禧元年五月。詔轉運不限人數。是月。用判流內銓呂夷簡言。陞朝官因事陞朝官許舉三人。薦舉限員自此始。天聖七年十二月。詔轉運不限人數。是月。用判流內銓呂夷簡言。陞朝官因事降充監當者。不得舉官。及知縣朝臣。不得舉所統攝處幕職曹官。蓋前此內外陞朝官。皆得舉京官。故也。二年十月。中書言郡臣舉幕職州縣官充朝官者。候舉主及五人。即以名聞。庶懲濫進。舉主用五員自此始。三年六月。又用監察御史李紘言。令轉運使至諸州通判。並舉本部幕職州縣官外。餘升朝官。未經通判已上差遣者。不在舉官之限。所舉之人。須是在任舉主內有轉運。制置。發運。提點刑獄。勸農使二人。便與依例施行。若止一人。即更候常參官二人保舉。並與磨勘。非通判以上。不得舉官。非現任屬吏。不得受薦。及舉主須用職司。皆自此始。熙寧初。常平使者得薦吏如提轉。乃罷通判舉官。元祐初。暫復之。俄廢。自是薦舉之法益密。而冗濫日甚矣。

隆興至淳熙立改官員數

祖宗以來。選人改官。亦無定額。元祐中。孫莘老爲吏部侍郎。始定歲百員爲額。後亦不行。紹興後。多不過九十員。少或五十員。二十年八十八人。二十五人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三人。三十二年。孝宗登極。其年遂至一百一十三員。言者患之。請爲之限。隆興元年。春。詔吏部開具三年舉過員數。措置立額取旨。三月己其夏。遂詔以八十員爲額。內將十員充歷任十二考限。減舉主改官人數。如不足。並聽闕。四月乙未。幾。中書言今方七月。止闕二員。若積累數年。必多留滯。乃詔吏部。且依常年放行。參照格法。裁減薦員。開具申省。七月戊申。降旨。於是議者。請舉官補發之數。毋得出一年之限。而諸部長貳。及少卿等。合舉員數。分上下半年薦舉。仍於七十員額內。量添二十員。從之。八月甲申。降旨。自是。通以百員爲額。後又不行。乾道三年。周表卿權吏部尙書。言其太濫。乞每歲薦舉以百人。監當以三人。四川換給以二十人。立爲定額。其所立員額。如歲終不足。聽闕。如員數有溢出。許於次年施行。仍理爲次年之額。捕盜功賞改官人。不在此限。從之。六月己是冬。起居舍人黃仲秉建言。四川見管六十一郡。每歲止得改官二十人。東南共管一百二十九郡。每歲卻得百人。除館職職事官。外路教授。磨勘十餘員外。其多寡不均。灼然可見。緣此東南至今。止七十餘員。而四川七月內。已滿二十員之額。豈無留滯之歎。照得元祐。隆興。立定員額。四川係在數內。今來創立防限。將四川置之額外。未見其可。望通以百二十人爲額。並以敍上日。爲先後之存。上又從之。十月辛亥。降旨。七年冬。虞雍公爲相。建言。吏部供到今年改官員數。已濫三十餘人。詔令引見。放行改官。今後更不限定年額。十月甲辰

詳自虞公去位。上復稍嚴陞改之法。淳熙四年。引見改官八十二員。捕盜十二員。五年。引見八十八員。捕盜十二員。六年。引見五十七員。捕盜十一員。七年春。周益公爲吏部尙書。因請以六年爲類。詔侍從同議。王仲行爲兵部尙書。與同列共奏。以三年絕長補短言之。歲不下百員。今旣減舉官之數。乞以七十員爲類。許之。二月乙。尋又詔增十員。引見。並職事改官。共六十五員。四川換給十五員。而特旨改官。不在其數。四月癸。自是不復改。然四川舉官之數。一歲毋慮百五十員。而磨勘之類。僅及其半。有溢額者。謂之待班。已降旨。自是因事降旨。特釐一班。不爲定制。迄今嘉定六年。有待十一年班者。若南士之入蜀者。則舉削旣盈。遂歸於南班。引見。故無留滯積壓云。

隆興至嘉泰積考改官沿革

隆興初。張子公爲同知樞密院事。首論薦舉改官。請求貨賄之弊。乞取紹興以來。每歲改官酌中之數。立爲定額。凡在選者。量其年勞。以次遷改。歲終考核。不得過所定之數。而關陞者亦如之。所有薦章。橫行疑罷。庶幾銓綜均平。而在選者。人人有京秩之望。其有以卓然之才。被不次陞改者。不在此限。詔侍從臺諫。詳議申尙書省。隆興元年二月壬申。議者以爲自太祖以來。皆有薦舉之制。今若患其奔競。遂盡除之。何異因噎而廢食。於是學士承旨洪景嚴。給舍金彥行。劉共父。張貞甫。周子充共議。乞嚴舉主連坐之法。不許首免。量其罪之輕重。而停秩任。辛起季中丞。時爲臺諫長。議以爲宜取選人九考十考者。與減舉主員數事。下吏

部既而凌尙書景夏奏乞將選人歷十二考以上無贓私罪者減舉主一員。三月己繼而遂以八十員爲改官歲額內十員充十二考減舉主改官人數如不足並聽闕。四月乙蓋參用張辛二老之說也未數月中書門下省言薦舉改官今方七月止闕二員若積累年數必致拘礙乃命吏部且依常年放行仍措置合行裁減員數申省取旨。七月戊尋遂以百員爲額。八月甲內吏部引見八十員四川換給二十員乾道初黃仲秉爲起居舍人爲上言以郡計之東南約三郡而改官者二人四川約六郡而改官者二人多寡不均灼然可見乃命通以百二十人爲額焉。三年十月辛亥降得及虞丞相當國始奏不復限定年額。十月甲辰俄覺其太濫有七十員爲額之令。淳熙七年二月乙巳得旨俄又增爲八十員內引見並職事官共六十五員換給十五員。七年四月癸巳降旨而捕盜八員在六十五員內不足即以薦舉改官人補湊。七年十二月己巳得旨後數年復有旨職事官改官許在歲額八十員之外。丁酉得旨進士一任回磨勘及歸正官循改者亦如之。十五年十二月庚午得旨歸正官至承直郎後歷五考即改宣敷郎自是引見者稍寬而換給獨狹矣慶元末費戒甫爲左選侍郎又請歷十五考以上無贓私罪犯者得免職司舉主一員。六年十月癸巳降旨嘉泰中季景和爲右正言又請選人會歷監當獄官縣令各三考餘官三考無贓私罪犯者不拘有無京削許就磨勘。三年七月降旨吏部引見以八員四川換給以三員爲額於是東南應格者本昇等四人川路應格者塞似之等二人而已明年言者論其太濫謂使其律已奉公究心職業則歷官十二考所事監司郡守何啻四五十人豈無一爲之動心者姑以今歲之應斯格者

觀之大略可見。詔吏部長貳詳議。時吏部又得應格者俞圭一員。黃子由適兼尙書。乃奏乞歷上件三任。通成十二考。止用常員舉主三員。若係舉主關陞人。更減一員。四年五月甲申得旨開禧初。言者又指其僥倖。乞令侍從兩省臺諫官集議。議者乃乞堅守孝宗立定八十員之額。其嘉泰以後。積考減員等指揮。更不施行。元年五月已得旨識者謂薦舉改官。法未嘗不善也。患在乎士大夫以私意汨之耳。開禧末。李仲衍爲益部刑獄使者。有舊舉主之子。以職司狀爲請。仲衍厚待之。將行。語之曰。與宗昔以職事。受知先公。今不敢忘。然舉賢。王事也。非報恩之物。有貴人移書以子壻相託者。仲衍報之曰。令壻奉公守法。雖徵命戒。亦將舉之。如其不然。有所未可。嘉定初。余弟仲實甫。自著廷補郡。將行。面白諸公貴人。乞勿薦士。諸公皆從之。真景元。繼除江東副漕。朝辭入見。又以劄子面諭之。余謂士大夫。人人如仲衍景元。則公道少伸。而奔競之風。庶幾乎息矣。若夫通博易納賄賂。又罪之至大者。故不復論。

刑寺得舉外任人改官

禮部國子監長貳。得舉諸州教授。改京官。舊制也。嘉泰元年十一月。言者以爲大理評事。止用舉主三員。又評事中。亦有已改官者。舉削當是有餘。乞倣此例。令刑部部長貳。大理卿少。得通舉諸路提刑司。檢法官。從之。

四川舉削倍改官之額

極切疏入。詔降兩資。舉狀令吏部追還。自慶元嘉泰後。前宰執舉劄。乃專以待政府言路之求。類多不識。所舉之人。甚至空名刻牘以遺之。非祖宗之遺意也。

選人三考外零日不許受京劄

舊法歷任三考以上者。許薦舉改官。卽循至修職郎。雖未及三考。亦聽薦舉。其後勢要子弟之初官者。率以零日受薦。寒素者患之。淳熙十四年。慶壽覃恩。舉天下將仕迪功郎。無不循資者。其年八月。蜀帥趙子直建言。舊法聽三考薦舉改官者。皆以三考爲一任。舉其成數而言。今於三考之外。未能奇零日內。輒敢並緣干請。已非法意。今又該遇覃恩。盡行補轉。若一并許於三考之外。聽舉改官。竊恐干進之徒。與夫勢要。皆預得爲他日計。而孤寒安分。廉恥自持者。欲脫選調。愈不可得。欲望將選人一例。許於第二任。方得薦舉改官。庶幾仕進公平。不妨寒賤之路。未幾。光宗即位。乃舉行之。又詔未成考之人。不以罪去者。於後任湊成三考。聽舉改官。初任未成考者。勿聽著爲令。

乾道淳熙薦任子法沿革

乾道初。朝廷欲損任子之數。有請正郎隔三郊乃奏者。有請立限員者。有請正郎惟初郊及致仕。各許奏一人者。議久不決。二年春。王伯庠初除殿中侍御史。乃爲畫一狀以奏。一曰正郎遇郊。有出身人。奏上州文學。無出身人。奏下州文學。應奏下州文學者。將來改官日。並改次等合入官。二曰帶職員郎。有出身人。

澄事十五年。初遇郊及再遇。各許奏一人。無出身人。澄事及二十年。止許初郊奏一人。俟至正郎即如上法。三曰中散大夫以上。有出身人。奏將仕郎。無出身人。奏上州文學。四曰侍從官。有出身人。子孫奏承務郎。期親將仕郎。大功以下文學。無出身人。遞減一等。致仕恩澤。又遞減一等。五曰宰執奏子孫。依見行法。期親登仕郎。大功以下文學。六曰右選。依此參酌。其官至使相者。依舊法。止奏五階。詔三省集議。再具條式。將上取旨。尋又令臺諫共同集議。其年六月。始有旨。使相蔭補。依祖宗舊法。七色補官人。止令奏一子。餘不盡行也。余謂伯庠此議。亦頗得之。但權倖貴游。皆所不便耳。所謂七色補官者。宗室女夫。一也。戚里女夫。及捧香。二也。異姓恩澤。三也。陣亡人女夫。四也。上書獻頌。文理可采。五也。隨奉使補官。六也。給使減年。七也。始議以止當祿及其身。不許更冒世賞。若轉至合奏薦官。候將來致仕日。與一名恩澤。已嘗奏薦者。不與。既行之矣。九年七月。又用吏部尙書李秀叔議。應文臣帶職員郎。及武翼大夫以上。生前未嘗奏薦者。與致仕恩一名。即已嘗奏薦。而被蔭人身亡者。許再乞應朝奉武翼郎以上。補授及三十年者。亦與一名。淳熙四年二月。韓無咎爲吏部尙書。又乞非泛補授人。許生前奏薦一名。所謂使相奏補文武臣各隨本色者。淳熙五年十一月。因會觀有請。遂援曹价。向宗良例。降旨不行。四年四月。已有此請。實行之。不行之。六月。實之。既至是行。先是。張說在宥府。已詔武臣嘗任執政者。許奏文資。乾道九年十一月。降旨。已而數視執政者亦得之。蓋戚里宗王。與夫攀附之臣。皆爭以文資祿其子。不可復正矣。淳熙十年二月辛丑。又從侍從臺諫集議。應文武臣

致仕遺表恩澤並三分減一焉。宰相共八人前宰相七人執政六人前執政五人見任尙書三人侍從二人宰相不帶職者依本官。

雜藝出身不許任子

紹興初有伶人胡永年者積官至武功大夫遇郊乞任子趙子直爲吏部尙書奏永年樂藝出身難以任子望立爲定法今後似此雜藝補授之人不許奏補從之三年三月己亥也余謂此等事非遇子直則他人必且放行遂爲弊法矣但永年本伶倫而官極正使前後遷補乃無論列之人亦未可觀。

嘉定四選總數

嘉定癸酉春仲貫甫兼考功郎官四選缺員每迭攝之是歲四選名籍共三萬八千八百六十四員尙左六七八九品名籍案京朝官以上二千三百九十二員。有出身九百七十五員致仕補官五百二十九員具奉表補官五十二員推恩補官五十員門客補官二十四員納粟補官三員三官補官八員尙右三千八百員官補官二員封補官二員宗室過禮補官二十一員持受文學補官二十一員軍班井揀汰軍侍左一萬七千六百六十六員。功人一千二百八十五員武舉七十七員宗室四百二十五員軍班三百六十五員侍右參部使員有出身四千三百二十五員恩科五千六百六十五員進納四百二十九員流外一百六十五員侍右參部使員宗子該恩五百六十員恩科五千六百六十五員進納四百二十九員流外一百六十五員軍班三百六十五員侍右參部使員一萬五千六百六十六員。奏補七十七員宗室四百二十五員軍班三百六十五員侍右參部使員舉四百一十五員后妃親屬一千二百八十五員主官進奉二百五十員而後使臣之從軍與未參選者不與官冗五員獲賊五十四員吏職一千二百八十五員進納五百八員。

可知矣。

咸平至嘉定侍右員數多寡

今之侍右侍郎。卽祖宗時判三班院也。咸平以前。三班院員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後。至二千四百餘員。熙寧後。至一萬一千六百九十餘員。而宗室七百七十餘員。不與焉。視天禧之間。蓋已五倍矣。以出入籍校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餘。其死亡退職者。不過二百。此所以歲增而不已也。政和官制。以秉義郎。易東西頭供奉官。忠訓。忠翊郎。易左右侍禁。成忠。保義郎。易左右班殿直。此以上謂三班。其下又有奉職。借職。則以承節。承信郎。易之。今侍右名籍。至一萬五千六百餘人。視元豐又增五分之一。蓋三歲一郊。奏補至千七百人。而其他入流者不與焉。此所以猥并而不可止也。

川秦茶馬二司分合

川秦權收。自元豐以來。雖各有兩司。兼司權茶兼司買馬。川司權茶川司買馬。大抵川秦皆止除一使。蓋摘山市駿。非相通不可也。紹興初。陝西失守。李子公爲使。乃奏合四司爲一司。以省官吏。如是者。六十八年矣。有吳總者。武順之第四子。初補京秩。乾道中。自都官。郎官。易常御器械。年三十餘。爲池州都統制。每安殺人。孝宗知之。復命易文。淳熙中。以敷文閣待制。提舉茶馬。坐黎州變故。降爲集英殿修撰。奉祠久之。復命出守。稍遷寶文閣待制。知瀘州。慶元。嘉泰之間。總食祠祿。居漢中。而從子吳曦爲殿副。二人不相能。總每丐任使。曦數陰沮之。總無以爲策。時胡直闢大成。爲茶馬司。盡核諸場額外之茶。且損蕃商中馬之直。舊例。買馬必四尺

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直而馬至益希所市四尺一寸而已其至軍中斃者益衆朝廷苦之總一日與殿司取馬統制官彭輅謀納賂於蘇師旦且說之曰馬政之積弊此非西人諳其利病者不能更張莫若復委吳次對師旦然之命下後省駁之乃詔總與郡朝論方難其選一日輅與師旦語因及之輅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特茗司損其直故以驚駘入市誠以善價招之當可得師旦喜曰無踰公者矣翌日召輅至韓府平原見之立語少頃又翌日遂有分司之命大略以爲茶馬司所發網馬全不及格積弊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臣各一員令三省樞密院條具來上嘉泰三年八月丁未也後四日遂命直祕閣知瀘州王大過與輅分領之大過置司成都輅置司興元府方總之受堂帖也卽日以秦司屬官印視事於其宅又以逆吏稍緩私遣御前軍二人至成都府捕胥長以來自紹熙末茶使視事皆申知制司總以身爲從官用故事不復關白謝用光怒會得邸吏罷報卽追還逐人械所遣二卒還軍中總大沮然猶得知潼川府云時義烈廟初成總身至興元以謁廟爲名與驪樂飲結歡而去輅至司所市馬終不及格則以深蕃道梗難以猝致爲詞焉輅果之子後爲殿巖

后妃王主奏薦格

渡江後后妃之家奏薦每遇大禮聖節生辰皇太后家推恩四人皇后二人親王公主諸妃遇大禮各奏二人昭儀至才人各一人

內命婦誕育推恩格

內命婦誕育皇子女推恩者。皇子生。婕妤以上三人。美人、才人各二人。皇子裹頭出閣。妃五人。婕妤以上三人。美人、才人各二人。公主生。一品二品二人。其餘一人上頭出。降一品四人。婕妤以上二人。美人、才人各一人。非次進封者。推恩二人。美人、才人各一人。嘉定二年。攝皇后已正位。詔用嘉泰三年十月。實生皇子。特與美、麗四名。蓋以事體稍重故也。

宗室封女之制

凡宗室封女之制。使相女封淑人。節度使碩人。觀察使令人。團練使恭人。遙郡團練使宜人。大將軍安人。凡宗女、郡主、至安人。身亡。皆任子孫一人。淑人以下。未有子食祿者。惟聽任所生子。凡郡縣主兩遇郊。皆推任子恩。郡主四人。縣主一人。郡主得奏期以上親。縣主止奏子孫。

妃主親王所奏親屬

凡妃主、許奏總麻親之子。從一品。許奏總麻親、才人。許奏小功以上親。親王婦之有服親。及有服親之夫。皆許奏。內命婦。非遇大禮。雖諸妃親屬。止授承信郎。

內命婦封贈

凡內命婦封贈。妃三代。婕妤以上二代。美人、才人一代。

職事官改官法

職事官改官法。樞密院編修官、祕書省正字、太學博士、兩學正錄、到任實歷一年、通理前任四考、並自陳改京官、卽未滿年、就改一等差遣者、湊及一年、聽通理勅令所刪定官、有出身四考、無出身五考、從本所保奏、與改合入官、大理司直評事、供職滿二年、通歷任五考、有改官舉主三員者、亦聽如舊法、評事改官、帶行職任、及補外例、得添倅諸州、紹熙初、沈評事槐、始與堂除知縣、二年九月十五日、後又不行、慶元末、李持直、國柄復以近制、出宰金壇、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自是皆作邑矣、開禧末、李侍郎說、有請、乃命以二年爲任、說、鉅野人、漢老之子、用李季章薦、至侍從、今以集英殿修撰知廣州云。

舉閣門祇候二事

凡舉閣門祇候之制、諸路監司、郡守、及州鈐轄已上、許歲舉所部、廉幹有方略、善弓馬、經兩任親民無違、關、及曾歷邊任者一員、郡守仍員郎正使、或右武郎、及帶職陸朝官以上、乃得薦舉、淳熙新制也、諸舉充閣門祇候、用舉主七人、內一員職司侍右、試孫吳兵書大義五道、通時務邊防策一道、文義稍通、以三百字、送馬軍司、候報弓馬合格、取裁。

宗室鎖廳出身轉官例

凡宗室鎖廳得出身者、京官進一官、選人比類循資、無官應舉得出身者、補修職郎、卽漢季二王下子孫、中進士舉者、特更轉一官。

選人歷任有負犯者改官增舉考

諸選人改京官。歷任嘗有負犯者。公罪一犯徒。兩犯杖。四犯笞。並加一考。私罪笞。亦加一考。仍增舉主一員。杖以上加二考。增舉主二員。或職司一員。卽舉主考第及格。以事論罷者。雖降資亦不理。逮闕。並改次等合入官。

進納授官人陞改名田之制

凡進納授官人陞改名田之制。歷任六考。有舉主四員與移注。歷任十考。有改官舉主七員與磨勘。卽因獲盜應循從事郎以上者。具奏降等與使臣。其因軍功捕盜得改官酬獎。如不願換使臣。比類循資。至承直郎止。稱軍功者謂親冒矢石。或獲級。或獲重及戰。郎因軍功捕盜。而轉至陞朝。非軍功捕盜。而轉至大夫者。聽免差科。科配如官戶。

吏職補官至從政郎止

凡吏職年滿。依法補授將仕郎。後有恩賞者。許循修職郎。用考第關陞。至從政郎止。其不因年勞。非泛補授者。未得注擬。具元補因依奏裁。

慶元陰補新格

慶元陰補新格。使相以下十八人。執政。官太尉八人。文官大中大夫以上。及侍御史。武臣節度。承宣。觀察使。

六人。文臣中散大夫以上。武臣防禦團練使及橫行四人。文臣帶職朝郎以上。武臣正使三人。致仕遺表。文臣前宰相。見任三少使相。共八人。曾任三少使相七人。曾任執政官六人。大中大夫以上二人。武臣使相以上八人。節度使六人。承宣使五人。觀察使四人。文臣中大夫。武臣防禦使。以下。並不得推遺表。先是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嘗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討論申省。淳熙九年八月庚子。始用廷臣集議行之。既而從官。有身前已奏六人。而身後推恩爲吏部所格者。開禧未議者有請。乃詔致仕遺表。恩澤在限員之外。若非泛恩澤。則不許云。謂監司帥臣遇恩。

七色補官人奏薦法

凡非泛補官者。舊制員郎以上官。皆得任子。乾道末。始詔員郎副使以上。補授及三十年以上者。聽官本宗總麻以上親一名。帶職員郎以上入官十五年。正使以上入官二十年。並係親民資序者。遇大禮聽蔭補一名。止其致仕。卽不在蔭補之限。如已任。而被任人身亡者。俟致仕日。別蔭子孫一名。其大中大夫。觀察使以上。不拘此令。九年七月詔旨也。非泛補官者。謂臣僚湊補異姓總麻以上親。及嘗得解人娶宗室女。補文資之類。

諸縣推法司

舊制。諸縣不置推法司。吏受賕鬻獄。得以自肆。紹熙閒。議者始請萬戶以下縣。各置刑案推吏兩名。五千

戶以下一名。專一承勘公事。不許差出。及兼他案。仍免諸色科敷事件。月給視州推吏減三之一。委令佐選。擇有行止無過犯。諳曉鞠人充。以一年爲界。卽因鞠勘受財。並行重法。元年七月然諸縣多不奉行。朝廷聞之。乃勒令請領重祿。如不受者。勒停所屬不韋支者。從例受制書而違抵罪。四月二日已慶元初。又詔諸縣編錄司。亦行重祿。仍令縣主吏舉有行止不犯賊私罪小吏三兩人。就司習學。遇闕縣聞州。委官試習。學人斷案一道。刑名五件。取稍通者充。及三年檢闕。並無差失。陞一等名次。主吏有闕。得先補之。著爲令。元年五月自降旨後。及今近二十年矣。未嘗有行之者。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五

取士

開禧召試制科兩臺諫議三秀才

自李仲信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一十餘年。有何致者。字子一。永康青城人。祖者仲。字子固。淳熙初。嘗爲部使者。知名士也。致少有才。爲郡守。陳績嗣功館客。績入爲司農丞。薦致於劉仲洪。尙書所。仲洪亦喜之。時李季章爲禮部侍郎。劉師文爲工部侍郎。仲洪率二人。以制科薦於朝。有旨召試。會同薦者。吳郡滕晟。東陽杜福。遭憂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躁急。欲先得試。屢懇季章。季章以爲狂。笑不顧。致更薦績。績卽以仲洪意爲蘇師。且言之。侂胄不得已於仲洪。爲降內批如所請。後二日。權中書舍人易元章繳還。致大憾。乃以劄子白廟堂。謂言詞多取憎嫉。必觸報罷。乞寢已降。召試指揮。且謗元章不已。時鄧伯允方爲侍御史。俄而元章除右司諫。伯允先爲修注。以論謝子肅外補。憾之不忘。及除御史。欲奏奪子肅二子出身。元章亦恨。致因及之。伯允曰。司諫始入言路。而亟讎一布衣。何示人以不廣。不若更論二謝。如致事友龍得論之。明日相繼求對。元章論二謝駁放。伯允論致進卷。証誣伊尹罷歸。致之從績來也。蓋亦嘗登侂胄之門。伯允無以爲罪。故摘致進論中言伊尹始行堯舜之道。而終爲天下開陵犯之端之語。以此激之。時人謂

兩臺諫共彈三秀才。蓋指此也。辛未歲。致以吳德夫薦。再召。鄭景紹正言論之。乃勒令歸鄉。增修所學焉。
易元章以開禧元年八月十四日對鄭伯九以其月之十九日對鄭景紹美以嘉定四年五月二日下。

殿試不避親

國朝之制。發解進士。及省試。皆置別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總麻已上親。及大功已上。婚姻之家。皆隸送。惟殿試則雖父兄爲試官。亦不避。蓋以無別試之故也。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爲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寇多士。韓侂胄旣敗。乃用言者奏。奪憲次對。而降自知爲第五甲末名。

孝宗議令輔臣考南省上名試卷而中止

故事。南省開院後。以上十人試卷。修寫成冊。進上。行之久矣。淳熙辛丑歲。上命王仲行尙書知舉。鄭少嘉侍郎。黃德潤侍御。同知。旣入院矣。或謂鄭黃皆閩人。恐有私上。乃議令貢院。取三十名前卷子。於揭榜前五日。付輔臣考校。然未出命也。居數日。宰相趙溫叔。因審其事。且言如必欲行。則早令試院知之。上曰。朕亦有少疑。更欲與卿等議之。溫叔覺上意已變。即奏云。臣等亦深疑之。未敢遽奏。恐有避事之嫌。陛下旣選任知舉三人。又令臣等考校。則是三知舉不足信矣。況又有不可知者。臣等受恩至重。今日固當盡忠考校。但恐此例一開。後來宰執。有挾者得以容其姦。上曰。朕亦思之。不可開此門。姑已之。後旬日。乃命開院。日將上。二十人真卷。先次進入。會仲行策題中。有太上皇帝匹馬渡江之語。上不樂。以諭輔臣。時臨安

已鑿板行之。亟命毀板。仲行不自安。請外。數月。出知紹興。

淳熙議復四川類省所減額

省試。舊以十四人取一名。隆興初。建、劔、宣、鼎、洪、五州進士。三舉實到場者。以覃恩免解。有旨增省額百人。遂皆以十七人取一人。而四川類省試。則十六人取一名。後不復改。淳熙十五年。范東叔仲藝爲右司郎中。議以蜀去天日遠。士惟科舉一路。非有學校他歧進也。且隆興省額。蜀人初不預。今乃例減名額。非是。當復故。時留仲正自成都召還。爲參知政事。意亦主之。執政共議曰。上改用十五人。取一名。有成說矣。東叔喜。徧爲禮曹。給舍。臺諫諸人言之。亦無異議。會宇文子英。以兵部尚書兼侍講。當夜直。上以其蜀人也。以所議告之。子英不知其由。遽對曰。類省十六人。視南省已優矣。尙何議。翌日。執政奏其事。上曰。朕已爲宇文价言之。毋庸爾。諸公乃退。蓋用東叔之議。則類試每舉。當增省額七八人。子英率意而言。遂不可復。東叔深以爲恨。

四川類試榜首恩數差降事始末

趙莊以張安國本末相似

自渡江後。四川類試榜首。若不赴大對。例得兩使職官。蓋優之也。下卯歲。何祕監耕道夫爲榜首。其答蜀人材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而竊笑之語。時秦丞相方沮張魏公。見而惡之。遂降旨。類試第一人。不赴殿試者。賜進士出身。爲道夫故也。庚午歲。張閣學真甫爲榜首。答君臣策。極其贊美。秦丞

相喜。論主司於三名外處之。由是真甫唱名第四。趙舍人莊叔自七八名外。上親擢爲第一人。其實莊叔廷策。實甚阿時。至引趙普、雷德驥故事。且有欲誅異議之人之語。上第以其首句。君臣父子之閒。天下真情之所在。謂有古文氣也。甲戌歲。張舍人安國答策。遂有一德大臣之言。乃擢第一。一德大臣乃辛未歲。然莊叔、安國。旣登第。獨不附奏。安國幾爲所殺。由是見重於當時焉。

孝宗議權免奏薦及罷特奏名

孝宗初受禪。以官冗恩濫。思有以革之。乃議定制。百官已任子者。遇郊恩。權免奏薦。開賢良科。令中外普薦。而罷特奏名。手詔左諫議大夫王之望。殿中侍御史尹穡。右正言晁公武。參酌來上。隆興二年七月庚寅也。旣而瞻叔言。陛下卽位未久。恩澤未遍。此二事關於士大夫者甚衆。望少寬之。不已。則宜立奏薦限員。踰數者許回授。罷門客親戚漕司之試。止移鄰州。如是。則省額可減百十人。此救弊之策也。子止亦乞增損制舉薦員。朝官年七十未致仕。則住蔭子。疏奏。乃詔年七十歲人。遇郊不許奏子。俄又詔未奏者。許奏一名。逮淳熙九年八月。始立奏薦限員。其後特奏名。又以三人而取一。皆略如上旨。然恩濫未大減也。必也書以手詔之策行之。官曹其少清乎。

特奏名冗濫

特奏名進士。舊二人而取一。淳熙初。議者以爲冗濫尤甚。請裁節之。詔吏部同給舍詳議。於是尙書程泰

之。給事中王仲行、舍人陳叔晉等，奏乞三人取一人，其不入四等人，舊許納敕再試，今止許一試，舊免解人，有故不入試者，理爲一舉，今不理。舊濬藩五路舉人，及久在學校充職事人，並升甲，今止升名，奏可。六年三月也。其後朝廷每有慶霽，則前後不中選者，盡取而官之，往往千數百人，充塞仕路，遂成熟例，不可復減矣。

女神童

自置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淳熙元年夏，女董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揀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

太學生校定新制

京都舊法，太學生外舍二千人，校定百人，內舍三百人，校定三十人，仍分優平二等。優等再赴舍試，又入優等，則徑自學官之。恩數與進士第一人等，所謂釋褐狀元也。若入平等，則謂之一優一平，例得免省，直赴殿試。其次先免解，後免省，仍並有升甲恩例。紹興間，復興太學，有旨，權立內舍百人爲類，歲終校定，每十人校一人。十五年二月是時外舍千人，上舍三十人而已。慶元，開禧，兩放混補，外舍生增至千四百人。本監仍乞增內舍生百二十人爲類許之。開禧元年四月雷季仲爲祭酒，又請每歲校定，增爲十二人，亦許之。二十三年正月舊法自外舍升內舍者，雖有校定，必公試合格，乃許升補，蓋私試皆學官自考，公試則降敕

差官故也。嘉定中，袁和叔掌學政，奏乞每歲終取外舍生，校最優者一人，升補內舍，又從之。自是升舍之法愈寬矣。

淳熙武舉授官新格

武舉補官舊法，榜首保義郎沿江巡檢，不入等承節尉，第二名以下承節郎沿江巡檢縣尉，不入等。淳熙二年，始比文士恩數，榜首補秉義郎堂除以上，或諸軍計議官，第二、第三名保義郎諸路帥司準備將領，一任回轉忠翊郎，不入等，第四、第五名承節郎諸州兵馬監押，二任回轉保義郎，不入等，餘人如舊。是歲五月，有忠訓郎張世奕者，自言武舉出身，乞從軍，許之。七年三月，遂立法，願從軍人令樞密院銓量，依新法補官，榜首差三衙，或江上諸軍同正將，第二、第三名同副將，第四名以下同準備將，不願從軍，或雖願從軍，而其才不應選者，並依乾道八年以前舊法。八年四月庚戌，又詔武舉人從軍，如有已見利便，許赴主帥陳述，遇有過犯，合加罪責，申樞密院取旨，蓋不盡用階級之制，且使無箠楚之辱也。五月丙戌，又詔武舉從軍人，許先令參部，出給例歷，仍用六考關陞資序，既而有言此徒往往自高，不親軍旅。九年五月丙子，有旨，自今職事勤恪者，從主帥保奏陞差，懈惰者，按劾，然同將官初無待次，即日可上，又每二考輒復陞差，則雖末名之士，從軍不十年，而同統制矣。至於三名以上，轉補秉義郎，或忠翊郎者，或改換文資，則遂爲京官，恩數與進士第一人等。又失之僥倖也。其後議者以爲言，乃詔武舉人毋得鎖試，既又不

行。然自淳熙以來，武學人亦未有卓然可稱者。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六

財賦

廣西鹽法

廣西鈔鹽之法。詹體仁所請也。體仁嘗為廣西漕。知官般之法。有未便者。故欲以客鈔易之。及入為起居郎。乃薦浙西安撫使幹辦公事胡庭直。令往廣東西。與帥漕及兩路提舉等司。詳議鹽法。淳熙九年二月庚戌也。其冬。庭直使還。與廣西運判兼提鹽王正己。廣東提舉常平茶鹽林枏。共奏官賣之法。害民。客鈔為便。而庭直又自言。二廣頃行客鈔之時。通以九十萬緡為額。廣東十萬緡。為一百斤。正鈔錢五十萬緡。廣西八萬緡。正鈔錢四十萬緡。及廣西行官賣法。而廣東除去通入廣西之數。二萬五千緡。緣為七萬五千緡。惟廣西不立額數。故今所賣為十一萬五千餘緡。不產鹽十六州。廣七萬五千八百餘緡。產鹽六州。廣任漕臣梁安世。又創賣法。皆科抑也。今通行客鈔。廣東可九萬緡。廣西可六萬緡。仍增收漕計。存留鹽本。造鹽一萬五千五百餘緡。皆科抑也。今通行客鈔。廣東可九萬緡。廣西可六萬緡。仍增收漕計。存留鹽本。改指通貨。兩路可得二十八萬餘緡。十五萬緡。西路增收漕計。錢六萬餘緡。兩路存留鹽本。改指通貨。錢一萬八千緡。東鹽六萬緡。上每斤增收四路漕計。錢二分。計上件。合西路正鈔錢三十萬緡。為五十八萬緡。可充廣西漕司一歲之用。既而漕司又言。比舊行鈔法之時。有增支錢十八萬緡。未有補足。

應直乃奏乞廣東增爲十萬羅。廣西八萬羅。詔吏部尙書鄭少融與給舍施聖與、字文子英、葛楚輔及體仁詳議。議者皆以爲可。於是檢正官王誠之、都司陳安行、謝務本、王吉老擬定。如庭直所乞十萬八萬羅之數。仍嚴私販之法。重官鬻之禁。既命南庫、戶部、廣西帥憲司、湖廣總領所歲共捐二十萬緡以補廣西漕計之闕。戶部合得廣東鹽司錢一萬二千餘緡。改赴西漕。令南庫撥償。免西漕合起清州錢三萬緡。令七千緡。並免橋廣西漕司一年雜支三萬緡。令節省一萬。又出祠牒會子四十萬緡。貸清司爲歲計之用。會子二十五萬緡。度牒三百。悉計十五萬緡。詔可。其年十二月己亥也。後數日擢庭直大府寺丞。又數日除廣東提舉鹽事。使行其法。明年正月。體仁亦除吏部侍郎。四月詔以體仁陳奏。二廣利害深。知民瘼。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旋遷敷文閣待制。十五年三月。又詔以體仁宣勞累載。陸敷文閣直學士。廣西窮遠。自乾道以來。鹽法更變不常。凡商人之稍有資財者。皆遷徙而去。商販旣不通。官般又罷。而軍食遂闕。廣東提舉韓壁首陳其不便。事下安撫司。十年十月。庭直時已陞本路運判兼提鹽司。二人初不爲之變也。久之。又併廣東西鹽事爲一司。十二月甲子。通以十六萬五千羅爲額。廣東九萬五千羅。廣西七萬。體仁尋奏言。累年招賣之數。通不盈十三四萬羅。乞減爲十五萬。仍罷通貨錢。以便商販。從之。月乙巳。蓋自行鈔法五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售於民。其爲害愈甚於官般之日。人甚苦之。其秋。胡子遠爲侍御史。首論廣西鹽鈔爲民深害。皆由饑之附下罔上文過。遂非。固位患失。甘心害民。以至於此。乞行鑄黜。正其欺罔之罪。上諭以當先更易帥臣。徐議

鑄黜三省。擬用趙彥庸公碩。上曰。負荷不得。可別選人。樞密院黃德潤留仲至。繼奏事。上曰。廣西帥須得平心人爲之。庶幾不至輕易改法。如賈逵平穩可用。近有微疾。潘景珪有才亦穩。卿等更與丞相議之。既而賈潘皆以母老辭。議久不決。子遠亦上疏言之。周丞相乃奏以應寺丞孟明知靜江府。召體仁赴行在。上因言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如聞侍從中有人亦主客鈔。仲至曰。臣久在廣中。備知利害。事關兩路。若輕改法。卽兩路紛紛。須且因其弊而救之。上曰。今餘孟明與儀之爲代。朕當親札與之。止可舉偏補弊。未可輕易改法。時九月甲寅也。子遠再奏。乞寢體仁召命。上親賜札云。已差應孟明詳究利害事實以聞。所以不令朝辭。恐奪於臺臣議論。使之掣肘。不能平心處事。若鹽鈔果害於民。儀之豈得輕恕乎。孟明至官。首奏本路見今以鈔鹽抑勒民戶。流毒一方。且都鹽司不支本錢。鹽丁散走。人戶多有請鈔而未得鹽者。又人戶以產業抵當請鹽鈔。亦有已業既盡。借荒田砧基以充要約者。不若復舊法。令漕司官般官賣。以解愁怨。十六年正月壬寅。進呈。上謂大臣曰。始議行此事時。先遣胡庭直往。體量非不詳審。往往止是扶同儀之之說。今爲所誤。宜令孟明條具更改。如人戶有未支鈔鹽。須令盡數支還。不可復失信於民。丙午。詔體仁予在外宮觀。從所請也。先是朱晞顏除廣西小漕。入辭。上諭會同孟明審究鹽法利害。晞顏奏。今鈔以客爲名。實無客商。乃強稅差之家。使之承認。至於破產而後止。況靜江官般之時。每斤百文。自變爲客鈔。每斤百三十文。尙何便民之有。子遠乃見上。乞重黜體仁。仍從兩司所奏。依舊法行下。丙寅。詔體仁落

職學士罷宮祠。送袁州安置。擢知瓊州王光祖爲都提舉廣南路鹽事。同帥漕二司。一面措置。毋致再有科抑之弊。仍截撥本路諸州。應起湖廣歲計錢十五萬緡。補助今年支用。除高雷化欽廉五州。賣二分鹽外。令官般官賣。廉州鹽每斤十二文。主月一丁食鹽十二斤。客月減半。化州吳川縣鹽每斤三十二文。每縣三十八文。高州茂名縣三十二文。白縣四十五文。信宜縣四十二文。餘鹽令東路漕司。歲賣七萬五千緡。五文。欽州鹽每斤四十五文。上月買三斤。中月一斤半。餘鹽令東路漕司。歲賣七萬五千緡。充上供。紹熙元年冬。用廣西提刑吳宗旦之請。額損五州鹽直鹽數。又用廣東提舉劉坦之之請。減鈔鹽一萬籮。戶部奏。如是則暗失經費六萬三千餘緡。然光宗不之靳也。二年秋。廣東復言六萬五千籮。猶有未售者。乃又減五千籮。蓋潮惠南恩三州。既自產鹽。而官復般賣。往往計口抑售於民。自紹熙後。朝廷暗損經費十萬緡。而科抑少減矣。

四川石腳井

蜀之眉彭丹稜嘉靖之洪雅等縣。皆有石腳井。其質硝也。在多悅者謂之山門。彭山者謂之瑞應。此一井尤盛。然必得隆榮諸井之鹵對煉。而後可成鹽。隆榮諸井煎鹽既成。其水之尤苦。煎者棄之不川。煉而成餅。食之者得泄利之疾。官未權鹽時。小民或私煎求利。元豐三年。立法禁止。崇寧初。張天覺爲尙書右丞。建造成都府路常平司。尙書公事句居體。兼措置兩川鹽事。俾之鹽權。天覺罷。尙書省言。丹稜洪雅等縣多有石腳井。苦鹽不堪食用。乞依元豐法。禁人開煉。并罷居體。從之。三年十一月戊寅也。紹興中。瑞應鄉民戶。始有盜販鹵餅。并和

硝石煎成小鹽。低價以售者。有司因爲拘推。凡三十六井。歲輸官錢萬七千餘緡。既而總領所以爲不便。書於朝。復行棧閉。以其課額均於鄰近嘉榮。隆簡四州之井戶。謂之石腳錢。紹興二十四年也。及嘉定五年。多悅民有犯法私煉者。州既抵罪。制置大使聞之。卽遣秉義郎新夔州路兵馬都監楊仲端。往山門措置。其年九月也。自後月得小鹽一萬五千斤。皆不用引鈔。徑行發賣。歲貢息錢一萬九千二百緡。然鹽既苦惡不可食。率以抑售土居之人。盜煎私販者。因亦肆行。官不敢問。議者謂元豐立法者。參知政事蘇轍也。崇寧禁止者。右僕射蔡京也。財用雖乏。可以大制司而爲京確所不爲乎。則失之矣。

東南收兌會子

自會欽道爲版書。欲亟見理財之效。始與提領會子庫官陳彌祚。李若木共議。依川錢引例立界。每界一千萬緡。兩界相沓。行之久矣。其後每界增爲八百萬緡。至第七界。又增爲二千三百二十三萬緡。開禧用兵。又依四川例。亦以三界通而行之。第十三界。累增至四千七百五十八萬九百餘緡。民間折閱滋甚。嘉定庚午春。第十一界會子當滿。朝廷先期命刑部會尙書煥等。置局拘換。於是與其寮奏言。第十一界會子。爲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萬八千八百文。乞以露爵及出賣沒官田。并諸色名件。拘回舊會。許之。嘉定三年五月所謂名件。凡有九。一曰打套乳香錢。約一百六十餘萬緡。謂權貨務。見在散乳香。十六萬二千五百文。每錠減錢。二曰出賣諸路沒官田價錢。約一百二十二萬餘緡。謂戶部具列諸路未賣官田。計價錢一百二十二萬七千。

四百三十六貫九百文限三月三日出賣告敕綾紙補帖一千四百道計價錢四百四十萬緡謂道功那
 計人戶以第十一界子承買也
 三曰出賣告敕綾紙補帖一千四百道計價錢四百四十萬緡謂道功那
 萬貫承信耶告八千貫道武校尉綾紙四千貫道義校尉綾紙三千貫以上四道各降一百道限將仕郎
 教每道八千貫助教告每道五千貫以上二色各降二百道武副尉帖每道二千貫不理選限將仕郎
 綾紙一千貫以上四曰左右遷轉官循資告九百四十道約價錢三百三十萬餘緡謂宣教耶轉直耶
 二色各降三百道
 五曰封贈冠敕告六百道計價錢二十八萬緡謂生封安人告每道一千貫冠敕告一
 三共降四百道
 六曰紫衣師號帖三百道計價錢三萬緡每帖
 色共降四百道
 七曰副尉減年公據三百道計價錢六萬緡每年二
 上二色共降一百道道封孺人三百貫以上降一百道
 八曰拘催諸路已降未賣告敕錢兩項計一千四
 貫
 百一十餘萬緡開禧二年四月五日兩次降四總領所官告綾紙敕帖二千八百道計一千一百四十一
 軍元攝降六百九十八道計三百五十九萬五千貫准西申已實一萬貫其所收錢亦不會起發諸路州
 文以上兩項通計上項錢今仰將已賣錢盡數起發如實有未賣告牒等項盡數申尙書省九曰臣僚
 奏薦綾紙錢未見數承保義耶以上三千貫又禁銅錢毋出都城於是行在會子每千爲錢七百諸路
 州縣纔得其半云朝廷知其弊積遂廢十一十二兩界而以十四界新會收之王申之冬王釜爲湖廣總
 領亦請以度牒茶引兩色收兌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價錢五百緡實價八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
 方許收買仍限一月然荆湖二十一州相去遙遠而止置三場收兌小民聞知後時人情洶洶市皆局肆
 怨嗟盈路劉德修爲制置使以爲不便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江陵軍民之兌會者以舊楮二

易其一德修復自出府庫之藏聽軍民以一楮半易其一又懲於朝得新楮十萬緡蜀中收兌舊會凡用坐庫黃金二萬兩白金九十七萬兩故能收千六百七十萬緡而民不甚病湖廣則無之此其所以用茶引也余嘗考紹興之初東南餉軍止用見緡是時戎馬縱橫寇盜充斥軍費多矣然未聞有錢乏之患自紹興末年錢處和創行在會子於時王珪亦用之於湖北諸州今未六十年而公私之見緡存者至少蓋楮券盛行而銅貨積而不用是以日泄而日耗也論其咎端自兩人始至於會欽道澧孝宗收換之策以貽後來不可救之患尤可歎也後生不知源流本末故詳識之

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本末

嘉定元年冬四川總領所收兌九十界錢引元年十一月二日先是四川錢引以二年爲界每界書放之數止於一百二十五萬崇寧後陝西邊事起泛印增多而引法壞大觀間盡罷之仍詔以天聖書放之數爲準建炎初張魏公出使復以便宜增印自後因循不改至嘉泰末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所書放視天聖祖額至六十四倍逮嘉定初每緡止直錢四百以下議者患之總領財賦陳逢儒乃與僚屬議出庫管金銀度牒與民收回半界金每兩直六十緡銀每兩六緡二百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緡及庫官所藏可直一千三百萬議凡數月至是忽行下諸州聽民間以舊引輸官課及赴利州市金銀期以歲終官司毋得受榜出民間大驚先是總領所歲受諸州縣金銀例多虧下其補虧之數乃以錢引折納收支

而庫管金銀。則虧下如故。民間頗知其事。又四川諸州。去總領所遠者至千數百里。期限已迫。往來或不及。且受給之際。吏緣爲姦。折閱已甚。於是單丁弱客。皆不敢行。一引之值。僅售百錢。咨嗟怨泣。其聲載道。後旬日。制置使吳德夫知之。乃揭榜除收兌一千三百萬引外。其餘三界。依舊通行使用。又檄總領所。分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舊引。民心稍定。時宣撫司方與總領所比。故移書東南。以爲德夫沮壞其事。論者亦但謂錢幣專屬總計臺。制司無所預。由是不直德夫云。

四川收兌九十一界錢引本末

陳蓬孺既收錢引半界。而引直僅爲鐵錢五百有奇。若關外用銅錢。每引止直百七十錢而已。制置大使安觀文惠之。庚午春。議欲復收半界。提舉茶馬張東父。名震龍游人。嘗爲軍器監。首出馬價寬利錢三百萬緡爲助。大制司益以二百萬緡。既而遂欲盡收九十一界錢引二千九百萬緡。其千二百萬緡。合諸司之力。千七百萬緡。令民間每百引貼納三十引收兌。蓬孺謂三年三兌。失信於民。且貼頭太多。民有折閱之患。不如量力止毀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萬緡。如此即止餘兩界通行。公私皆受其利。安公怒。即榜諭軍民。以爲九十一界錢引。係前宣撫程松增印五百萬道。所以錢引價低。軍民皆受其弊。今使司措置。與茶馬兩司。收鑿五百萬外。餘二千四百餘萬。合係總領所以新引收兌。自七月十七日。以去。如支軍人折估。並合以新引支遣。如欲支舊引。即合支貼頭錢。所有九十一界錢引。自十月以去。斷不行使。檄至。蓬孺堅持不行。安

公益怒。六月辛酉。逢孺方視事。有御前軍直入吏舍。縛都副史三人以去。逢孺懼。即以印付屬官。稱疾。申大制司。乞致仕。先是。誅讎之歲。副宣司遣官。刻刷四路錢物。得五百萬緡。以助總所贖軍。已三年矣。至是。或言購和罷兵。減汰之後。用度日省。總所歲計。已是有餘。當還制司。元日所計五百萬緡。以備對鑿。其參議官毛伯玉名漢州人。時新除澧州提刑。等。調護久之。卒。兌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一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大使司空名官告。總所椿管度牒金銀對鑿。餘以九十三界收兌。又創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程東老所增之數。應民間輸納者。每引百帖。納八千。蓋二司之說並行。然總所收兌舊引。皆以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銀色下而秤虧。官吏因以爲利。其實每舊引百帖。納二十引。乃得之。應民間已用舊引。輸官者。總所復卻還。令兌新引。卒不能守其初約也。後潼川劉師文侍郎申明。復令自十二月以後。盡輸新引。蓋自元年三月。兩收舊引。凡二千五百萬緡有奇。而引直遂復如故。向使計司非有積金銀之富。又安能收完。濫不行之券乎。今四川諸郡。歲輸黃金千五百兩。銀十六萬餘兩。而總所大率有收無支。掌計者謹視而善藏之。則子母相權。引法終不壞矣。故詳志之。

四川總領所小會子

東南會子有四品。自一貫至二百。蓋便於轉用也。川錢引則分一貫及五百而已。丁卯歲。陳逢孺以用不足。始創小會子。楊端明爲制帥。深不樂之。四川皆不用。吳德夫代鎮蜀。與逢孺厚。下令官民悉許流轉。州

縣所備場賦輸悉不肯受。由是不敢行。後但以其五萬緡收兌舊引於劍外諸州。已而亦廢。是時宣撫司又爲金銀會子。後亦不行。

四川行當五大錢事始

嘉定元年十一月庚子。四川初行當五大錢。時陳逢孺總領財賦。患四川錢引增多。乃卽利州鑄大錢。以權其弊。三年夏。制置大使欲盡收舊引。乃又鑄於邛州焉。利州紹興監錢。以聖宋重寶爲文。其背鑄利一。二字。又篆五字。邛州惠民監錢。以嘉定重寶爲文。其背鑄西二。二字。又篆五字。兩監共鑄三十萬貫。其料例並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盜鑄者多。而總領所方患引直之低。則曰縱有盜鑄。錢輕則引重。是吾欲也。方錢之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創一監於眉州。論者以爲丹稜雖產鐵。歲額不多。而本郡又無薪炭。眉山之人。亦以爲不便。上下騷然。數月乃罷。由是止鑄於利邛二監焉。

紹興至淳熙東南鬻官產本末

紹興末。黃擇之仁榮守永嘉。始建鬻官田之議。至乾道初。爲錢七百萬緡。而未售者不及四分之一。十一月。月。部。奏。已。賣。到。五。百。四。十。萬。貫。未。賣。者。一。百。六。十。萬。貫。朝廷乃併營田賣之。兩浙漕副周滄言。本路營田已佃者九十二萬六千餘畝。皆鬻之。懼失租課。四川總領所亦以不便爲言。乃詔除四川外。盡行出賣。三年。後。又。詔。沒。官。田。產。除。兩。淮。京。西。湖。北。勿。賣。外。江。浙。閩。廣。湖。南。八。路。以。田。計。者。六。百。四。十。二。萬。畝。有。奇。以。地。計。者。二。萬。一。千。畝。有。奇。

以屋計者八千四百間有奇。共估錢五百十六萬餘緡。遂命將作監丞折知常往浙西。司農寺丞葉轟往浙東。元年正月監登聞檢院張孝責往江東。主管官告院周嗣武往江西措置。是年四月始限一季。繼展一年。至淳熙初。已折封者僅一百六十二萬餘緡。而直之未輸者。猶四之一。其未鬻者。尙三百五十三萬餘緡。元年戶部蓋估價之初。豪民大姓。請囑官吏。相爲欺隱。其已賣者。皆輕立價。買上色之產也。而中下之產。估値反高。是以不售。於是言者以爲不若且令原佃之家。著業納租。一歲之間。猶可得米數十萬石。從之。尋命諸路權住賣。二年後數歲。復用軍器監主簿陳杞言。併營田沙田出賣。浙西淮東江四二路元括到沙田凡二百八十餘萬畝議者多以爲不可。未幾。浙西提舉王尙之。言平江一郡。已有當賣田十二萬四千餘畝。歲收租二萬石。有奇。乞別擇拘催。或遇歉歲。得以接濟。從之。六年十月久之。言者又謂盡鬻官田。以爲常平水旱之備。十四年事雖施行。後亦不究也。大抵二十年間。所鬻官田。實不過七百萬。

王德和括關外營田

關外營田。始於鄭亨仲。階成、西和、鳳金、洋州、興元府皆有之。而洋之西鄉爲最。其初因兵火後。民多失業。故募人使耕之。量收租利而已。休兵日久。墾闢歲增。營田之家。權官之增賦也。每三四歲。則率投狀退佃。而賂總所之吏。使獨其租。在紹興中。歲課十二萬斛。有奇。乾道末。損爲十萬。每嘉泰初。纔八萬斛而已。隆州學官張均子和。嘗爲西鄉主簿。知其本末。即與王德和言之。德和分遣官屬八人按行。且揭榜諸州縣。

大略云營田戶所侵官田甚多。若按行畝目。增立稅租。所有當數十倍。今不欲擾民。仰民戶自陳增墾之數。山田畝收二升。陸田四升。水田六升而止。下戶懼。皆以實告。獨豪民大姓。則密賂行遣。胥吏以爲無侵。給公據與之。由是有讞公據之謗矣。諸大姓既不喜郭子明。心欲害其事。鳳守某人者。大將之弟。郭氏之壻也。遂激而成之。子明亟降榜撫定。至欲調兵。時官屬行營田者。凡半歲。費總所錢萬餘緡。州縣供億又倍。子和始議可增三十萬斛。及是所增。纔八千斛。而麥居多焉。未及秋成。德和罷去。陳日華代之。盡返其舊。顆粒不收。

關外經量

劍外諸州之田。紹興以來。久爲諸大將吳、郭、田、楊、及勢家豪民。所擅。賦入甚薄。議者欲正之。而不得其柄。吳氏旣破。安觀文爲宣撫副使。乃盡經量之。金州守臣朱子欽曰。此州瘠瘠甫瘠。邊民恐不可盡其利。官一入境。將散而之四方矣。於是除金州外。凡興元、府、洋、沔、階、成、西和、鳳州、大安、天水軍二十縣。經量之數。大抵增多。而亦微有所損。舊九郡家業錢。凡一千一百五十七萬九千餘緡。二稅十四萬五千六百餘石。夏秋稅錢十五萬七千餘緡。及是經量。宣撫司命別上中下三等。以定田之高下。分三等爲九則。以均賦之重輕。而所委官吏。務於增多。未嘗行歷鄉社。躬親履畝。往往強令有田之家。增認租數。而民始怨矣。增虧相補。視舊籍。凡增家業錢二百二十九萬七千餘緡。二稅三萬五千八百餘石。役錢三萬五千餘緡。安

公辭制置大使表中所謂田廬之均一有偏。蓋指此也。其後代者劉師文言。上件所增。初非田土之廣。表亦非戶口之繁。滋於民有害。於公無益。乞盡行除免。諫官應武緯之亦以爲言。於是盡復其故焉。

龔寶之點磨三總所錢物

錢良臣以太府少卿爲淮東總領。龔寶之秉政。開戶部歲撥淮東贍軍錢六百九十萬緡。而本所藏用六百十五萬緡而已。因奏遣戶部員外郎馬大同。著作佐郎何萬。軍器少監耿延年。分往昇、潤、鄂。三總司點磨錢物。時淳熙三年九月壬子也。會良臣以歲用不足。言於朝。乞借撥寶之奏令所委官。一就驅磨。而近習者恐昧賄事。覺極力救之。寶之不顧。十二月。萬奏總所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寶之奏下其事於有司。次日。御批令具析。既又改爲契勘。俄中旨令良臣赴闕奏事。明年正月。除起居郎。六月。除中書舍人。又明年四月。除給事中。六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其爲舍人。寶之去位。纔十二日也。英州之禍。預有力焉。延年時已遷將作監。萬遷著作郎。坐寶之黨罷去。延年六月丙戌罷。萬六月甲午罷。蓋延年嘗言湖廣總所錢物。有別庫別歷所收。已行改正。故與萬並遷。而大同無所舉覺。二人既黜之兩月。大同乃自密院檢討文字。遷右司員外郎。翔翔累年。然後補外。蓋三總司苞苴賄賂。根株盤結。其來已久。非一日故也。

孫大雅獻拘催上供錢物格

乾道初。有孫大雅者。知秀州。以發姦摘伏。除直祕閣。未踰月。大雅又奏書一編。凡四卷。名曰州郡拘催上

供錢物格。大略言本郡上供。歲爲六十八萬四千緡有奇。其窳名有九。有季入者。有月入者。臣皆釐爲月入。卽以所置之籍。於次月之旦考其未足者。催焉。且加討於其吏。而次月補矣。由是而有拖欠者。臣卽未之見也。此卽漢之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貨幣。郡國四時所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之意。臣所領郡。元年上供錢六十八萬緡。已並入於大農。更無拖欠。敢昧死以獻。二年正月癸酉也。奏入。詔孫大雅奏漢上計之法。朕謂可行於今。令侍從臺諫。參攷古制。進呈會殿中侍御史張之綱。以臺去。而右司諫汪緡補外。於是監察御史張敦實劉貢。言漢雖有郡國上計之制。而武帝五十餘年之間。一受計於帝都。三受計於方嶽。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至宣帝黃龍詔書。有云上計簿。文具而已。則在西漢。已不能無弊矣。況今能盡革其僞乎。光武中興。歲在正月旦。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列。言屬郡計吏。則遠者多。方在東漢。未必皆至。況今日川廣之遠。其能使如期畢至乎。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依常平收支戶口租稅之例。並皆造冊。正月進呈。丞相。選一人考覈。而明其殿最。事下戶部。權戶部侍郎曾懷。言諸路州軍。遠近不一。若取會齊。是饋造亦恐後時。乞令各州具合發上供錢帛糧斛數目。歲終造冊。正月遣人投進。仍立式行下。從之。其年三月丁未也。識者謂臺臣所奏。可謂仁言。若上計之法。果行。則公私急迫久矣。壽皇卒不施用。蓋以此夫。

慶元會計錄

慶元會計錄者。始用殿中侍御史姚愈建請。命金部郎中趙師炳。戶部郎官楊文炳編集。三年三月書成。紹興至淳熙四川宣撫司錢帛數

鄭亨仲爲四川宣撫副使時。本有司隨軍激賞。撫養。降賜四庫。其數頗夥。趙德夫不素來總計。欲盡取之。亨仲不與。由是有隙。及亨仲得罪。本司椿造錢至五千萬。詔分撥付行在。餘命總領所拘收。乾道三年五月。吳信王薨。六月。復除宣撫使。九月。虞丞相入蜀。宣撫司隨軍撫養二庫。見在錢引八十九萬緡。金五千三百兩。銀一萬一千兩。帛八千五百匹。皆有奇。此紹興末。吳信王爲使時所儲數也。五年三月。虞丞相召。七月己巳。王公明爲樞使入蜀。兩庫見在錢一百二十四萬緡。隨軍庫一百五萬。撫養庫十九萬。金八千一百兩。七千八百八十餘兩。撫養庫二百五十餘兩。銀五萬一千兩。撫養庫二千六百餘兩。帛四千三百匹。軍庫亦有奇。八年九月。王公明召。十月癸亥。離司兩庫見在錢六百八十九萬緡。隨軍庫六百七十七萬緡。撫養庫十二萬。金一萬兩。兩庫撫養庫九千六百六十銀五萬一千兩。隨軍庫四萬九千七百兩。絹八千一百匹。軍庫亦有奇。然隨軍庫管朝廷封樁度牒錢四百四十萬緡。又有未償茶馬司買馬錢四十七萬餘緡。則兩庫實二百一萬緡也。是歲宣撫司迓虞丞相。支遣及造器物。共用金三百兩。銀六千五百兩。而錢帛不與焉。十二月晦。虞丞相至興元。兩庫見在錢六百萬八十二萬緡。隨軍庫六百七十二萬四金八千二百兩。兩庫撫養庫三千八百四十兩。銀四萬六千兩。撫養庫四百五十五兩。帛四千六百匹。亦有奇。淳熙元年二月癸酉。虞丞相薨。兩庫見在錢七百四十三萬緡。隨軍庫七

百三十七萬二千緡，金八千二百兩，銀四萬六千兩。精數同乾道綵帛二萬三千四百匹。軍庫二萬四
撫養庫六萬三千緡，九百八十四匹。亦有奇。蓋增虞公所播度牒直一百五萬。視王公明時減五十萬。而無負茶司錢。宣撫司可用
之錢大率二百萬緡爾。是年三月丙申，鄭伸一出使。七月丁亥，伸一復爲參知政事。應本司見在銀錢物
帛，令總領官趙和仲公說盡數拘收。今項椿管，令湖廣總領所遣屬官一員，同本所官紐計除措。八月庚
午，又命宗正丞李珪叔价兼權戶部郎官，往興元拘催宣撫司錢物赴行在。虞公之將沒也，奏言拘籍到
總領所積年歲用外金錢七百九十餘萬緡，合本司所積爲一千六百二十餘萬緡，故命取焉。十二月壬
子，復置宣撫司，以樞密沈德之爲使，見拘收本司。但於錢物軍器等依舊歸還，尋又詔，應於舊屬軍中場
務並還諸軍，宣司毋得取命下。沈樞大不桀，時湯朝美爲右司諫，復奏罷宣撫司。二年六月庚戌，從之。於
是吳挺已爲興州都統，制置司利源多爲所擅，前後二十年財帛不勝計矣。

四川椿管錢物

祖宗時，蜀中上供正賦之外，惟有三路絹綱三十萬匹，布綱七十萬匹，每匹爲直三百文。而茶鹽酒皆未
有管權，是上供之外，一歲供於地方，僅三十萬緡也。精直九萬布，直二十一萬。自元豐權茶歲爲百萬市馬以赴中都，
而所出已三倍於祖宗之世矣。炎興以後，關陝之兵轉而入蜀，歲用率二十萬緡，則民力大屈，然猶有可
籌者。曰兵以衛民，亦率用也。而養兵之外，又有竭澤者焉。樓仲耀宣諭陝西，於四川無預也。乃取蜀中金

四千兩銀二十一萬五千兩。絹八千匹。錢九千緡。錢引一百萬。其歸也。遂以爲激費庫之獻。此其一也。與紹

九年八月丁鄭亨仲之罷宣撫也。諸庫之儲近五千萬。制置司僅留二十萬緡。餘分撥赴行在者。不知其數。此其二也。甲申指揮王膽叔之括白契也。得錢凡四百餘萬緡。而蜀中大擾。沈德和言於朝。初命總

領所椿管。既而吳挺乞撥其若干買進馬。庚興二年十二月丙申指揮又撥一百五十萬緡赴南庫。乾道元年五月辛

又撥五十萬緡併赴湖廣。乾道元年十月己丑指揮最後曾欽道又乞撥所餘二百六十五萬餘緡赴西庫。乾道二年三月壬寅

指而蜀中不復得一錢矣。此其三也。實錄初書四川總領所所拘收白契稅錢四百餘萬於內支撥。令吳

書海廣總領司馬韓奕已承指揮取撥四川白契錢一百五十萬。乞更撥五十萬從之。最後乃書曾

書白契錢已支使起發。外有二百六十五萬餘。乞盡數起發。以此計之前後總爲六百五十萬緡。而買

馬錢不預興。元樞管數不合。今類改湖廣一百五十萬。恐即是南軍改撥案名。而司馬韓乞五十萬。難得資而未嘗起發。蓋二次實起過四百一十五萬餘緡耳。所謂三百餘萬者。疑是初令吳挺取撥二

十萬買馬。先審此數。後來不曾虞雍公之薨也。宣撫司椿積及拘到總所歲用外錢。共爲一千六百二十

萬。八百二十餘萬。積初遣戶部郎官丹稜李珪叔玠奉使起發。淳熙元年六月辛酉指揮淳熙初。魏實之行丞相事。始

置宣撫司。事得暫止。辛巳既而宣撫司再罷。乃命總領所椿管。辛酉指揮淳熙初。魏實之行丞相事。始

奏損四川緡錢之贖湖廣者四十七萬緡。以減酒課。三年既又暫損其餘一百十九萬緡者。凡九年。以爲

邊備。四年自是計所椿積稍充。光宗登極。又因劉德修少監有請。再損三年之出。凡四百六萬八千緡。淳熙四年自是計所椿積稍充。光宗登極。又因劉德修少監有請。再損三年之出。凡四百六萬八千緡。每

照四年之數不同。當攻對減鹽酒重額錢。即此錢也。淳熙十六年四月然四路常歲實發。止六十萬緡而已。

又以買發物價計之。折閱中半。僅爲三十萬緡。楊嗣勛時總蜀計。又撙節三十萬緡以益之。自紹熙癸丑以後。對減九十萬緡之數。遂以爲常。迄開禧丙寅。凡十有四年。蜀人霑減放之恩。無慮一千二百六十餘萬。光宗之施博矣。

四川宣總司抗衡

四川計司舊屬宣撫司節制。鄭亨仲在蜀久。秦會之惡其專。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爲之。自是三司抗衡。開禧用兵。程松吳曦並爲宣撫。韓侂胄急於成功。遂有節制財賦指揮。且許按劾。於是計司拱手。及安觀文爲宣撫。薦陳逢孺總賦。逢孺事之甚謹。時蜀計空虛。而軍費日夥。宣司爲之移屯減戍。運粟括財。計司實賴其力。後以免引事。稍有違言。逢孺不敢劾也。王少監簽子益代陳總計。先請於朝。尙書省勸會軍政財賦。各專任責。權臣前隆節制財賦指揮。合行釐正。於是二司始悟。未數月。二人交章論劾。乃移子益湖廣總領焉。王子益之總計也。制置大使司奏乞減三路兵籍。以八萬一千人爲額。有關乞招填。然兵籍舊爲八萬九千人。曠亂後僅存七萬餘人。雖云減額八千。若盡招填。實增萬人矣。會朝廷泛行下三衙江上及四川諸軍。覆實詭填虛額。遂止。

四川總制司爭鬻鹽井

三路官井舊法令人承煎。自軍興後。總領所已依官田法。召人投買。得錢數十萬緡。大使司以爲未及價。

復賣之。又得錢百萬緡。入制司激賞庫。王子益以爲失信。檄止之。大使司乃以總計所負制司廣惠倉米三十萬石。言之於朝。子益議遂格。

嘉泰補糴關外積糧斛

關上積糧八百餘萬斛。然陳陳相因。庚吏率全其肩。以相授受。至可食者則無幾。嘉泰甲子正月。有言北境增成積糧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盤量。且令除其腐敗折閱之數。所有畧界官吏失檢點之罪。並槩豁免。時陳日華總賦。遂降度牒三萬五千道。下總所收糴補填焉。

四川宣撫司科對糴米

丁卯冬十二月。宣撫司檄東西路漕司。各糴米二十萬斛。夔路漕司十萬斛。制置司抱認於成都府糴十萬斛。並遣官運送至沔州。制司屬官見之。皆忿曰。我北司也。乃爲若市米耶。楊端明曰。理不可拒。第徐爲之圖可耳。時宣撫司方科民戶對糴米。乃報以抱認六萬斛。其半本府坐倉。其半九縣對糴。旣而楊公召歸。事亦遂已。對糴米者。紹興初有之。休兵後罷去。蓋每民戶下有稅產一石。則科糴一石。故謂之對糴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七

兵馬

沔州十軍分正副兩司事始

沔州諸軍自昔爲天下最。蓋御前諸軍。惟蜀中有關陝之舊。而武舉之衆。至六萬人。分爲十軍。其閒摧鋒踏白二軍。又沔軍之最勁者也。自淳熙以後。不除副都統制。郭子明爲帥。朝廷始用王大節。曠至罷之。曠誅。安觀文奏復此官。以授李好義。命下而好義已死。乃用王喜爲之。蓋王喜專兵宣司。欲殺其權故也。始朝廷命宣諭使吳德夫來議分十軍。以屬兩將。俄喜罷去宣司。將移司益昌。方以李貴自衛。乃奏副都統制。自河池移司利州。貴自中軍統制官。陸充副都統制。未行。副宣撫移知興元府。復命貴爲興元都統制。而蘄州防禦使。諸邦寧代之。邦寧本楊巨源所結約者。明年夏。利州諸軍因教罷。忽出城刈民麥。彌亘三十里。殆無孑遺。因遣邦寧急出彈壓。杖殺爲首者數人。總領官陳逢孺大驚。命大軍倉人以官麥五斗貸之。衆乃定。安公聞之。乃遣使逮邦寧。數其罪降爲沔州中軍統制。遂以知天水軍張威代之。嘉定三年五月事也。自是沔司事權稍殺矣。

邱宗卿創淮西武定軍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乙集卷十七

始淮南兩漕司招輯邊民號鎮淮軍多至十餘萬人日給錢米悉視效用所費甚廣既不點涅漫無統紀久之庫給不繼公私剽劫嘉定改元邱宗卿復爲江淮大使朝廷慮鎮淮或生他變遣宗正丞褚叔度奉使措置且就令商度宗卿乃先隨雄淮所屯分隸逐州守臣節制尋奏以淮東人數少領帥漕任貴揀汰除願歸農外僅存八千餘人刺其半充效用以補鎮江大軍數及武鋒軍闕類淮西人頗衆合六萬餘人乃委制司屬官陳師文同漕臣張穎揀刺二萬六千餘人充御前武定軍分爲六軍各置統制身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餘石而武定亦成軍伍淮西頗賴其力焉

黎雅嘉定土丁廩給

成都路南邊黎雅嘉定三郡皆有土丁更審上寨守把邊地多者數千人淳熙中留丞相帥蜀議者奏取黎雅二州民兵依利路義士法措置乃與總領財賦馮憲廷式共議遣本司幹辦公事馮震武傳之往二州籍之州選二千人分上次等上六百爲點集之丁依諸州軍弓手例月給錢三千五百次等一千四百爲居守之丁依龍州弓箭手例月給錢二千二百皆以五十人爲一隊擇有物力材幹者爲一隊長月給各倍之教頭以下差減每一隊教頭一名月增支千五百隊一名急腳一名月各增支五百備居守者遇冬就鄉教閱五日備點集者月教於鄉冬則從守臣點集者教閱毋過半月官爲給賞上等八斗弓二石五斗弩遇團結仍給口糧計月給及教閱除戒之費凡爲錢十萬引上等月給五萬四百引次等月給三萬六茶馬司出三萬制置司

總領所各二萬提刑司轉運司暨黎州各半之奏可時淳熙之九年也未幾提刑梁總以匱乏告遂損其
三之二自淳熙十四年以開禧末高吟師既叛楊端明爲安撫使復遣兵馬鈐轄劉忠亮權安撫司幹辦
公事李嘉木更遷雅州三縣并邊質居之丁以遠近爲率分三等每季分給凡把截將士上丁三千三十
二中丁千四百四十三歲用錢三萬六千一百六十四引米四千石五里內把截將士十人每季給米一石錢三引
五里內上丁一千六百七人每五里內把截將士十人每季給米一石錢三引
七十四十五人并十里內上丁五百五人每季給二引十里內中丁三百四十人每季給米一石錢三引
二十人每季給一引二十里內中丁二百八十四人每季給一引自黎雅土丁創支月給團結教習往往就緒而嘉定土丁五千餘人
則未有以給之也利店之役李季允爲提刑乃白制置大使司欲如軍兵衣賜例給以匹布計其直爲一
萬二千引大使司命取之帥漕府憲四司自嘉定五年爲始安撫提刑轉運司嘉定府各司歲認三千引其後漕臣趙師岳應副一年帥
臣黃伯庸未嘗應副也會虛恨蠻入塞提刑楊伯昌乃於健爲峨眉二邑土丁中擇其少壯者二千人團
結教閱援黎雅末等土丁例月支食錢一引歲爲二萬四千引大使司給其半就以多悅胡心井鹽息與
之又命帥漕憲三司均給其半舊提刑司有備邊四十萬開禧末宣撫副使遺屬官根括餘羨盡取之其
後季允自崇慶改除攜其羨緡及本司所措置積成十萬安邊司結局大使司奏取其四之一以賞軍及
是所存積七萬餘緡而不得擅用伯昌以爲請事下戶部戶部乞下制置司契勘實在乃令安撫等司解
撥應付毋令缺誤嘉定七年六月丁巳從之自是三郡土丁月廩始均一矣凡嘉定土丁之目峨眉縣七

是保籍之丁頓減矣。其始立法也。上丁六百人。月給錢三千五百。次丁一千四百。月給錢一千。其後上丁不及百人。而請給亦不時得。嘉定三年。守臣何德彥既至官。乃核實丁籍。擇其少壯者。千四百四十人爲揀丁。正西邊八百四十人。東南邊六百六十人。每十人爲甲。十甲爲隊。還有物力才幹爲鄉里所推者。統之。又取其餘四千二十九人。謂之衍丁。東南邊二千一百一十一人。西南邊二百五十四人。正西邊一千六百六十四人。若有邊事。則揀丁任防捍之責。衍丁守護鄉井。士義勇者。劉丞相所創也。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不加刺。募士人爲之。凡二百人。人每月給錢七引。自設置司支降。至紹熙開。鄱陽王聞禮爲守。始命涅臂。如成都西義勇之法。德彥至官。又增招二百人。月增米三斗。錢通舊爲八引。稍減更戍之兵。而邊備亦飭矣。

瀘州長寧軍勝兵邑義軍

瀘州長寧軍勝兵者。政和末所創。而瀘敘州長寧軍邑義軍者。元豐開所團結也。始自大中祥符二年秋。嘉眉戎瀘州都巡檢使孫正辭。被命討江安邑寇。以北兵不諳山川道路。因點集鄉丁。目曰白苕子弟。給兵器使爲鄉導。事平皆錫錢罷歸。皇祐元年秋。始令子弟抽點隨軍者。日給糧米。又令主戶名下。差撥子弟。人數最多者。權立主戶。充指揮使等名目。以統之。時三邑子弟之籍。總三千三百六十。有三人。而合江獨有藥箭弩手百餘人。每軍行尤賴其力。三年冬。始立子弟賞格。每捕斬邑賊一人。給錢三緡。五年夏。用知梓州呂士龍奏。又令瀘州江安。教藥弩手各一百人。自是三邑皆有藥弩手。至和二年。用轉運司錢中

平奏始令子弟同官軍把守諸邊寨。五寨共八既而又慮妨其農業。治平元年。乃命權放一半。遇有警則盡調之。熙寧九年夏。有知南溪縣史敏孫者。言瀘州疆界闊遠。地皆沃壤。往年因邊事。民多棄而不耕。今清邑已平。可募人耕墾。給爲永業。漸教武備。詔以付經制。事熊本。然未有定說也。元豐二年。遂命依黔州義軍法。團結十九姓邑人三千八百九十五人爲邑義軍。凡年十八以上皆刺之。遇旬集把陞。則日支錢米。五年。令戎州買馬配之。始時轉運司言。收到邑人山地一萬餘畝。區田一萬八千五百三十畝。除林菁外。約下種七千五百四十三石。合出納課租一萬六千八百九十九石。乞召人租佃。而瀘南沿邊安撫使王光祖。恐邑人人生事。乞就給付投降邑人佃食。元豐五年得旨六年。詔瀘南沿邊諸寨子弟兼丁之家。編入保甲教閱。仍不妨子弟差使。七年。又團結新復羅始黨一帶。邑族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人爲邑義軍。自是戎瀘二州邑義軍之籍。至二萬六百三人。歲於農隙。按賦量行犒設。元祐二年。罷犒設。政和末。趙適爲轉運使。既平晏邑。乃言得其膏腴之地。乞倣陝西弓箭手法。召募瀘戎州長寧軍土子弟。給田刺手。以資邊防。俾代官軍守禦。奏可。六年閏正月也。其三月。又用安撫使孫義叟奏。分田以授降羌。使與土丁雜處。適始度其地。凡給百畝。可募兵三千七百有餘。其餘根括並邊逃田之隸於官者。止可贖三千兵。乃奏奪邊民所市邑田以益之。又奏所招凡二千七百人。長寧軍樂共城各五百梅洞水蘆寨砂和峽各三百武寧寨板橋梅嶺不銜寨各二百其虛實不可攷也。七年。又調青山史君寨子弟。往錦州捍禦。邑賊失利。是歲。更名土丁子弟爲勝兵。而子弟之名廢。

矣。宣和二年，又詔聯義軍爲保伍。旣而瀘、敘諸州皆以爲不便，罷之。淳熙八年，瀘州五城寨勝兵之籍，總七百五十有四人。視政和籍三之一。所受水陸田合千頃。寨共城二百八十頃，政和總二百二十五頃，博望寨一百八十一頃，梅嶺寨一百六十四頃，城五十頃。而水田纔四之一焉。至開禧間，勝兵所受之田，又止爲九百四十四頃，而牛之係於籍者三百而贏，馬之係於籍者五十而弱，皆莫知其虛實也。

李伯和放散忠義民兵

自開禧用師淮襄之間，忠義民兵有名籍於官者甚衆，合錢米計之，歲用約有六十緡而養一兵，其視正軍之費無幾矣。嘉定再和首議，遣邱宗卿爲江淮制置大使，先已汰雄淮軍五六萬，然民兵未盡去也。何自然繼之，次第散遣。二年四月戊辰，自然言本司近放散廬濠州忠義二萬五百八十六人，各令歸業。雖所費爲錢三十二萬七千餘緡，米六千餘石，每歲卻省錢二百十三萬餘緡，米一十一萬三千餘石。人人望闕謝恩，歡呼而去。有田之人，預於江南經營牛種，其無田者，多入城市開張店業。此乃本司幹辦公事，徐翦體國任事之力，望賜推賞。詔翦特遷一歲，權知濠州事。其年六月辛卯，京湖制置大使李伯和亦言：昨有創招軍額團結忠義，自休兵之後，依舊支請廩費，廩給已經分委官屬前往放散開落，共計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三人。詔獎諭之，未幾沿淮賊盜剽劫滋起。言者乃謂此皆前日放散之人，則所謂歡呼而去者，殆樂去而爲盜耳。請罷翦攝郡，追所遷官。七月癸巳，從之。是時所在揀汰民兵，旣無所歸，後多散而爲

盜伯和命每郡擇其豪首一人授以兵官使之彈壓。由是其黨帖然。江淮川蜀諸司所措置皆莫之及也。

王德和郭杲爭軍中闕額人請給

德和減馬料附

四川大軍獨武興爲多。自乾道休兵之後而將佐多闕員。計司因其闕員遂不復放行請給。至紹興中吳武穆擬爲帥。楊嗣勳總計吳挺屢以爲言。嗣勳但以俟商量答之。及再請則以本所乏用必更俟措置爲詞。每一書往返則閱數月。久之乃遣屬官一員往軍中面議。自始差至還司時又已半歲。戎司亦遣其官屬來報聘。卒不得要領而歸。相持久之遂已。及王德和總賦。遂移文詰難。欲除其類數。郭大尉杲言於朝。德和卒坐此罷。先是關外諸軍。屢賜既薄。惟馬軍中所請馬料每石估值七千。而麥每石止值四千而已。於是軍士反資馬料之贏以自給。故軍中有馬養人之論。德和曰。馬所食者料耳。未嘗食錢也。吾詎知其他耶。以正色給之。由是戍卒莫能給。俱相率叛去。未幾陳日華代德和。軍士悉復其故云。

關外諸軍多私役

關外諸軍多爲諸將私役者。其閒軍士有因食貧而爲手技者。則又有拘而使之者。否則計日而責其工直。以故士日益貧。宋子欽知金州。子欽眉山人。嘉定二年以通直郎知金州。遇歲杪有軍士夜揭民居之楮鐵者。蜀人遇歲除貼於門扉之上。爲廂巡所縛。子欽怪而問之。曰某粗能抄紙。本將日責抄紙若干張。未嘗給其直也。計無所從出。故至是耳。子欽憐而釋之。金州惟西門一軍頗富。蓋其壁壘在崇岡之上。家有荒田。始鋤之以植。

菜。久而知其利也。則更之以粟麥。歷年既久。墾植益勤。遂以足食。乃知屯田爲大利之事。然要在使其樂爲之耳。

都統制劾制置使擅興

四川關外三大軍。自宣撫司廢後。得旨聽制置節制。由紹興丁卯。至於淳熙庚子。凡四十有四年矣。會黎遵有警。胡長文爲制置使。乃調錦梓大軍二千。合內郡禁軍爲四千五百。付於成延光。並高晁討之。二人因輕出而敗。長文又調劔閣利州大軍三千。往援之。吳玨爲興州都統制。大怒。密劾制司調兵非計。乞正延光高晁之罪。長文竟罷制置使。其年九月也。議者謂長文措置失當。誠可加罪。但非吳玨所當劾者也。及紹熙壬子。潼卒張信作亂。殺其安撫使。時京仲遠帥蜀。調潼川所屯御前軍數百。往討之。而興元都統制復勅仲遠擅發兵。樞密院葛楚輔。陳叔進。胡子遠。進呈得旨。令制司具析。命下而仲遠已去。邱宗卿入蜀。卽奏以爲三屯遠在西北。兵權節制。必寄之於制司。朝廷事計當然。今軍帥狃於陵夷。反謂制司擅興。違戾至此。豈不大失本意。乞下戎司具析。仍責令遵守舊制。三屯頗嚴。懾焉。宗卿所謂狃於陵夷。蓋專指楚也。

諸軍陸差審擇沿革

初。葛楚輔在樞院。奏請江上諸軍陸差。總制官至準備將者。自主帥解三人赴總領官選擇一人。申樞密

院事既行。諸將皆不以爲便。慶元初。有旨自今陞差。並委主帥選擇。令總領或屯駐守臣審覈保明。申樞密院。紹熙指揮勿行。元旨在於紹熙四年正月乙酉後。旨在於慶元三年三月之戊午也。

安子文一軍政

金亮之求釁也。楊元老乞以四川制置使王剛中。或興川都統制吳璘爲大帥。於是除璘宣撫使。命剛中移司和州。同措置軍前事務。然軍事進止。皆決於璘。時亨拱手而已。及開禧用兵。程松爲制置使。吳曦爲興州都統制。松前執政。乃命爲宣撫使。而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西軍出入。曦得自專。松無所關與。及安子文爲宣撫副使。欲鑿前弊。進退大將。如呼小兒。自是都統制不得自專。而軍政始一矣。論者陸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八

邊防一

丙寅淮漢蜀口用兵事目吳破之變附

自隆興甲申朝廷與金人再和遂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矣其年夏五月六日丙戌內批北敵世讎久積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音明示海內先是韓侂胄用事久有勸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嘉泰元年秋八月二日己卯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爲興州都統制規陝之意自此起矣三年冬知安豐軍廉仲方言淮北流民有願過淮者帥臣以聞會辛殿撰棄疾除紹興府過闕入見言金必亂必亡願付之元老大臣務爲倉猝可以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時四年正月也旣而盱眙臣施宿正旦副使林伯成皆言北方事其夏議遣許知院及之守金陵爲出師之計不行而罷自是襄帥鄭挺淮漕鄧友龍皆進用兵之策執政張伯子費戒甫心知其難而未敢顯諫皆出之瀆守楊嗣勛湖廣總領傅景初移書言其不可相繼抵罪至開禧改元策士有論宜乘機以定中原者侂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金人頗伺知之五月遣其平章事布薩揆爲宣撫使駐開封是月二十七日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連本縣弓手李全焚連水縣李全即李鵬槍六月五日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軍之計十四日庚子程資政松爲四川制

遣使李伯珍諫議以論止開邊。同日補外。七月二十六日壬辰。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侂
胄兼領平章事。臺諫鄧友龍等繼亦有請。七月四日己未。自強等再奏。五日庚申。侂胄除平章軍國事。十
月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是月李季章爲生辰使。乞斬朱裕。梟首境上。從
之。八月十九日甲辰。趙從善罷戶部尙書。以其有異論也。二十日乙亥。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爲鎮江都
統制。十月李季章使還。言兵不可輕動。不聽。明年正月二十一日癸卯。先命戶部侍郎薛叔似爲京西湖
北宣諭使。於是左司諫楊枝。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上恢擴大計。三月十三日癸巳。命程松
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十三日甲午。鄧紹事友龍。爲兩淮宣諭使。二十四日乙巳。錢伯同罷參知政事。
行諫疏也。後二日。又降兩官。送信州居住。二十六日丁未。松始受命。二十七日戊申。曦受命。會徐文子自
處州召歸入見。言莫若因建儲而弭兵。二十八日己酉。降其二官。用殿中侍御史徐枬疏也。四月十三日
甲子。兩宣諭並陞宣撫使。十七日戊辰。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十九日庚午。特追秦檜王爵。仍改諡。
以李季章有請也。詔郭倪兼山東京東招撫使。荆鄂都統制。趙鼎兼京西招撫使。副都統。皇甫斌。副之。是
日程松發成都。二十六日丁丑。吳曦遣其客姚淮源。詣北廷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爲蜀王。是日鎮江武
鋒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江州左軍統制。許進復新息縣。二十七日戊寅。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二
十八日己卯。四川總領所以進義副尉楊巨源暨興州合江倉。五月辛巳朝。陳孝廣復虹縣。侂胄聞已得

泗州乃議降詔。七日丁亥詔下。十二日壬辰。楊嗣勛移知成都府。十四日癸巳。程松至漢中。是日皇甫斌大敗於唐州。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師至城固。軍亂。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翼。亦敗於宿州。城下。二十四日癸卯。倬等還。至斬縣。敵追甚急。乃執其馬司後軍統制田俊邁以遺敵人。乃特免。二十九日戊申。安子文以陝西河東招撫司。隨軍轉運置司河池。六月四日甲寅。鄧文龍罷。邱宗卿代爲宣撫使。七日丁巳。官軍復襲信縣。十八日丁卯。曲赦海州。是日建康副都統田琳。復壽春府。二十八日戊寅。蘇師旦在外宮觀。以僂胄奏劾也。尋謫柳州。移韶州。先是馬司及建康池州諸軍渡淮者七萬。至是招收僅得四萬。邱宗卿親往揚州。部分諸將。悉三衙江上軍民之兵。合十六萬一千四百三十一人。分守松淮要害。是月金州副都統彭輅。進屯上津。金人封吳曦蜀王。錫金印。七月二日辛巳。梁洋義士統制毋邱思襲取和尚原。權都統制范仲壬。出師寶雞。小捷。二十四日癸卯。李季章參知政事。八月二十四日丁卯。斬郭倬於京口。諸將李汝翼。王大節。李爽。皆流嶺南。楊嗣勛遣僂胄書。言蜀兵驕。糧乏。財計已匱。暫休息以歸。再爲後圖。未爲失計。九月四日壬子。金兵復和尚原。十月二十九日丙子。金兵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郭趙失利。金兵圍楚州。十一月四日辛巳。金兵侵棗陽。有北來韓元觀者。至真州。微露和意。自言安陽人。魏公五世孫。邱宗卿遣人護送北還。令問端的。七日甲申。宗卿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是日金兵侵神馬坡。荆鄂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八日乙酉。趙鼎焚樊城。九日丙戌。忠勇軍統制呂渭孫欲圖統

制友諒格殺之。十一日戊子。以金人渡淮。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是日金兵侵瀘州。副都統制田琳拒之。十八日乙未。陳益之除荆湖宣撫副使。自湖廣總領除金游騎渡漢。十九日丙甲。侂胄獻家財二十萬以贖軍。優詔褒納。是日瀘州圍解。邱宗卿所遣送韓元觀之人還。得幅紙。乃行省文字。宗卿聞於朝。二十日丁酉。金兵侵舊岷州。踏白軍統制王喜引兵遁。二十一日戊戌。金兵圍和州。守將周虎拒之。信陽軍失守。二十四日辛丑。襄陽圍合。趙瀄髮悸成疾。將士奉之以守蜀漢。路斷。金兵圍阜郊不下。移屯天水縣。二十五日壬寅。金兵攻隨州。守臣遁去。州人具香花迎拜。敵斂兵不殺。遂至德安。二十七日甲辰。敵至真州。士民奔逐。渡江者十餘萬。鎮江守臣文挺。臣亟具舟以濟。又給糜食之。於是濠梁安豐。及並邊諸戍皆沒於金。二十八日乙巳。金兵陷西和州。十二月二日戊申。金兵二萬人。侵德安府。守將李師尹拒之。是日金兵二萬攻襄陽東南西門。不克。四日庚戌。金兵陷成州。守臣辛樞之遁去。是晚吳曦焚河池縣。退歸青野原。七日癸丑。曦自殺。金平退歸魚關。是日和州圍解。八日甲寅。金兵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僕救之。遇於清浦橋。官軍大敗。倪棄揚州。走瓜州。先是督府募得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往金帳。大略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爲。非朝廷意。文等還。金人答書悖慢。多所要索。且謂侂胄無意於用兵。則師旦等豈敢擅專。又言奉命征討。不敢自專。進止。豈敢冒罪申奏。督府再遣書。許以刷還淮北元流移人。及今年歲幣。金人有許意。朝廷乃以報書授督府。督府遣正從郎招撫司幹辦公事陳璧。假工部員外郎。與國信所掌

儀葛宗奮充小使持第三書以往會六合交兵郭僕喪敗而第三書適亦犯金之廟諱金遂以用兵詰責小使卻其書而還十一日丁巳金兵陷大散關都統制毋邱思不知所在十二日戊午思單騎至興元程松黜之以總管孫忠銳權總制十七日癸亥夜魏友諒之軍又潰於花泉友諒走江陵二十日丙寅金遣吳端持詔印授吳曦於置口二十一日丁卯金兵攻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之二十二日戊辰曦自置口歸興州是日以後淮南金騎漸退濠州尙爲金據使一統軍守之二十三日己巳郭倪罷招撫使以邱宗卿奏勅也二十四日庚午薛象先陳益之罷宣撫使副吳德夫爲京湖副使仍之江陵府二十六日壬申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起有兩日相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七日癸酉曦始稱蜀王二十八日甲戌鎮江副都統六畢再遇陞都統制權招撫司公事二十九日乙亥程松自米倉山出閬州順流以歸三年正月丁丑朔邱宗卿罷初小使既卻還宗卿復乞朝廷移書敵帳以續前議又謂金指太師平章爲元謀若移書乞暫免繫銜俛胄大怒故宗卿遽罷宗卿道遇所遣使臣皇甫恭自汴京回言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赫舍哩志寧皆有和意三日己卯吳曦下白榜於四路僞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入利州爲總領官劉智夫所逐己卯張知院嚴督視江淮軍馬開府揚州六日辛巳吳曦遣摧鋒軍統制祿禧以兵千五戍萬州七日癸未金兵入階州十五日辛卯權大安軍馬震仲革父不受僞命飲藥死十八日甲午曦僭位於興州以安子文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子文稱疾不出曦又下黃榜於

四路二十二日戊戌，利州轉運判官陳逢孺不受僞命，削髮於利州之石鐻。二十四日庚子，彭輅以帳下百餘人奔襄陽。二十五日辛丑，李好義與其徒謀舉義，二十七日癸卯，嚴進引兵入成都。二月二日戊申，楊嗣勛下令稱提錢引，大書開禧年號，以揭之本榜，凡數千計。十一日丁巳，祿祚自重慶引兵入夔州。卽楊嗣勛下令稱提錢引，大書開禧年號，以揭之本榜，凡數千計。十一日丁巳，祿祚自重慶引兵入夔州。卽

疏也。避職
謀名改之。十三日己未，曦反書聞，程松罷，蠟書拜楊嗣勛爲制置使，侂胄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札同發。十六日壬戌，楊巨源至興州，見安子文，謀舉義。子文喜，十七日癸亥，始出視事。十八日甲子，曦之客都陽董鎮以僞命至成都。二十四日庚午，襄陽圍解。二十五日辛未，鳳州進士楊君玉引楊巨源以見李好義。二十六日壬申，巨源介好義以謁子文，議遂定。君玉退，與其鄉人白子申共草密詔，而子文潤色之。二十八日甲戌，巨源書密詔以納子文。二十九日乙亥，未明，好義以所結官軍殺曦於僞宮。軍士李貴斬曦首，巨源尋以義士至。君玉宣密詔，子文權宣撫使，巨源參贊軍事。三月二日丁丑，侂胄手書至興州，是日斬徐景望。四日己卯，利州帥臣劉師文帛書至，行在復賜帛書，令從長處置。六日辛巳，董鎮至廣都，爲費戒甫所殺。新知董
川未上。十一日丙戌，賜安子文帛書，諭以能殺曦報國，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不容。十二日丁亥，新潼川府觀察推官趙彥响斬祿祚於夔州。十四日己丑，潼帥李君亮所遣間使至行在，就賜費戒甫帛書，令協心經理。十七日壬辰，興州踏白軍統領劉昌國引所部至階州，金兵引去。十八日癸巳，興州中軍統制李好義復西和州。二十一日丙申，命吳德夫兼總西事。二十二日丁酉，金兵去成州。二

十四日己亥，興州都統制王喜至河池，而金人已遁去。二十五日庚子，露布至行在，朝廷大喜。即日拜安子文端明殿學士，知興州兼四川宣撫副使，而楊嗣勛爲四川宣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許成子爲四川宣諭使。以起居舍人充程松落大興士，降六官筠州居住。是日，忠義統領張翼復鳳州。二十六日辛丑，曲赦四川。二十七日壬寅，程松再責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三十日乙巳，改命吳德夫兼四川宣諭使。是日，忠義人劉信復黃牛堡。四月八日癸丑，忠義人復大散關。十五日庚申，宇文挺臣權京湖宣撫使。自兵部二十二日丁卯，吳曦首級至行在，詔付都堂審驗。詔楊嗣勛赴關，吳德夫代爲制置使。二十三日戊辰，獻曦首於廟社。梟三日，錢伯同復隆參知政事。二十八日癸酉，金人復取大散關。五月八日癸未，楊巨源殺孫忠銳於鳳州。十六日辛卯，巨源與金兵戰於長橋，敗績。二十三日戊戌，楊嗣勛依舊四川制置使。吳德夫撫諭鳴犢畢，赴行在。二十六日辛丑，興州副都統制李好義襲秦州不克，敗歸。六月十五日己未，好義遇毒死。十九日癸亥，大府寺丞林拱宸爲金國通謝使，以書通問時。方信孺自軍前歸，言敵有和意也。二十八月壬申，安子文執楊巨源以屬吏。二十九日癸酉夜，將官樊世顯殺巨源於大安舟中。七月二日己亥，通謝使發行在。八月十九日壬戌，密劄除劉師文四川宣撫使，隨所在置司事。訖奏。九月四日丁丑，詔以和議未可就，令諸大帥申警邊備。時方信孺至行在，言金人責正隆前禮賂，且以侵疆爲界，又索犒軍銀數千萬，又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信孺至都堂，不敢遽白，侂胄欲窮其說，乃微及之。侂胄大怒，復有用兵

意六日己卯辛幼安除樞密都承旨疾速赴行在會幼安疾卒乃已八日辛巳詔督視張知院日下前來奏事以久無功也九日壬午信孺坐以私覲物作大臣送遣有失事體奪三官臨江軍居住十三日丙戌詔通問使還行在命淮西漕臣張穎措置淮軍十八日辛卯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潛移兩淮制置使二十一日甲午張知院罷二十八日辛丑監登聞鼓院王栴持書赴金樞密孫自主官臨安十月七日己未詔諭軍民以和議未成敵多要素之故略曰第惟敵人陰誘賊曠計其納叛之日乃在交鋒之前是則造端豈專在我又曰是雖過舉蓋由係於綱常理貴反求況已形於悔又凡我和戰視敵從違自用兵以來蜀口淮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數公私之力爲之大屈而侂冑歸罪金人進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遂有去凶之議焉去凶和敵事尤大語在朝事中心可互攷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九

邊防二

女真南徙金國五世八君本末

金國自完顏昊始建號稱帝。至今王珣。凡五世八君。其傳國九十有八年而始衰。其地在契丹之東北境。蓋古所稱肅慎氏之地也。在漢代稱挹婁。南北之間稱勿吉。隋唐時稱靺鞨。至五代始稱女真。祖宗時嘗通問。後臣屬於遼。完顏之始祖哲伯者。新羅人。自新羅奔女真。女真諸部推爲首領。七傳至昊而始大。所謂阿固達也。建中靖國元年。遼主天祚立。淫虐不道。阿固達叛之。政和四年八月用兵連年。奪遼地大半。重和元年八月。阿固達始稱帝。以其水生金。故號大金。改元天輔。次歲戊戌蔡京童貫聞之。募人泛海往使。約夾攻遼人。以燕地歸我。宣和四年冬。童貫伐燕。爲遼人所敗。其十二月。阿固達入燕。五年春。王黼與金人約。歲賂金帛五十萬匹兩。貨一百萬緡。而請燕薊六州之地。阿固達許之。其五月乙丑。阿固達卒。年五十六。在位六年諡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阿固達有八子不立。立其弟晟。所謂武奇邁也。晟立。改元天會。元年癸卯七年春。遼天祚爲金人所執。其冬十二月。遂寇京師。靖康元年春。朝廷割河東北三鎮地。與之盟而歸。其冬。再入京師。紹興四年冬。晟卒。年六十一。在位十二年諡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有子八人不立。而立阿固達之孫亶。

蓋阿固達諸子之可見者其長曰梁宋國王宗秀小名阿輪次曰景王宗傑即引兵陷京師者幹哩雅布也故之世為右副元帥所謂二太子次曰宋王宗幹亮之父也次曰宗俊阿固達嫡子次曰晉王宗輔小名鄂爾坤次曰曹國王宗敏亮之世為都元帥次曰武奇邁之長子曰宋國王宗磐亮之世為都元帥次曰克國王宗舊小名富次曰虞王宗英亮之世為都元帥次曰沂王宗賢亮之世為都元帥次曰衛王宗義亮之世為都元帥次曰代王宗懿亮之世為都元帥次曰晉國王宗本亮之世為都元帥次曰固達初起兵皆以宗族近親為將相其主兵者曰晉國王宗維蓋阿固達從兄之子阿固達伯父所謂國相尼雅滿也故之世為左副元帥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阿固達之疏族於屬為子所謂兀室也亮之世為左副元帥固達之從弟所謂達蘭也亮之世為左副元帥又其次曰羅安亮之世為左副元帥薩里罕亮之世為左副元帥皆女人不知其屬族之遠近自賈之立尼雅滿首罷兵柄憤悒而亡兀室達蘭薩里罕以次受誅而吳晟子孫勦戮殆盡賈初立猶用天會之號至戊午始改天眷辛酉始皇統蓋九年而為其從弟左丞相岐王亮所弑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也年三十一在位十一年追廢為東昏王亮死乃諡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諡孝成皇帝廟曰熙宗亮亦昊之孫而宋王宗幹之子也初年改天德元年癸酉改真元其春徙居燕京號曰中都丙子改正隆盡六年而亮引兵南下國人不堪其虐以十月丁未共立其從弟東京留守葛

王褒爲帝。諸將聞之。弑亮於揚州瓜洲鎮之龜山寺。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乙未也。在位十一年追廢爲海陵王。諡曰煬。褒亦吳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既立。改元大定。元年辛巳。大定之四年。復與本朝議和。紹熙三年春。更名雍。雍有子七人。長曰越王允升。次曰允恭爲太子。早死。淳熙十年夏。所謂顯宗也。諱之。次曰鄭王允蹈。於次爲第六。璟之世爲武定軍節度使。諱死。次曰衛王允濟。於次爲第七。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次曰厚王璟。璟嫡子也。雍以爲太孫。大定盡二十九年而雍卒。紹熙十六年正月癸巳也。年六十八。在位二十九年。號曰世宗。雍爲人仁厚。不用兵。北人謂之小堯舜。璟立。庚戌改明昌。丙辰改承安。辛酉改泰和。泰和之六年。南北交兵。又有二年。而璟亦卒。嘉定元年十一月丙辰也。年四十一。在位二十一年。號曰章宗。初璟之立也。越王鄭王皆有不平語。璟召鄭王殺之。紹熙四年十一月。越王有二子。長曰愛王。趙妃所生。葛王愛之。賜以鐵券。璟惡之。而不敢殺也。愛王尋居上京以叛。越王遂爲璟所殺。慶元元年五月。璟死無子。而雍之諸子。惟允濟在。璟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璟遺令與尙書右丞薩哈勒共立之。愛王時在中都。允濟疑其爲變。囚之。眞定拜薩哈勒太師。領三省事。封申王。明年改元大安。元年己巳。壬申改重慶。癸酉改至寧。璟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靖州。受黑鞬韃進奉。見其王特默津桀傲不遜。恐爲邊患。欲歸白璟除之。會璟病卒。大安三年。辛未本朝嘉定四年。春三月。韃韃入貢。允濟遣重兵分屯山後。欲就進場襲殺之。然後引兵深入。會金之亂。軍有詭。韃韃告其事者。韃韃疑未信。言者再至。韃韃遣人伺之。得其實。遂遷延不進。秋七月十八日。丁酉夜。韃韃猝至。與金人戰於灰河。凡三日。勝負

未分。特默津選精騎三千馳突之。金軍亂。特默津自以大軍乘之。允濟急。命西京留守赫舍哩執中。領大兵迎敵於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允濟之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怒。罷之。韃兵至翠屏口。金又大敗。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破之。進軍野狐。允濟再遣兵迎敵。以軍爲陣兵。又大敗。十月。韃兵至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崇慶二年。本朝嘉泰五年春正月。韃兵至居庸關。左將軍完顏福海棄關遁。允濟素鄙吝。士不用命。允濟議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也。開封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厲。誓死迎敵。殺韃兵數百。韃兵不敢進。間所俘鄉民。比軍有幾何。鄉民給之曰。二十萬。韃兵懼。遂斂兵而退。至寧元年。本朝嘉泰六年秋七月。韃兵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敵而敗。允濟黜之。八月。起赫舍哩執中爲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二十日。戊子。發燕京。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允濟之意。沮格軍賞。衆共怒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允濟。遂回軍以誅南平爲名。二十四日。壬辰。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關西大漢軍都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爲武藝軍所殺。執中以善羊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羊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朝廷。何謂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矢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途進攻東華門。允濟遣其子蔣玉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井。世襲千戶軍民。皆無應。

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合住啓之。執中引兵入宮。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允濟望見之。遙呼曰。聖主令臣何往。曰。歸舊府耳。允濟入後宮。邀其后俱出。后留之曰。出則被殺。執中見其久不至。遣兵就執之。併其妻子俱囚於舊府。遂召豐王珣之長子譚札木。以御寶付之。二十六日甲午夜。執中遣內侍李監丞者。殺允濟於其府。九月九日丙午。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於道。遂立爲帝。改元眞祐。降允濟爲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韃兵至紫荆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韃靺破涿易。至阜河之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韃兵大敗。翌日再戰。執中泄甚。不能出。遣左監軍高乞以糺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珣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誅無赦。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韃靺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爲執中所殺。遂引糺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臥內。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十月十五日辛亥也。珣以高乞掌兵權。不敢加罪。盡收從執中弑逆之人殺之。於是韃靺主留其大酋薩木哈圍燕京。自引兵徇河東北山東諸郡。眞祐二年春。本朝嘉祐七年韃靺已破中原九十餘郡。復會兵於燕京。金主珣厚賂特默津。以允濟第四女小姐姐者妻之。又遣左丞相都元帥完顏福興爲質。韃靺乃歸。河南路統軍布薩齊勒者。奏乞徙都開封。珣從之。命參知政事胥鼎爲沿路排頓使。其姪霍主從諫者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珣曰。燕京乏糧。不能應辦。朝廷百官諸軍今暫住南京。俟

一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彜乞自督運。珣不從。彜憂憤成疾而死。五月十日甲戌也。十八日壬午。金主發燕京。出麗澤門。自琢保州中山府而南至真定。留幾月。復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以至開封。肆赦境內。秋八月。韃兵復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開封。索犒軍金銀等。珣皆予之。明年五月二日辛酉。韃人破燕京。都元帥完顏福興自剄死。有戶部令史郭忠者。蔚州人。率山後軍民擊韃。韃逐之。金人後名其軍爲花帽軍。金人自阿固達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兩河既爲韃鞮所擾。山東畔之。金人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益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兵端復起矣。近傳南遷謀事。悉差誤。蓋南人爲之。今不取。

西夏扣關夏十六傳本末

夏國者。其先拓跋氏也。有思恭者。唐僖宗時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恭死。弟思諫代後梁。時思諫死。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因而命之。彝昌旋見殺。軍中推其族父仁福爲節度使。封朔方王。唐明宗時。仁福死。子彝超立。明宗遣人伐之。圍之百餘日。不克。乃復以爲節度使。彝超死。弟彝興立。國初遣使入貢。太祖厚待之。因卽以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傅子光叡。彝繼筠。繼捧。太宗太平興國中。繼捧與其部族不成表獻夏。綬。銀。宥四州之地。其弟繼遷不從。據銀州以叛。七年朝廷不能討。乃用趙中令計。復以繼捧爲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續拱元繼遷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淳化二年。既而二人合謀以叛。遂命將俘保忠以歸。淳化五年繼遷尋進陷靈州。真宗初立。以陝西困弊之久。赦

繼遷罪。至道五年冬繼遷繼遷死。子德明立。遂封德明西平王。歲賜茶絹銀共六萬斤匹兩。景德三年冬夏人之勢自此始盛。仁宗寶元初。德明之子元昊既取西涼七州地。乃僭號稱帝。寶元元年冬陝西沿邊屢覆大將。朝廷卒用韓魏公。范文正公計。冊元昊爲夏國主。增歲賜茶絹銀爲五十五萬。慶曆四年冬元昊死。子諒祚孫秉常。秉常之子乾順繼立。蓋前後叛服不常。而神宗始用師於西方。歷嘗宗徽宗。遂漸奪其橫山之地。又傍取熙河湟鄯以制之。西夏旣衰。而關陝亦困矣。比金人渝盟。乾順首與之合。裂取陝西沿邊諸城寨。靖康元年冬及虜歸關河地。而乾順遣招撫使王樞至寨上。李世輔執之以獻。紹興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乾順俄死。六月其子仁孝立。朝廷命樞密行府與之通書。六月四日省關。樓仲輝時以僉書樞密院事出使。謂宜且縱樞還。使未須遣。設今秋出沒。決可支吾。七月十日詔如其請。七月二十日而羌人悖慢。至欲與朝廷爲兄弟之國。九月其後吳璘爲宣撫使。進兵取三路。遣間結之。凡六七往。不報。已而與金人合。奪我會州。紹興三年三月虞丞相撫蜀。與其權臣任德敬結約甚密。王公明再使。遂以蠟書遣德敬。約以夾攻。會德敬伏誅。羌人得而上之。范致能出疆。金人因以責我。乾道六年其反覆不可信如此。初金人旣併遼地。乾順事之甚謹。金人雖遼人故事。冊爲夏國王。歲時入貢。逮今百年。嘉定二年。夏人始爲韃靼所攻。遣使求援。金主允濟新立。不能救援。韃靼至。與元而返。夏人恨之。金人亦爲韃靼所擾。勢益衰。夏國遂叛。改元光定。時辛未春矣。光定之四年。其左樞密使吐蕃路都招討使。萬慶義勇者。令蕃僧滅波把波。齎蠟書二九。至西和州之宕昌寨。

欲與本朝合從犄角，恢復故疆，蕃兵總管傅翊得而上之。時嘉定七年七月也。董仁父初入蜀，不之報，由是敵訖中絕。

韃靼款塞

蒙古本末

韃靼者，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其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爲數十部，部有山水之雄，曰白山者，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進入渤海，惟黑水完疆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陰山者，自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太祖太宗朝，各再入貢，皆取道靈武而來。及繼遷叛命，遂絕不通。因爲契丹所服役，神宗嘗欲自青唐假道以招之，然卒不能達也。其人皆勇悍善戰，近漢地者能種稊粟，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遠者止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鏡，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人盛時，歲時入貢，金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旣立，特默津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爲所踐，而不能有也。嘉定七年正月九日甲戌夜三鼓，濠州鍾離縣北岸吳園舖有三騎渡淮而南，水陸巡檢梁質問所由，三人者，出文書一囊，緝畫地圖一冊云：是韃靼王子成吉思遣來納地請兵，翌日，守臣知之，遣效用統領李興等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諭，遣之。又翌日，遇廟堽，卽以筏送之而去。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見金人政亂，起兵叛之，踐蹂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

時入韃靼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韃兵至濟南。遣三十七騎護三人者。以乘。又以三百兵送之。過邳州。奪舟渡河而西。既爲濠州所卻。路絕不得歸。匿虹縣之白鹿湖中。後三日。縣遣人捕送泗州。或謂三人者。其一則韃靼通事。其一則所掠金人莫州同知。其一則漢兒也。因戒邊吏。後有似此者。卽驅逐去之。違者從軍法。且上其事於朝。時特默津實已強大。然但居其故地。而於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薩木哈領之。所謂太師國王者也。其大將曰哈布爾。又有蒙古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自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宗弼即烏珠所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賄之。其王亦僭稱祖元皇帝。至金亮之時。並爲邊患。其來久矣。蒙人既侵金國。乃自號大蒙古國。邊吏因以蒙古稱之。然二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爲一名也。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蒙兀。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韃靼。西夏蒙兀所據。蓋武奇邁創業時。二十七圍寨。而韃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爲鄰。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無城池屋宇。但爲氈帳。擇便利水草而居焉。無耕織。製皮爲裘。以牛羊爲糧。人皆堅忍嗜殺。不知歲月。以草青一度爲一歲。亦無文字。每調發軍馬。卽結草爲約。使人傳達。急於星火。或破木爲契。上刻數劃。各收其半。遇發軍。以木契合同爲驗。又有白黑之別。今特默津乃黑韃靼也。皆臣屬於金。每歲其王自至金界貢場。親行進奉。金人亦量行答賜。不使入其境也。金主璟之明昌元年。庚戌本朝白韃靼王攝叔之弟。

弑其兄而自立。攝叔之子白波斯，方二歲。金人取歸其國，養於黑千戶水家。泰和七年丁卯本朝三年春，攝叔至環州進貢。金人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白波斯爲王，遣還國。始白波斯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欲取爲妻，環不從。白波斯怒，怒呼歸，黑韃韃以此益強，漸併諸族地，遂大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爲所破。又掠西夏之僞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大安三年春辛未本朝四年，特默津入貢。金主允濟將襲之，事覺。其秋，韃韃始叛。崇慶二年春癸酉本朝六年，遂犯燕京。其秋，允濟弑死。此以上事詳見女真南徙中。特默津遂留薩木哈圍守燕京。自將所降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同大軍分爲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邑伯遇者，蔚州吏伯林者，集寧縣射士也。是時中原諸路之兵皆遷往山後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遷鄉民爲兵。上城守禦，韃韃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皆一鼓而下。自貞祐元年冬貞祐元年，即崇慶三年。至寧元年也。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所過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毀，城郭邱墟矣。惟大名、真定、青鄆、鄆、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二月，復還燕京。燕京糧乏，軍民餓死者十四五。金主珣遣人議和。特默津欲得其公主，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繡衣三千件，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爲質。珣皆從之。特默津遣人來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允濟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予之。又命珣齎其國遙拜。珣不敢拒。又以薩木哈圍燕之久，未嘗齒掠，欲得犒軍金帛。珣亦從之。

韃靼遂歸居虜關。在燕京之北百十里。路陁隘。守兵數萬。欲俟韃兵歸而擊之。而完顏福興在軍。傳金主命。已與彼議和。不許擅出兵。於是無敢動者。韃靼遇關。取所掠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遂引歸。其年三月也。五月。金主珣遷都汴京。韃人聞知。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講和爲款我之計耳。秋八月。復引兵攻中原州縣。冬。燕京之糺軍畔。與韃靼共圍燕京。三年春^{乙亥本朝}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韃兵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萬至固安。亦潰散。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濠。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韃兵戰。凡二日。糧絕而敗。自是內外不通。其五月。燕京破。山東羣盜大起。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也。金主璣泰和間。殺人亡命。爲盜於太行。有衆千餘。璣招降之。貨死。流於上京。及韃靼入寇。金人命爲副統軍。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而竄。復往山東聚衆。金人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爲舟師所殺。又有郝八者。名儀。以貞祐二年春^{甲戌本朝}據山東叛。僭改大齊。改元順天。金人遣花帽軍生擒之。磔於開封。又有劉二祖者。亦名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衆數萬。皆爲花帽軍所破。秋。韃兵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於是潼關失守。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十月。韃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韃兵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金主乃命平章政事胥鼎爲大帥。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閒。亦有爲所破者。惟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灤深阻。韃兵不能入。金將張甫。張進二人。據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又有遼

兵宣撫使蕭萬勞者。本遼人。乘女真之亂。自立爲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韃人不能破也。然韃人貪婪。初無遠略。旣破兩河。赤地千里。人烟斷絕。燕京宮室雄麗。爲古今之冠。韃人見之。驚畏不敢仰視。旣而亦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爲馬槽。金爲酒甕。大者重數千兩。薩木哈所至。用金飾龍牀。足踏金杌子。奢僭如此。而徵督不已。燕人患之。金主珣南遷之後。累遣使求和。雖未聽從。而賂遺不輟。特默津憐其意。欲許之。而薩木哈恥於無功。堅持不可。特默津謂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汝累年不能取。豈遂舍之。薩木哈不從。遣人告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王。而金之羣臣亦不從。有言於珣。願以死雪國恥者。珣亦爲之感憤也。遠事不可盡知。姑志其略。特默津夏人。書來以爲特沒真。薩木哈山東人。或以爲名摩。張三深。以爲名合。張理。未知孰是。又云。韃粗所遣渡淮三人。其一乃河北土人。張三深云。以下原闕。

丙申青羌之變

淳熙三年夏四月。制置司辟承議郎祿東之知黎川。且奏其前守鉅州勞績。上恩加直祕閣。又奏差本路兵馬都監高晃。總轄出戍沉黎之卒。冬十一月。青羌奴兒結夢。舒畜列等一千五百餘人。結連再寇安靜寨州。遣西兵部將李鶴世。永康部將毛翊。本州部將冀世威。部西兵。及本州禁兵三百五十人。前往隄備。十四日己丑。吐蕃入寇。乘高據險。建立礮坐。攻打寨舍。晝夜不息。部將冀世威。西兵將官雷贊迎敵接戰。賊衆我寡。二人死之。旣而西兵合成卒與賊屢戰。殺傷亦相當。翊日庚寅。籙羌首領失落托。過大渡河。揚

言曰。漢家與吐蕃互有勝負。不若打替休和。蕃賊猶豫未決。適州遣援兵樂祚等五十人至。鳴鼓發噉。蕃賊望見。滿山旗幟皆赤。遁歸巢穴。人皆以爲神助。或謂正州將有禱於武威廟時也。武威者。馬將軍廟。土人極敬之。後二日壬辰。高晃至。則事已定矣。先是蕃賊未寇邊時。密求援於五部落。及邛部蠻約言事捷之後。三分漢地。鹵掠所得。故二邊多遣其徒出漢。以互市爲名。往來窺伺。郡前期請援。諸司偶調五百兵至。州令更其軍裝。循環往來。以示兵衆。窺伺者皆沮縮而歸。是戰也。西兵將官李鶴世。及安靜。案官魏大壽。極力戰鬪。雷寶。冀世威。死於行陣。厥後毛翊。樂祚。反以功。間僉論不平。歲丁酉。州遣部落桑結。誘白水村王行滿之子。文才。殺之。蓋吐蕃數寇邊。皆文才爲之。鄉道故也。戊戌春。蕃賊請命投降。聚族而謀曰。我凡三寇邊。始有所得。僅足以償其費。次則爲邛部蠻。屢劫取之。又殺我二百餘人。今漢有備。不惟無所得。而殺傷甚衆。若閉路不通互市。我輩失所。案官魏大壽。諜知其說。故招之使降。奴兒結等深德之。至今青羌。賴苗。彌羌。倉長。與魏大壽約爲兄弟。往來如一家。自云我三族爲漢障蔽。諸蕃動息。必以告。每市馬官。必稍高其直。以償之。亦欲堅其歸附之心云。東之字粹。父潼川人。知名士也。青羌旣降。制置使胡長文。上其功績於朝。五年夏。就除本路提點刑獄。數月移潼川。小漕暨五部落之變。復自夔部還。爲提刑兼權制置使職事。未數月而卒。蜀人至今稱之。

庚子五部落之變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乙集卷十九

五部落居黎之西。去州百餘里。限以飛越嶺。有姓郝、趙、王、劉、楊五族。因以得名。卽唐史所謂兩面羌也。其居疊石爲碕。積糗糧器甲於上。族無君長。惟老宿之聽。往來漢地。熟悉能華言。故比諸蕃尤姦黠。犀象珠玉皆出其地。每互市。馬甚驚。又所出不多。先是吐蕃奴兒結投降之後。凡中馬。官高其直。名曰饒潤。至五部落。則限以常制。又擇其老矮者退還之。彼以所退之馬。假手奴兒結入中。仍得高直。部落深銜之。又有茶場姦胥陶敦者。盜用官老。動以數萬計。欠部落錢物。亦稱是。州郡久不根治。淳熙己亥。通判李照發其事。籍其家貲以償官。而部落之欠。不能盡償。故怨之尤深。酋趙阿烈等倡言曰。我世守忠順。今中馬反。不若叛羌。漢負我錢。又縱市僧乞覓。令我面羞。遂率衆寇邊。庚子三月。先以一木掛一死犬於飛越嶺上。蓋羌人舉兵。以此爲信。寨將亟以警報。而郡守李福謙老不解事。雖遣潼川戍兵。及本州兵。西漢地土丁等前往防托。而緩急失於應酬。有終夕寄留。警報於外。而詰朝不能達者。時部落酋領失落。昆等二人猶在州議者。欲叢以求解。州反縱之。二酋足方踰飛越嶺。而兵涉吾境矣。州檄本路兵馬都監高晃。捍禦。晃驍而無謀。又素與准備將馮德不叶。各分兵以出。勢單力弱。高晃領兵五百七十二人。并上下團土丁等共五十餘人。在盤陀下寨。馮德領西兵二百五十人。在青華鋪下寨。實四月二十二日甲辰也。蕃賊諜知。引兵先攻青華鋪。不克。復回攻盤陀。至龍馬山。與高晃兵相值。接戰。官軍不利。大敗。賊勢熾甚。侵入州界一百四十五里。殺傷官兵七十七人。掠劫二十九村。二十四日丙午。高晃遁歸。二十七日己酉。馮德亦從

開道沿山而歸。方晁退走時，西鎮村民數百羅拜馬首曰：「若賊至平地，尙可一戰，苟棄之，吾屬無遺類矣。」晁不聽，策馬遂行。諸村各驚竄。蕃賊自西鎮村長駝而來，及奉龍鎮富庄頭，居民二百年生業，及官軍糗糧器甲俱被擄掠。蕃賊見所得甚夥，駝漢人負載以歸。由是不及近郊，西邊驚移之民奔入城中。那始倉皇失措，福謙因得中風病。又有巡檢王价者，守州西北馬鞍山之隘，聞兵敗，欲遁歸，倡言蕃賊入城無數里，城中居民驚擾，後詰之，乃知其詐。先是蕃賊初寇邊州，欲詣諸司告急，照懼盜發所部之罪，與高晁謀曰：「小寇暫爾猖獗，旦夕可定，無用張皇。至是搏手悔恨而已。」始議以兵民強弱相聞，登城而守。晁又沮之，獨留精兵護其所寓處行李。郡度其不可恃，告急於制司，乃奏起復前本路兵馬鈐轄成光延充節制屯戍兵馬。新知簡州呂宜之權制置司參議，偕本司幹辦公事馬覺來參謀軍事。又遣統領武順將綿州駐劄御前後軍，並調雄邊軍及諸郡禁卒共三千四百六十七人，續遣潼川府駐劄統領王師雄，以所部五百人駐榮經爲聲援。轉運司遣本司主管文字唐某及僉書雅州判官廳公事何杞應辦錢糧。後數日，提點刑獄公事折知常以嘉州中鎮寨戶三百人及諸州弓手等出按，人情粗安。李照猶覆護其過，力請於諸司，止欲議和時蕃賊已歸巢穴。知常凡捉獲姦細，皆宥其罪，於背上刺榜，縱令入蕃招降，立賞萬緡。追捉賊首，識者傳以爲笑。又檄成光延出兵，合成守兵丁凡五千餘人，空寨以出。知常於榮經屯駐王師雄，分刀手兩隊守城。高晁以敗衄羞縮，意嫉光延，乃建議築盤陀寨，欲宿留以老其師。光延不悟，卽以白提

刑司。知常從之。內則科擾百姓。外則疲困兵丁。然無益也。寨成。議班師。光延恐無以塞責。偽設捷旗。稱五月二十日合戰而勝。一城歡甚。詰之。乃妄也。六月初。蕃賊伺我師陰雨浹旬。開。又役令築寨。困憊之甚。再舉入寇。光延集諸將議之。晁又欲以川陝兵相聞。分屯備禦。衆譁曰。川兵素怯。若望風先潰。則精兵隨敗矣。前日之事可鑒也。弗聽。乃雜勇怯分屯。相去遼遠。斥堠不明。不相救應。蕃賊前來攻關。又分兵從間道突出。我軍失利。諸屯望風奔潰。統領武順副將張琦。准備將滿德。董沂。隊將郭全。雷鶴。訓練官楊遇。張忠。王忠。雷震。雅州都監魏宗裕。霍公裕。死者一十三人。官兵死者四百九十一人。士丁被虜者二百一十一人。侵州界一百七十五里。劫掠一十八村。凡軍須錢物器械沒於賊者。十倍於四月之敗。蕃賊東至佛堂村。去州城十五里北至馬鞍山。南至西莊村。去漢源鎮三十里成光延幾爲賊擒。單騎還州。知常率制清憲三司屬官。引諸縣弓兵。及中饋寨戶。躍馬出城逃竄。士民號泣。遮留不聽。冒雨過嶺。上相公嶺。徑抵厥平。去州百里矣。守倅計窮。以金帛啗邛部蠻王。叔部義判官倪德令往議和。光延復收敗卒守城。實六月十一日壬辰也。十三日甲午。制置使胡長文得報。招茶使吳繼面議。總請行。二十日辛丑。至厥平。見知常。知常同制屬徑歸成都。總至黎州。罷成光延兵柄。械高晃送彭州獄。撫安軍民粗且帖息。制置司再差劍州屯駐統制李澤節制軍馬。同統制官吳漢英統領王去惡王師雄劉大年。趙雷部。領後軍一千人。昭化左軍七百人。興州踏白軍二百人。閬州兵五百人。本州士丁七百人。並聽茶使吳都大之節制。於是興州都統制吳

挺興、元都統制田世卿密以晃光延攬敗之實申樞密院。且言制置司先調綿潼之軍二千八人，急於星火夜行百三四十里，蠻人已退，而官軍冒暑遠涉，疲勞病瘵，光延、晃僥倖功賞，駢率將士，敗死者四百餘人，瘴疫死者不在其數。黎州幾至失守，今制置司又亟調兩都統司劍、閬、利州屯駐軍三千人，比之綿潼軍馬道里又遠，豈可使不諳戰陣敗軍之將復蹈前悔，望正其罪，以慰忠魂。雖黎州非挺等邊面，而所謂兵皆挺等部曲，謹具以聞。挺雖以勳光，延晃爲詞，其實勳長文也。七月制置司亦奏黎蠻已反巢穴，乞抽回大軍，量留戍卒。時吳總尙未歸。八月十六日丙申，節制司檄諸軍巡邏，諸將合謀，先以素隊二百人往視形勢，值蕃賊五人來治道，縛而詰之，始知寇邊未已也。蕃賊再勝，止是據險設伏，我軍不知地利，故敗。若先登據嶺，盡伐林木，使無障礙，則彼技窮矣。乃命士丁伐去林箐，遣正將王宗廉、劉超等連珠下寨，引健卒先據飛越嶺，賊力爭，屢敗乃退。二十三日癸卯，王去惡屯古城，李澤屯盤陀寨，吳漢英以所部屯州城。翼日，蕃賊悉衆乘霧露未開，分三路攻嶺土。丁等諜知之，李澤、王去惡以所屯之卒合力鏖戰，自卯至申，蕃賊敗定，斬首十餘級，墜落崖澗者不知其幾。所得蕃牌弓槍等甚多。王去惡留屯嶺上，李澤復歸盤陀。吳漢英進屯古城，先是郡守李福謙病不任事，諸司劾罷之，有旨制置司具福謙不職始末來上，而命知常兼知黎州。知常時已遁歸。九月庚戌朔，不得已再來。時王去惡以所部之兵深入蕃界圍樺林坪，賊會哀號請命。知常與總異議，亟下令首議給委曲招和，毋殺降。至以將兵質酋首，令出漢投降。留兵守盤

陀寨。遂班師西還。被虜掠士丁等。不能少紓其報怨之心。銜憤聲冤。雪涕而返。人皆憐之。茶憲二司既失機會。又爭欲受降。諸幕客共評之。乃就州教場納其款。異類窺測其意。乃獻馬三百匹。及珊瑚等物。以邀重賂。二司又撰榜通衢。約束百姓。無得憤怨。大失中國之體。一方憤之。朝廷聞羌人請盟。有旨許互市。卻其獻。制置司復具李福謙不職事。以聞執政。言福謙於五部落未作過之時。屢申事宜。而制置司略不爲備。長文時已罷帥奉祠。詔福謙降一官放罷。長文亦降二官。言者不已。乃降充雜學士。明年春。知常亦坐購。惟總獨在。言者謂黎州邊蠻實兆於買馬。誅求之故。及官軍失利。總又急於成功。乃以十兵易十會。邀功辱國。時相趙溫叔頗佑之。章沓上。六月甲寅。始降總一官。奪待制。罷茶馬司職事。比詞頭過後省。而溫叔已去。故責詞有內結宰司之語云。於是光延。兇皆除名。勒停光延。達州編管。晃軍前自効。蜀人爲之語曰。糊說制置折了提刑。吳樵紙馬成甚將軍。蓋蜀人嚮神祠所用楮馬。皆以青紅抹之。署曰吳樵紙馬。而光延嘗爲右千牛衛將軍故也。或又爲之語曰。高路分爲低路分。成將軍做敗將軍。沈黎自乾道九年迄淳熙七年。青羌吐蕃寇邊者三五。部落寇邊者一。凡調兵費用錢米。計九十三萬六千一百四十七引八百五十文。而諸司委官就州支遣。及逐司喝支。往回犒賜不與焉。

庚子沈黎西兵之變

沈黎自邊遠之起。以川兵士丁怯懦。緩急不可恃。制置司言於朝。移屯西兵。以爲聲援。於是瀘州縣州

將兵五百人一部將轄之本路兵馬都監高晃總轄其事。聽守巨彈壓歲更其戍。庚子夏。五部落之賊。西兵相繼失利。制司奏調諸處將兵捍禦。凡三千餘人。最後成功。統領官王去惡。昭化兵之力焉。泊班師。因留以終成。屯其兵於州城北之歸老庵。先是。昭化之兵。奮飛越嶺。圍樺林坪。軍聲張甚。偶有班師信。衆憤然不平。旣又賞薄。不滿其欲。皆出怨言。時憲臣折知常權州。以監司自尊。上下之情。隔而不通。十一月。雪甚。欲遷其屯於山寺。去州五里去惡以兵卒久出。今又雪寒。惡之。暫止其行。折怒。以語凌之。衆憤益甚。隨軍醫官伍進。隊官石彥。因激之曰。我輩有功無賞。更留戍。今雪寒如此。又遷我於山寺。寒凍之地。誠何以堪。是夜。衆皆譁然。立統領帳前。聲喏欲殺提刑王未及。應卽控馬。追令乘之。王陽從其請。至北門。伍進等斬關直入。縱火焚靜遠樓。及居民之屋。王乃陰結心腹之卒。由徑路上木瓜林。覘其變。從者不滿百人。餘皆入城。宣言曰。我輩因功賞不明。止求提刑理會。無與爾百姓事。折聞變。先潛遁。伍進等遂焚州治。劫官庫。放囚徒。居民被焚劫者十八九矣。過半夜。不知提刑所在。乃縛通判州事李照。去惡時已據木瓜林高險處。使人諭之曰。可令一把頭人押通判來。旣而石彥押至。去惡遂釋通判之縛。而縛之。說諭伍進等。許以不死。猶豫間。天曉計窮。方投戈從命。縛其尤不順者十八人。械繫武侯廟。以俟提刑之歸。亦有逃出者。及榮經爲巡檢司。邏卒所縛。凡五十七人。皆送制司梟其首。以令方叛兵斂衆出城之後。居民方相率救焚。三百餘家。已灰燼矣。見任官逃竄。州無主者。人甚倉皇。十五日癸亥。李照歸郡。官稍有入城者。猶未知提

刑所在。蓋亂兵方入時。折易服。出郡圍。後出西門。走澗下。夜有土丁以竹箬負之。走至水渡。去州四十里矣。十六日甲子。折自水渡來東山。士民往慰其歸。且爲誦言王統領定亂之功。折但唯唯。至莫還水渡村。詰朝土丁數百人。擁歸入城。州治既焚。暫寄治於倅廳憲司。及州印失而復得。王去惡往謝罪。且欲誅首惡之人。併解送叛卒七十八人。及所劫掠公私之物於州。十八日丙寅。誅伍進等十八人。餘皆貸之。居州皆洵州。州白制閫曹徹成。民始奠居。越明年制司以邊備不可因而廢弛。乃檄兩都統再議更成。遂於諸隊將兵抽摘以充其數。仍差統制一員。正副將二員轄之矣。常嘗爲大理。正浙西提舉。常平有與援。及事敗。宰相趙溫叔奏其罪。上曰。姑徙之。乃除利州路轉運副使。知常陰賊近習自營救。日夜不已。御筆改除湖北提刑舍人。施聖與不肯草制封還。祠頭臺諫黃德潤。葛楚輔。連疏論之。乃落直祕閣。降二官。臺諫又有言。始送常德府居住。溫叔每進呈。必力言其不可違者。上猶欲宥之。八年正月九日丙辰。溫叔雷班奏。如折蟻蝨小人。罪大如此。臺諫給舍盡力爲陛下言之。而行遺止此。人皆怪之。知常昔爲利路提刑。張韓立榜。稱面奉聖旨。議察四川官吏。其志在賣弄。不恤事體。至此。今乖方敗績。可不重斥乎。上曰。卿欲如何。溫叔曰。必重施行。於是追三官勒停。送丁州安置。令制置司移文跟尋赴貶所。知常其先府州人。世襲節度使。至其父仲古從之高廟。渡江爲執政。今家湖南云。

辛丑沈黎土丁之變

沈黎三邊綿亘數百里。近邊居民皆號土丁。祖宗時每加優恤。弛酒禁免征役。無所不用其恩。淳熙辛丑承議郎龔總來領州事。總閩人。嘗爲劉文潛廣西幕客。與平李接之亂。故趙溫叔薦用之。仍俾創兼管內安撫司公事。總銳於更變。每事以面奉玉音爲詞。視事之初。首謀邊備。用意雖善。然事欲速成。利未見而害先及。欲置軍器。則令土丁採材木。欲建寨柵。則令土丁執工役。欲教武事。則令土丁習行陣。欲措置鹽酒。則令土丁被科率。次第行之。猶以爲擾。況一人之身兼是數役。而趣辦於一旦。此所以重失其心。而激成其變也。蓋弓箭槍弩之材。俱取之蠻地。凡採一木。往返十餘日。已不勝其苦。呈納之際。又取決於作院工匠之可否。往往卻退。至於再三。足未旋家。而追逮遠期之檄踵至矣。始命主簿承節郎趙彬。董築寨之役。去未久。又檄漢源令馮姓者往督之。時壯者已過河採木。老弱者駭而執役。工未畢。又命部將趙鼎圍結教閱。所委官各欲辦事。以奉承上官意旨。民有愆期違令。譴責隨至。絕不少貸。至大安嶺。冬深雪寒。督責尤峻。民不堪其苦。乃相謂曰。歲云莫矣。我輩困於官役。日負捶楚之憂。何暇及私。官不支廩食。又令我日買其鹽。節其酒。役使既多。農種失時。餼糧不充。安能辦此供須哉。餓亦死。反亦死。等爾。遂率衆欲殺守宰。以紓其忿。推大安鎮張百祥。張乞父子爲謀主。期以十二月十九日辛酉。舉事。羅目村王萬四以其謀告馮趙二人。歸白其事。龔猶未之信。繼而部將歸亦申言。始集郡僚議區處。詰朝張百祥等果率衆而來州。先遣攝助教師與祖說諭。次遣統領官劉大年。准備將馮興。率西兵二百人。又令指使楊進轄本城。

禁卒二百人往捍禦。與祖至漢源鎮。見叛者諭以禍福。有一人突出。以戈刺其左脇。與祖死。其徒閃然來攻州。去州十五里。名梵音水。遇官軍鼓譟欲前。大年遣人諭之。不聽。下令軍伍滿引弓弩。齊發一矢。其衆遂潰。生縛八十餘人。乃召士人辨讖名氏。皆近村良民。解縛縱之。州遂遣兵馬監押楊仲禮齎旗榜招安。獨不貸百祥。張乞二人。捕送制司誅之。盡籍其家貲。鬻糧過出於已。乃移罪漢源令。仍上章自劾。諸司聞其事。對移。令榮經尉守永康。軍劍上。並罷免。壬寅三月十九日己丑也。令不削兩官。人以爲冤。是變也。雖起於衆怨。而唱言率衆。則大安鎮張寄喝爲首。特假張伯祥父子主之云。張寄喝久竊鎮地。及結良民爲望守。誘令出斷配和州。錢監云。

丁未三開乙卯曳失索之變。奴兒結殺

淳熙甲辰秋八月。吐蕃芻齊青羌爲饑荒。欲結連奴兒。結寇邊。抄掠居民牛畜。奴結不從。遂從白水兩村老穉。渡河來。對漢界白水村安泊。願欲歸漢。安靜寨官申州守臣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奏。謂省地難以存留。羌人居止行下。寨官魏大壽令說諭回部。又慮奴結情偽未定。以其事白制帥劉丞相。乞將奴兒結解赴制司予決。遷延至次年春正月。制置司委監成都府軍資庫權制置司幹辦公事陳損之子長成都府路兵馬都監王宗廉偕往。安靜橋設。其日戊子也。六日庚寅。制置司檄郡。俾將奴結解送前來。郡方擬作文書。而子長以爲奴結爲邊患已久。不困而去之。憂未歇也。八日壬辰。子長與宗廉共議。即舊寨招集奴結族黨。節次犒賞。既醉以毒酒。又故爲支賞不平。激以族黨之怒。夷人爭忿。相刃相傷。官兵從而

戮之。死者凡二十八人。生縛奴結、蒙丹、尼都担三人。檻送制司。奴兒結行至雙流。絕食而死。蒙丹、尼都担、遼留成都。是舉也。人皆罪王陳設計殺戮。失信夷羌。而知邊事者。謂奴結頃盜黎邊。軍民死者。不可勝計。一舉而芟絕之。亦可立國勢。而威外夷矣。三開、奴結之弟也。勇悍桀黠。過奴結遠甚。又得諸羌歡心。銜兒之死。丙午秋。聚深蕃諸族。欲從西略侵漢。時趙丞相子直被命帥蜀。未入峽。首奏三開侵犯西略事。有旨令嚴作隄備。子直至蜀之日。偶沈黎關守。其冬十月。遂辟成都。姚良民望爲之。以良久仕於黎。諳其邊瑣故也。良分遣將官趙鼎等。令開諭三開不得作過。許令互市。不聽。子直移書云。若三開到州。第可徵有賞犒。多不過數百千。切不可許其循例。以進奉爲名。遇有遺索。俟三年馴服。無他。則許歸其二弟。不聽。則惟有嚴兵待之。丁未春。邊吏皆言三開窺伺不已。欲結集羣羌。從間道先行鈔掠松坪。安靜等寨。都乃分布兵丁把守。其年八月庚午朔。安靜奮秦傳牌報三開入境。都乃遣訓練官傅濟、李龜老押禁卒及飛山軍二百人。往同魏大壽備禦。文檄要衝。秦官率宗愈同往。三衝虎掌一帶防托。仍令西峪守把將趙鼎巡綽隄備。二日辛未。奮秦守把官曹迺報。三開於七月二十九日。聚集白水水西三村。又并石羊等處部落。自白水通渡。五更初。有羌賊數十人。近寨引調。我軍寨中軍兵以弓弩射之。諸鋪守伯之人並應及曉。羌賊不能近。止掠寨外牛畜十餘頭而去。其徒黨約有三百餘人。後三日。又率衆來攻。爲巡緝者覺。知招集寨中兵丁追射。四散奔潰。亦約有三百餘人。後數日。又結集五百餘人。分作三溜並進。寨中兵丁登寨

之敵樓。乘高雨射。又出寨。戮力相與鏖戰。羌賊爲神臂弓射死甚多。皆拽屍遁去。因亦潰散。寨將杜利明死之。制置司具捷以奏。有旨守臣進一官。利明之子。又寨官曹适各補進義校尉。餘以次受賞。三開自三敗之後。聲言欲合諸族八千人以出。子直移書云。窮羌勢屈。何力能致八千人。爲今之策。莫如增兵分戍。堅壁持重以待之。遂增西義勇雄邊各二百。屯新舊寨。九月郡請益戍。子直報云。今有兵千八百人。數亦非少。兵多糧運不繼。則勢難支久。若我有厭兵之意。則內外觀望。窺我厚薄矣。莫若擇要害處。持久以困之。運糧之夫。優給錢米。使之不困。則諸羌無間可入。旣而子直又欲令蒙丹作蕃書諭三開。令納款。民望以爲亦怯。乃已。冬十月。郡又請益戍。子直報云。賊兵本自不多。彼以虛聲相動。此輒爲調撥。正墮賊計。安能持久。況舊寨地狹。人多病者不少。今且令更戍。賊小至。則合諸將以擊之。大至。則閉關堅守。以俟救至。不可輕出。有西義勇副將黨惠者。子直所攜愛將也。獨請造舟過河。子直不許。惠乃與諸將王全等謀。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戊午昏暮。合三百兵自碣根用繩筏渡兵過河。然黎邊水手不諳繩載。筏又不適用。甫渡六十餘人。水急繩斷。天亦明。遂引歸。兵之未涉也。羌人在南岸者。伺知之。已舉火報三開矣。郡以集事白制置司。而子直報以或言揚聲虛渡。使賊日夜聚兵爲備。則久必無糧。此亦一策。已而諸族之爲官軍射死者。皆欲償其骨價。制司又立五千緡賞。欲生縛之。三開憂恚成疾。戊申夏四月。嘔血死。是月十八日甲申。其弟失落盤遣人至安靜舊寨。乞詣郡以白制置司。五月十二日丁未。失落盤牽其徒執旗赴郡。

投降乞通互市郡許之詰朝令兵官趙鼎等引至威武神祠殺牛飲血立誓犒以錢帛而去是役也自丁未八月調兵至戊申四月撤戍凡用錢三萬一千六百餘銀帛共七百疋兩米六千五百七十餘石云方子直之至成都甫浹日馬湖蠻犯嘉州籠鳩堡子直飭郡縣毋襲故例輒招諭許之賞犒第謹邊備絕歲賜禁互市以困之蠻悔過盡歸所虜具所當償以請命乃許如故餘蠻俱帖服虛恨蠻族最強善鬪破小路蠻併其地地與黎接每以朝廷不許其互市數犯邊至是將許之子直奏曰黎州三面被邊西南有五部落正南有彌羌東南邛部川若更開此一族與之互市必大爲邊患與其許之而重貽他日之憂不若拒之而寧受目前之擾上謂子直有文武威風而知大體益重之子直創招西兵五百屯於成都欲以代御前諸軍之戍今所謂西義勇者是也然三關雖死奴兒結之子曳失索猶在紹熙五年有彌羌人悶箇至三衝寨與土丁趙阿閭相毆邂逅殺之買馬官趙鼎權生事使土丁以骨價錢三千三百緡價悶箇之兄畜卜曳失索聞之遂以奴兒結等向來不得錢一爲詞聚衆入寇諸司調兵往援一方騷然郡始科稅戶人夫轉輸上邊徑行三百里長運之名自此始矣慶元元年正月十八日壬寅羌人薄安靜寨義勇軍正將楊師傑及將佐王全等八人與戰卻之於是權制置司公事楊茶馬經申已行殺退三月四日己酉詔奉議郎知黎州王聞禮特轉一官聞禮爲事公次子時王宗廉已爲興元都統制會留丞相得罪楊侍御太濤因劾宗廉淫邪貪黷曩在黎州殺降餘黨皆怨至今爲患五月一日丙戌宗廉降一官予罷六月二十一

日甲戌。詔師傑等九人特轉一官。師傑仍充成都府路兵馬都監。陣亡者三人。錄其子軍士千二十有八人。賜緡錢有差。已而趙得老以制置司入蜀。又奏前守史勳爲趙鼎所恐。使鼎以炮烙之刑勒士丁招殺閔邑之罪。勳已除。知雅州未上。八月二十三日乙亥。詔罷之。旣而宗廉又坐賊罪。追六官邛州安置。奴兒結自癸巳之春盜邊。甲辰之秋歸漢。乙巳之春被縛。而三關以丁未秋復讎。失落盤以戊申之夏納款。與失索以乙未之春再爲報復之事。至戊辰冬。納款始終。凡三十有六年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二十

邊防三

丙寅沙平之變

沙平者。雅州嚴道縣徼外夷也。與碉門寨纔隔一水。而寨在州西八十里。沙平凡六族。其地有葫蘆里者。本隸榮經縣之侯賢鄉。歲輸稅米百二十斛於碉門。而夷人時至碉門互市。蜀之富商大賈。皆輻湊焉。乾道六年春。夷人高奴吉作亂。焚碉。正月。制置使晁子止調成都。眉。邛。三郡。禁兵四千往討之。深入沙平。蕩其巢穴矣。正月十一日壬戌。而官軍輕敵。賊勢復振。正月十六日辛卯。子止又調彭漢兵千人益之。檄轉運判官李景覃親往多功。地名在雅州西四十里。距碉門亦四十里。審觀事勢。諸將銳欲一戰。景覃止之。宣撫使王公明聞之。以便宜置守臣。右朝請大夫程敦古。而遣通判邛州。陳澥持榜至碉門。約回部族夷人聽命。三月十日辛卯。自是捐葫蘆里之稅與之。而沙平悉爲夷人有矣。景覃開封人。駙馬。都尉導崑之後。敦古。眉山人。澥。嚴道人也。後十五年。左須夷人楊出耶者。復因沙平以叛。士丁殺其徒二人。出耶遂不犯頭寮。今永寧。隆在碉門寨東北二十里。瀘照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壬申。焚掠至始陽鎮。鎮在碉門東二十里。郡以所殺骨價償之。夷人乃去。後九年。兀嶺夷人又因沙平以叛。士丁以神臂弓射退之。紹熙五年十月十四日辛丑。制置司命開禁門者月餘。夷人糧盡。乃就降。有高吟師。高阿保者。奴吉之族也。二

人爭爲雄長。阿保督路制置司幹辦公事黃大全求藩官名目。大全自簽廳給帖子之吟師心不平。開禧元年瑞慶節吟師赴州。因請以西域所得銅鑄金飾孔雀獻於朝。援例求藩官名目。守臣朝奉大夫蘇庸之懼其邀索不已。勞而卻之。吟師慚怒。乃訕前後費楊二族。夷人攻廬山後峽。殺戍兵。擄隘官而去。二年正月也。俄又焚前峽。三月七進犯碣門。三月十三知寨後義郎曹琦斷其橋。夷人不得歸。大肆掠掠。制置司委武經郎盧操權知寨。調平漢彭眉州崇慶府禁軍合五百。西義勇百人往討之。又遣奉義郎通判漢州張師葛靖父同知雅州節制軍馬。三月二十靖父督獻安邊十策。故首用之。旣而作檄諭降。其詞俚拙。吟師得之。笑擲於地。後數日。靖父率兵次始陽鎮。四月壬夷人懼。欲求和。寨將彭安不可。議閉禁門以困之。夷人怒。攻禁門。四月八又掠水渡村。肆焚殺綿州西兵將屈彥言於知寨盧操曰。賊今無備。第開禁門。沙平可入也。操曰。制司止令防賊耳。安得生事。靖父見事急。以三百兵自衛。還雅州。四月翌日。賊焚碣門。官軍失利。義勇軍准備將張謙戰死。四月九後十日。提刑劉崇之智夫乃自行。賊勢轉熾。宣撫司調潼川。隆慶府大軍各五百。往討之。詔知雅州蘇肅之。同知州張師葛。而以承議郎通判遂寧府馮榆權州事。命本州推官李爽。往碣門築婆溪劍築新寨。又命從政郎宣撫司。准備差遣王好謙。武經郎興州後軍統領王鉞。往軍前節制。五月十五是時官軍前後至者。已六千人。士丁及兩巡檢之兵。亦了。下千人。盡駐尼陽關。在碣門之東五里。乾道六年置。而兩制置居始陽鎮。去碣門二十里。後五日。王鉞自始陽耀兵入碣門。五月二十夷人乞還。

所掠，鉞以甘言誘之，夷人遂降。惟高吟師不至，鉞又遣人說之，吟師乃出。鉞即揮文龍州兵擒而戮之，所殺凡六十三人，皆酋首也。據好謙等申在六月五日乙卯是日官軍出禁門，欲深入夷界，會有石棚所壓者，乃遣土丁先往攻之，奉議郎權提刑督捕司僉廳任處厚傳父時在碇門，以狀白智夫，言本遂進焚其巢，以天稍晚，姑俟一二日，然穴中已無首領，焚之無益。智夫未至雅州，聞除總領財賦之命，遂歸。鉞亦還，始陽土丁深入至白茶坪，聞官軍已還，勿遽而出。既而夷人掩官軍不備，詐攜牲醴，云來奠死者，及暮，縱火焚臨江院，兵人之屯者皆死，其出奔者多爲所殺。文龍州膽勇將苟顯忠聞變，率所部拒之，夷人稍卻。既而援兵無至者，其軍殲焉。興元府後軍准備將張全忠引數十兵繼出，賊大至，全忠戰死，官軍共失千餘人。後軍正將陳堯輔赴節制，司白事，還至尼陽，聞其一軍盡沒，即自刃而死。並六月十八日戊辰好謙、鉞皆走，退屯多功。去始陽又二十里，夷人進據水城山，距始陽不數里，廬山邊民亦皆驚遁。鉞遂入雅州，又歸興州，以縣州統領官甘選權節制。夷人晝夜焚掠，自碇門而東，凡四千里，靡有孑遺。好謙命西兵將屈彥招集土丁屯始陽，令碇門土居貢士李牛山鳴鳳往沙平招諭，又遣人約岳蕃夾攻之。會宣撫司遣成都路兵馬都監王全將飛山義勇軍三百人同節制。六月二十三日癸酉全好謙共議，再與之和。夷酋高奴鬼等聽許。六月二十七日丁丑打話後數日，奴鬼率其徒百餘人，立降旗於禁門之外，全命其子公炎以素隊與忠訓郎權知碇門寨魏大受往受其降。七月三日壬午乃復互市如故，其後好謙、鉞皆以次受賞焉。好謙開封人，故太府卿月之子也。始郡未被

兵時邊關之戍凡二百六十餘人皆飛山與州禁兵也。飛山皆州兵人餘皆州兵乾隆九年青羌之變制置司益成樂經者二百五十人。樂州禁兵至是又益六百四十四人。諸州軍五百四十人義勇百人通奮為一千一百三十有九雅。隨邦也歲輸朝廷暨諸司者其直猶為十二萬緡茶課九十四萬餘斤其內郡支移者獨邛州軍衣鹽九萬六千六百餘斤。縣一萬一千三百餘兩而已。郡稅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而撥隸沈黎者萬四千石有奇。又以二千石贍榮經之戍而以邛州米償之。及是益戍計增米四千六百餘石。醬菜錢七千六百餘緡。轉運司復移邛州米三千石贍之。帥臣楊嗣勳又為獨減員錢之隸帥司者萬三十餘緡。郡計稍給矣。

戊辰畜卜之變。已巳飛虎之敗沈黎土丁木末

沈黎自慶元乙卯以後無邊事者且十年。嘉定戊辰十二月己卯。彌羌畜卜忽自惡水渡河入寇。破州之礪子寨。邊事自是再起。先是畜卜之弟悶巴至三街。為何人所殺。部將趙鼎。總轄官魏大受。懼生事。脅寨之士丁。以骨價錢三千三百引償之。時紹熙五年也。有白水村者。青羌往來渡頭也。其民舊與青羌交通。慶元元年。郡徙之安靜寨。青羌不以為便。乞還之白水。時開禧已二年矣。開禧二年十二月既而畜卜又言大受嘗以袍印許之。而不獲。欲與青羌偕往邛部川。假道女兒城以入寇。寨言於州。乞以財帛遺都王。母令假道。守臣楊伯昌從之。開禧三年二月六日甲子今年秋。畜卜遂以兵至三村。總轄官董忠顯連告急。伯昌命嚴兵待之。今年九月二十日丁巳俄伯昌召去。朝奉郎趙公庶代為守。十月二十四日開羌人且至。遣禁兵八

十僧土丁往拒之。兵至茆坪。而畜卜已渡河。軍丁迎敵不勝。庚辰攻茆坪寨。官軍射退之。遂掠三松、蠶沙、橫山、三增、白羊諸村。殺人民。鹵財蓄。又進據茹山。而安靜、良溪、茆坪、谷堆諸寨。皆爲所隔。公庠亟遣西兵正將黨燾。以所部七十人及土丁俱往策應。燾輕敵徑進。癸未戰於茹山。官軍失利。義勇隊官二人戰沒。西兵死者四十人。土丁六人。郡又盡調西兵。禁兵之未發者。命興元府後軍統領王光世將之以行。是日。羌人自茆坪寨下。以皮船載生兵渡河。寨官李茂引兵至河際射之。一舟八人俱沒。光世以羌人勢盛。憚之。留屯三衝不敢進。羌人焚掠既盡。戊子渡河南歸。光世乃僞走捷旗。稱會合兵丁趕逐羌賊。道路已通。時並河諸村。生業旣無遺矣。制置使吳德夫纔聞之。庚寅遣義勇軍統領張師古。以所部二百人赴州捍禦。師古至則屯三衝。而光世進屯安靜寨時。邊報不一。而在城之兵。調發旣盡。乃募強壯三百人。號曰敢勇。俾往邊頭應援。命軍事推官程伯雄充軍正。統之以行。伯雄丹稜人也。茆坪寨與邛都川女兒城隔河爲境。伯昌之在黎也。蠻地饑荒。女兒城崖太者。有請伯昌歲以米十五斛贖之。公庠至州。斬而不予。女兒城蠻因以藉口。乃借畜卜路使之入寇。旣而諸司聞其事。復命予米如故。然無益矣。二年二月庚午。畜卜又犯良溪寨。官軍與戰敗焉。先一日軍正程伯雄引兵至安靜寨。翊旦羌賊自聖婆城下。引兵二千過河。後軍統領王光世自前寨遣兵援之。衆寡不敵。皆爲羌兵掩殺。後二日。初八日伯雄遣大兵千餘人拒敵。西義勇陣於山下。禁軍義勇次之。土丁義勇陳於河濱。布陣甫畢。羌人已逼。箭鏃皆無所施。賊先攻西

義勇將官鞠忠引衆走陣遂亂禁軍義勇俱爲所圍將官曹适戰死賊乘勢逐官軍至寨下兵丁死者八十餘人後二日羌賊乃歸制置司聞之復遣興元府右軍准備將劉信將移屯兵三百往援合前後所遣義勇西兵凡九百命成都府總管武功大夫馮興統之而賊去遠矣四月戊寅光世以所部四百還成都府五月癸丑張師古以義勇六月癸亥馮興劉信以移屯及西兵次第各歸七月制置司對移公庠通判崇慶府十月丙子復遣本路兵馬鈐轄傅錡往黎州捍禦節制諸軍時安觀文新降制置大使乃以便宜命其子直祕閣通判眉州癸仲權黎州兼節制軍馬十二月甲子統領官董炤等渡河與彌羌戰官軍大敗先是制置大使司炤與統領官傅順正將李實以飛虎軍二百戍雅州節制將至黎預檄本州令備船筏乾餼爲深入之計至則遣實往安靜相視山川形勢以爲畜卜之碇去大渡河甫三十里入之易耳飛虎軍皆選士自謂無不一當十者故銳欲過河先旬日十一月十八日節制至軍大犒士衆命炤統飛虎軍實統禁軍又沿河諸寨士丁合千三百人以昧爽涉河分爲三部山高箐深路險雪積蠻又於高山要害之處起立石棚以俟官軍官軍又爲所壓旣而蠻大呼突出官軍驚潰逃入山谷蠻縱獵狗而隨之盡爲所掩西兵被縛者六七十人土丁又倍日暮炤先遁歸實爲蠻所圍數日乃得脫繼而禁兵土丁亦有竄歸者節制復還黎州炤留守安靜吳德夫時已罷制置使猶未行乃揭榜黎州戒以不得輕舉傷國威重於是蠻邀厚賂以贖漢人凡土丁之富厚者一人爲數百千云德夫嘗已薦公庠故其敗事不以聞會大

早詔近臣條門政許成子時爲禮部侍郎因論黎州守臣撫御失當而按勅不加務存大體無怪乎上千陰陽之和如此其極也疏入公庠降二官放罷朝廷方議擇守會聞大使司已遣官節制乃亟命朝奉郎通判成都府何德彥知黎州節制軍馬用金字遞遣行其年十二月甲申也先是節制自舊寨原留統領官傅順董焯軍正程伯雄在後寨捍撻三年二月辛酉羌人自良溪寨下用皮船渡河攻相嶺寨焯引所部兵百餘由寨後突出禦之賊登堡子城焯又逐之賊自旦至晚不得食走之河岸寨已疲矣西漢地土丁知賊饑困欲馳丁勦之焯恐分其功戒土丁毋得進會日暮焯移泊薑地寨夜羌人乘炬渡船若將遁者而滅炬載兵以來詰朝再戰賊兵數倍焯不能支賊乃拔兵而去後五日丙寅新守何德彥至州視事癸仲還眉州又十日總管馮興以制置大使司之命部西兵三百至州賊不復出黎州舊有棟丁二千土義勇二百德彥至止乃核實丁籍擇其少壯者千四百四十爲棟丁餘四千二十九爲衍丁詳具兵馬門又增招義勇二百人月增支米三斛醬菜錢一千通舊爲西南極邊六寨舊以飛山及州禁軍更戍地多烟瘴戍者憚之德彥因命所增二百人將家分成六寨罷飛山義勇之更戍者三百人飛山四義勇減中右軍更戍者四月之糧每年當戍中右軍四百五十人今自五而以其錢爲增兵之費報可三年八月十八日癸酉朔旨沈黎賦入至薄總領所歲以蒲井鹽千八百桶贖之每五十三斤一兩爲一桶軍食所需皆仰給於邛雅乾道癸巳邊隙一開始以州鎮火牌戶及沿路居民遞運四千石上邊謂之短運慶元乙卯吐蕃入

寇郡始科稅戶。人夫徑行三百里。謂之長運。至是畜卜連年入寇。夫運益頻。遠近之民。俱罹其擾矣。其年冬十二月。青羌喪失。索始來降。七年二月乙未。卜籠十二骨亦至。卜籠者。青羌部族也。性殘忍多器械。專仰鹵掠爲生。所謂十二骨者。乃十二種也。青羌卜籠既降。守臣袁楫知畜卜勢孤。乃令安靜築總轄杜軫諭之出漢。畜卜疑漢人殺之。有邛部川都王之弟部勒者。與軫謀。遣漢人入蕃爲質。畜卜乃來從者。凡三百餘人。楫與通判州事周璩。聚廳受其降。畜卜膝行而前。抱楫之足。楫以錢帛厚犒之。畜卜留州城十日。將渡河。乃送還漢人十一而去。楫言於朝。得報。下制置司利東安撫司。各常切措置鎮撫。務令邊界安靜。毋或引惹生事。九月十二日。戊辰。福劄。軫。西人也。自畜卜犯邊。至此更七年而後定云。

辛未利店之變

嘉定辛未正月己丑。馬湖夷都蠻攻嘉定府。隄爲縣之利店寨。陷之。馬湖蠻者。西蠻昆明之別種也。其地在梁。爲南寧州。承聖中。刺史徐文盛召去。有鬻贖者。遂據其地。子孫相傳。後分爲東西焉。西蠻之地。在唐爲殷。馴。浪。浪四州。其酋姓董氏。隸戎州都督府。國朝開寶中。德化將軍董春。借貢馬。詔書嘉納之。太平興國中。始市焉。其後。以板來售。蓋夷界多巨木。邊民嗜利者。費糧深入。爲之庸鉅。官禁雖嚴。而不能止也。板之大者。徑六七尺。厚尺許。若爲舟航樓觀之用。則可長三數丈。蠻自載至敘州之江口。與人互市。太守高輝始奏置場征之。謂之抽收場。至今不廢也。馬湖之地。東南接石門。亦敘州。西南接沙漢。盧恨。嘉定府。徽外蠻。

黎雅諸蠻與吐蕃之境。而北接敘州之商州秦宣化縣。西接嘉定之賴因沐川。魏晉管下西北接敘州之宜賓。凡蠻地仰給者七村。曰胡鹽。或曰曰黎溪。或曰曰平夷。曰都夷。曰什葛。曰蒲潤。或曰曰荒桃。此七村多沃壤。宜耕稼。其民被誑椎髻。而比屋皆覆瓦。如華人之居。飲食種藝多與華同。惟胡鹽黎溪平夷三村。兩輸漢蠻之稅。謂之兩屬稅戶。自敘州沿流十里至馬湖江口。又西泝七十里至安邊寨。又水陸行三百二十里。至夷都村。又水陸行一百八十三里。至天池。亦曰此馬湖蠻王所居也。自夷都溪口。夷都溪口在五里。遵陸距利店沐兵。賴因。籠鳩等寨僅二程。皆平原。初賴因本夷地。景德天聖間。屬來寇掠。治平間。把截將王文撥始據險立寨。侵耕夷人山壩。名賴因莊。夷人訴之。事聞。有旨以其地歸董蠻。既而寨民私賂之。以償其侵地。歲爲紬二百匹。幅廣二尺。長二丈。於是蠻人每歲至賴因。謂之索稅。其後稅頗增。寨人亦厭苦之。紹興末。虛恨蠻犯籠蓬寨。隆興初。夷都蠻復寇賴因。詔用馮當可提點本路刑獄公事以經制之。當可築堡於籠蓬。而伐箐於賴因。以爲戰地。多蓄儲備器械。蠻不復至。及是馬湖蠻將入寇。而夷都土蠻先以書抵利店寨將言之。寨將以謂蠻人要索之常。不卽省。歲除之前夕。寨民有失牛者。夜出求之。見火滿四山。始疑寇至。乃以狀白犍爲縣。未達。而蠻已大入。或曰。蠻始欲寇中鎮寨。中鎮有備。不可入。聞利店稍富實。而寨丁少。乃攻之。知寨保義郎改松。悉寨丁七十餘人。遣之迎敵。或死或逃。蠻遂圍其寨。寨地勢低。蠻人馮高投木石以擊之。衆莫能拒。又二日。蠻人以雲梯登城。松力戰十三合。無與援者。寨民驚潰。自

投山水而死亡者數百人。松爲蠻所執，縶割而殺之，盡掠寨民之資，焚其居，驅老弱婦女數百人而去。松二子亦爲所掠，守臣許子然聞變，急調兵救之，至則蠻已遁矣。旣而蠻人釋所俘，幸胡慶者，俾持牒以歸。自稱都相公狀，申嘉州官品。大略言：漢人不償犒稅之故，其後蠻人爲招安將，言初以鉞州負其板直，故擊之，道險不可進，欲引歸，而蠻師翁者，謂始出兵時，嘗許以生口祠神，今無所得，神且怒，由是移兵攻利店，亦莫知其情實云。初慶元末，宣化、薄昌、元封、壽源皆爲古戎邊志。大略謂馬湖之警在嘉，而不在鉞，蓋一軍屯安邊，一軍守真溪、沙溪、商州寨之閒。皆宣化縣界則馬湖不能遠踐吾境，惟賴因中鎮地平而近，且蠻以索稅爲詞，往來通行於漢嘉之境，一不如意，則寇輒隨之矣。至是果如所料，其三月辛巳，蠻又犯龍鳩堡。本路帥黃伯庸調移屯西兵二百戍犍爲縣，朝廷聞之，四月己丑，除李季允本路提點刑獄。自如崇慶府除安觀開時爲制置大使，乃置安邊司以經制蠻事，俾季允與許子然共領焉。始議猶欲招安，而蠻人玩狎，終不肯出。大使司議遣兵平之，季允謂然：而許成子在瀘南，以謂曠日持久，勞師費財，不如招納之利。持論不同，由是久不決。會殺南邊吏獲夷人數十以告，鞠之，於其利店之亂者三人焉。成子榜境上，諭夷人能以利店所掠人口來，吾卽歸三人者，金帛不問也。又遣諜入夷中，諭以利害，無幾何，蠻以印狀來，願盡歸俘掠。如約，安邊司聞而互招之，夷中悔，於是季允移檄，願得三夷人。成子曰：如此則吾爲失信，夷禍必嫁於瀘，不許。已而大使又以爲言，成子曰：吾知權利害，爲生靈計，且卽移書以鬼章事報之，僚吏或請進兵。

成子折之曰。乞弟卜漏之。章盧父老。至今言之疾首。可草草耶。既又移書簽樞宇文珽臣曰。守邊之道。安之而已。苟圖快意。未有不敗事者。因以議不合。求罷政。知夔州。王申始季允聲言。某日以兵出寨。蠻頗憚之。會東師司揭榜敘州境上。大略言。本司已與西路商量。決無深入之理。仰邊民安業。毋得驚擾。蠻人見之。知西路揚聲給已。益無所憚。嘉定四年。秩余在雲凌。見司理參軍青陽海并研人。言夷人以黃紙作牒。遣嘉州。其語殊倨。未有故。茲詔示之。語。安邊司俾寨官卻之。既又見提刑司屬官何逢年。資陽言。近本司令寨官諭以先歸所掠漢人。而蠻書答云。所掠此是婦女三十餘人。近悉有娠。須產畢。乃可送。其侮慢如此。原謂人曰。原膽如粟。奈何。其年九月辛酉。夷人又犯敘州。至宣化之二十里。季允怒。守臣史師道。青神為承。應報安邊司文書稽緩。而成子稍庇之。史本大使所薦。至是勅之。鑄二秩罷歸。大使司知蠻不可。至五年春。遣興元後軍統領劉雄等二人。將西兵千人。自喜敘二州。分道並進。又遣迪功郎新本路提刑司檢法官安伯恕。往敘州節制之。伯恕。廣安人。故同知樞密院子厚之四世孫。嘉定初。宣撫司下總領所。許填迪功郎。告予之。調緜谷尉。文鎮應請文解。又試中大法。又為銓試第一名。辟提刑司檢法兼制置大使。司屬官。是年三月。官軍入蠻境。方接戰。土丁某人。斷小酋之首。蠻人驚潰。官軍小捷。其酋米在。據羊山江之水。堅不肯降。圍在峻灘之中。水淺舟不可行。譙深人不可涉。大使聞之。移書季允曰。但聲言伐木造船。攻其水。圍則米在其降矣。季允從之。米在果請降。然不肯受盟。邊吏遣土丁十餘人。入蠻為質。米在乃

令其徒數十詣寨納降。安邊司盡以十二年稅犒與之。米在以鹽馬爲辭終不出。是役也。所掠邊民數百人。得遺者十三人而已。捷奏上。大使轉三官爲通奉大夫。伯庸亦轉一官。季允進直煥章閣。伯恕特改次等京官。餘人並進一官。議者疑入粟改官非舊典。大使司乃奏言伯恕之出。有蠻九百餘人。詣軍前投降。又言其始以獻策復關表四郡。便宜補官。乞依任子例。特與改秩。乃除大理評事。命下。安已赴類省試合格矣。或曰。所謂投降九百人者。本吾邊民。皆爲人傭耕。方官軍之出也。招安將諭之曰。節制且來。汝曹當詣馬前聲喏。邊民從之。招安將謂原曰。此降羌也。以三百人送長寧軍。巡檢官養濟。後又以二百人益之。巡檢者每人食日飯以一溢米。既又不能調。率多餓死。餘四百人。蓋莫知所終。邊上舊有平戍莊。地極膏腴。久爲勢家所擅。季允以錢二萬七千緡市之。收其田。客近四百家。以爲士丁。因食其地。至今不廢。田租二千七百石。每七石贖一丁。

癸酉虛恨之變

嘉定癸酉仲冬十七日。虛恨蠻犯嘉定府。峨眉縣。中鎮寨。寨在洋山江南。去府二百五十里。硬塞在江之北。先是蠻人數爲邊害。乍降乍服。嘉泰二年夏。其都王崔烈者。始款中鎮寨。請五年犒物。自慶元四以來者。刻石作誓而歸。提刑司但以四年犒物予之。蠻人數來。欲得本年犒物。官執例不予。蠻人怒。掠邊民十四人而去。士丁追之。梟其七級。其年十一月也。制置使謝用光聞之。乃於羊山江南築師院平等三硬寨。以防其

衝突。明年三月，蠻徑犯師院平。十月，又犯籠蓬堡。寨將馬標，知不可退，乃遣人與之打話。陳益之謙提點本路刑獄，亦欲招安之。蠻人聽許。明年春，遣峨眉令楊鴻往中鎮受其降。蠻至，降未給犒，馬標以其屢抄掠也，恨之，多所要索。蠻怒而去。標俟其出寨，俾土丁邀之於道，殺蠻人北二等三十二人。嘉慶四年正月。標以功補進義校尉。開禧二年。蠻人怨怒，自是不出者十餘年。壬申夏，李季允蘆來司臬事，屢招來之。蠻人終不至。是月十九日，憲使楊伯昌子謨，飛鳥人時以朝散大夫直華文閣，郡守任處厚傳父，彭山人時爲朝奉大夫，方會飲坐中，有土丁二人，馳報蠻人六七款。寨願受犒，且納蠻刀爲信。寨已給降旗矣。余時在府中，聞其事，謂府倅及憲屬曰：此詐也。翊日，再得報。蠻近寨者已六十餘人，午後得報，蠻二百餘人，夜扣硬寨門求戰。已出土丁二千渡江禦之矣。標又言寨有土丁及家人凡五千，皆驍勇可用，不必濟師。時知縣事奉議郎眉山宋大椿，尉從政郎南溪史子申，適皆沿檄以出。在邑者，惟主簿一人，以累舉得官，通攝其事。外傳蠻人近寨者，實六七百人。標所言非實也。二十一日，得報，蠻人犯硬寨，殺土丁一人，掠二十五人而去。二十九日，得報，蠻人復歸巢穴。時土丁被掠者，近二百人。提刑司不欲生事，乃遣人自邛部川招安之。伯昌嘗守黎州，以信厚爲諸蠻所服。邛部川因往來爲之傳道。甲戌春正月，邛部川蠻人速白至羅忽寨，言虛恨蠻人有歸順之意。提刑司遣從政郎權本司僉廳昌元封壽源巴西縣主簿沈黎李時開往中鎮寨，隨宜應接。於是虛恨都王遣其徒庫崖來打話。庫崖以馬標嘗殺北二也，疑之，欲得其子弟爲質。標難之，已而沈黎大渡河，監渡。

官劉如真遺其子與親屬共三人入蠻爲質。庫崖乃來。四月辛亥。渡河至北岸。庫崖欲得十二年歲犒。凡爲絹二千四百匹。鹽茶四千七百斤。銀百兩。銕釜二百。牲酒之屬不與焉。又欲得郡王。每三年轉官。告命金帶。紫袍。銅印之屬。及北二等三十一人骨價。先是。樞之上世。有田在寨之南北岸。歲收租四千餘石。後有旨以其田贖邊。世選馬氏一人爲寨將。佃戶爲土丁。防守邊面。所謂歲犒者。例以邊租三百石市之。自北二死。蠻人不出租稅。悉爲之所私。至是度無以償。乃好詞給蠻人歸。諭郡王因其出寨。遣土丁二百襲之。癸丑旦。至牛渡。遇諸蠻。卽縱兵掩殺之。崖與其徒三十六人皆死。土丁被殺者七人。傷者又數十人。蠻人大怒。取當子三人。刳裂之。議者因欲以殺蠻爲功。伯昌不可。五月丙子。以樞屬吏。樞令其家丁百數。詣提刑司認冤。僚吏各請釋之。伯昌不從。卒正其罪。獄成。樞上私用邊租及他罪計贓當死。伯昌上於朝。有旨制置司酌情行遣。制置司尋奏奪樞官。羈管大寧監。其年十月也。於是籍土丁之壯健者二千人。月廩之。俾守諸寨。歲賞錢二萬四千緡。蠻人聞樞以罪去。怨怒稍解。旣又知邊頭有備。憚之。自是不復輕抄掠矣。

左須夷人出沒

黎雅徼外夷人。舊不相通。乾道六年。雅州沙平夷人與歸州夷人相攻。沙平求援於左須夷人楊出耶。因而獲勝。出耶者。本黎州五部落夷人也。於是自榮經之佛籠溪。初開生路。入嚴道之商思。經尾乾河。至榮

經之苦苻壩。由烟河山頂透丑部落地分把截將王思恭。卽率土丁塹其道而壅之。淳熙四年八月壬辰。思恭復往巡邏。則有木皮寮在焉。乃聞於州。委榮經簿毀拆。七年三月。出耶復入漢地。焚掠乾河一帶居民。八年十一月。制置司始知之。令思恭起遣歸部。且調雄邊軍三百。就縣屯駐。九年三月甲戌。思恭以土丁官軍逐去之。四月癸丑。出耶復自乾河至小思經。出沒鹵掠。遂卽苦苻壩初立碣岡。五月壬申。復爲思恭所逐。焚其岡。又卽木頭寮山頂爲寨。屯泊卓望官兵。十年二月壬戌。出耶始至碣門寨。受犒納降。旗州遣兵焚其岡舍及所種麥。且給出耶蕃官帖。月以錢米予之。十一年二月己未。其徒二人復越入乾河省地。爲都巡檢官兵所殺。壬申夜。出耶遂引兵與夷人河泥兄弟。突出大河。攻木頭寮寨。以索骨價錢爲詞。土丁力不勝。遂遁。出耶焚掠居民八十餘家。凡三日而去。州聞其事。立賞錢千緡。募能生致。或斬出耶首者。及出耶悔過歸順。則待之如初。乙亥。碣門知寨與夷人暖誓。別立誓書。漢蕃安心互市。會嘉州夷人至碣門互市。知出耶爲漢人所討。遂帶器甲欲來攻。出耶并害沙平。以報前日之讎。沙平夷懼。卽攻擊河泥兄弟。又以財物賂出耶使去。出耶乃退居鵠打鷄。制司聞其事。調榮經所屯飛山雄邊軍。以是月庚辰至始陽州。以木頭寨不可守。乃別建寨於史村山。三月丁未。州出信旗。并委曲府碣門寨將骨燦。使往沙平招安。出耶又以骨價錢償之。乃止。自是沙平富蕃之隙益深矣。

龍州蕃部寇邊

遼宋以來朝野雜記

乙集卷二十

六二三

文龍州蕃部皆氐羌遺種也。文州蕃兵多至數千人。龍州才四百而已。蓋自大魚城、木瓜平以至後村，不過十數部，部不過數十人。木瓜平有李蒙族，後村有董家族。近文州則有白馬丹族。自熙寧八年，始有旨推排，近邀有物力稅戶，團結寨子弓箭夫，共一千六十三人輪戍。魚溪、濁水、乾坡三寨，月一替餼糧器械自備。由是不能久。老弱備數，名存實亡。夷人易之。慶元二年，六年連寇清川平郊二寨。興州都統制郭杲調大軍擊之，則已去矣。會杲與總賦官王壽德和不叶，徒久戍以困之。杲死，軍乃解。先夷人常至濁水寨互市，寨有土豪三四，受而儲之。夷人恃以爲命，及蘇肅之爲守，或告以土豪旣擅博易之利，願又反挑夷人。人生事招覺，肅之乃罪土豪而移之。夷人至無所歸，自是茶鹽糧米之屬皆不可得。夷人困怒，嘉泰元年春，遂掠平郊寨。劉仲洪德秀爲制置使，請於朝調西兵二百分屯清川平郊、濁水、花平四寨，以遏其衝突。三年正月十八日戊子夜，夷人潛入掠大崖堡。二月二十一日庚申夜，進陷濁水寨，焚寨，奪其印，執銀冶巡檢兼知寨范浩併其家屠之。蓋浩首罪土豪，絕其博易故也。謝子肅源明爲制帥，調龍州彰明大軍四百往討之。吳曦爲興州帥，因命權統領王鉞准備將李好義俱行。鉞聞木瓜平族首李蒙大等結約未已，遂悉兵以出。曦又遣縣州後軍正將李堯輔以所部三百赴之。三月十九日戊子，夷人攻五漢堡，後二日圍銀冶場。四月八日丙午，復掠五漢堡。鉞遣兵追襲，後六日，得其二級而還。子肅聞夷人已去，乃檄潼川路兵馬鈐轄范仲壬往圖其事。仲壬單騎而至，召土豪與語，欲誘夷人來計事，卽殺之。土豪得其情，仲

壬無以應。卒不得其要領而歸。夷人亦不出。但重勞餉給事聞。五月十一日戊寅。有旨制置都統司。重立賞榜。招募土豪鄉導。并青巡尉弓兵併力掩捕。制司遂立賞錢四千緡。七月。王鈺命李好義及部將何歸雄等。以選士二百人深入。十三日己卯晚。渡大魚河。十四日庚辰旦。夷人望見官軍。即走入箐。官軍追之。斬八紛。夷人奏險。官軍不能進。乃還。焚其部帳。夷人怒。復糾合以追官軍。凡三百餘里。日晚。好義等僅得濟河。十五日辛巳。還至濁水寨。二十六日壬辰。夷人約降。制置司不敢決。八月二十一日丙辰。以其事申樞密院。大略謂不卽受降。恐失事機。誘而縛之。又傷大信。未報。制置有恐夷人再入。九月三日戊辰。以便宣徽都統制納降。仍再申密院。大略謂若更遲延。恐蕃部生疑。兵連禍結。十月十三日戊申。李蒙大者率其徒二百。至濁水源穀子龍下。守臣楊燾委江油令馬崇謙與王鉞往受其降。夷人獻六牛以爲禮。又歸所掠銅印。後二日。制置司被旨。以李蒙大原係漢人。竄入蕃界。結誘侵犯。罪在不赦。事與文州蕃部不同。十九日甲寅。制置司復奏夷人服順。乞降。懼於此時沮卻。恐獸窮必噬。反生後患。四年正月八日壬申。得旨許之。制置司先奏夷人開展封墩約三百里。及獻水銀硃沙窟一處。既遂。言此皆夷人養生之具。恐難遽受。又慮或生希覬。引惹邊釁。猝未寧息。乞賜還蕃部。亦許之。於是犒夷人錢引七百。銀碗三。將士皆受賞而歸。留大軍二百五十人。屯濁水寨。通舊爲四百五十。嘉泰元年所差者又乞籍定寨。夫官給軍器。五日一閱。及於乾坡。魚溪。濁水三寨之側。築小堡三十。徙並邊民戶二百四十往居之。乾坡寨在平地中。無險扼。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乙集卷二十

賊又請於其前鑿水確山寨以爲戍守之所。朝廷皆從之。自是蕃部稍帖息矣。

六二六

謹案是書闕刻舊所未有。張孝達尙書書目答問。列是書於雜史。與四庫總目之列於政書分類。稍有不同。其下則注有聚珍本。福本字樣。而福本實無此種。政擬據以補刻。乃近世所通行者。僅有李氏函海本。其字句之譌脫錯亂。金根白芨布滿行間。斷不能依以覆板。適假到豐順丁氏所藏聚珍原印本各種。則此書宛在。因卽據以登本。惟考四庫總目提要。有云其書在宋有成都辛氏刊本。竝冠以國史本傳。暨宣取繁年要錄。指揮數通。今惟寫本僅存云云。知當時武英殿亦係據寫本排印。然警校精當。較諸函海本有霄壤之別。惟卷端之國史本傳及指揮均未之載。豈以本傳有宋史在。而指揮係宣取要錄。與是書無涉。故皆從刪羅耶。又書中脫文衍字誤句抑亦尙所不免。近日歸安陸氏刻羣書校補。內有據影宋本此書。以校聚珍本之誤者。勘對一周。陸書體例以欲存舊本面目。故雖有明係舊本譌誤。亦一律錄入。且應應數頁。所校仍未完備。遂以新刻本寄致浙中。屬李少青學博取陸氏所藏影宋本與聚珍本異同之處。逐條錄示。閱三月之久。始獲錄到。其足以資攷正者甚夥。凡筆畫小譌。與夫字之因音同形似致誤者。審視既確。卽在刻板中剜改。若文字之義得兩通。及字句之應刪應補。則按條輯錄。間亦考諸宋史以質衷之。竭一月之力。纂爲校勘記五卷。而影宋本卷端。亦載指揮三道。與總目提要所言符合。尙有公牒一首。則提要所未言及者。既均爲原書所有。因并錄而補刻焉。時光緒乙未仲冬月哉。生魄。會稽孫星華子宜謹識。

朝野雜記乙集校勘記卷一

卷一

壬午內禪志

膏夢一人擁一羊。孝宗本無上一字。星華按宋史。夢人擁一羊。時雨黨人親子也。影宋本。親誤新。注時雨事迹開禧元年
 被旨宜付史館。宣字應據改副字。魏注膏所聞于趙鼎者。無膏字。不足以承順上旨。奉字脫。順上旨
 三。但令慮求。影宋本但作且。注所言止此。上有又字。注王明清後揮塵錄云。伯浩終温州兵馬都
 監。影宋本後字。在伯浩下。三年二月庚子。詔宗室伯琮。小字旁注舊名二字。權俊面謝。影宋本。而作曲。莫可跋及也。
 未踐誤。影宋本其作。造書院一區。下有屋字。輒懷軸藏之。影宋本。懷作標。特遷左朝奉郎。影宋本。運作遷。不復更易則
 足以答天意。字答作達。復是在他日。影宋本。是作專。今建國公在上。無公字。但以善繫人心。而不使之二
 三其說也。影宋本不使之二三而認也。俱是童稚。影宋本。無是字。劉大中亦以為言。影宋本亦上。見建國公。影
 本無。賜死大理寺獄。影宋本。獄字。令吏禮兩部及大常寺。影宋本。雨及二字。郭祥符人也。影宋本。郭下有氏字。張叔獻
 段拂等。影宋本段拂下有何。若游採四字。無等字。率府以上。影宋本。善山。影宋本。善作常。不報。影宋本。報作應。上困入侍言。影宋本。言下有
 字。太子天下之本。影宋本。或以越職言事。影宋本。言事二字。為如圭危之。影宋本。危作言。小臣冒萬死以畢愚

忠影宋本眉上有 陳康伯除右僕射面謝影宋本面 少保使相影宋本 去年卿留身奏事影宋本
字影宋本無以字 二 取以晉申生漢惠帝入告上影宋本 告作示

卷二

已酉傳位錄

中外士大夫影宋本 又有說朕欲立太子後影宋本有 允文奏臣等受治未敢即行影宋本等下設
行 注 體子至懷影宋本手作 注 改賜名集影宋本集作 今第三子影宋本此下有 第三子恭王
小注 御名二字 願陛下事無大小影宋本陛下 有司仗影宋本司下 周必大政府應制藁
同此影宋本政 皇太子以仁孝聰哲影宋本仁字上有小

成肅謝皇后

當還內影宋本 遣殿中侍御史徐祐影宋本

卷三

高宗屬意李忠定

以振天下之溺影宋本溺作 親文之後觀此書影宋本之後作

高宗與宗忠簡書

未及幾影宋本誤作

戰應據改

宰執恭謝德壽重華官聖語

樞府有開影宋本開作

開應據改

孝宗與近臣論德仁功利

覽觀古事影宋本

作故事

孝宗力行三年服

勉從所請詔稽諸典禮影宋本請下有

之字應據改

泣香影宋本

泣作養

南北內

仍舊謂之福寧殿影宋本

無殿字

垂拱崇政殿

修五丈廣八丈影宋本

五作六

建炎巡幸六宮數

后與賢妃皆材夫荷轡影宋本

誤前

卷四

紹興至慶元臣僚論太祖東嚮之位

董令葵為太常少卿。影宋本令下有升字。應據補。既而學官王晉。影宋本晉作普。又乞酌量漢太公立廟故事。影宋本無立字。

注聞五月除煥七月除葵。影宋本作煥五月除葵七月除無煥字。否則藏主于天興殿。影宋本殿下有祧字。或藏主于夾室。影宋本無

主其不祥已甚。影宋本已作以甚下有矣字。欲以望神靈歆降。影宋本無以字。又不許。影宋本無又字。及後光宗祔廟。影宋本無

字後

太廟點實事始

太抵多漿水色册寶中。影宋本作大抵多水漿色也開寶中。證册以象牙為之。影宋本無為之二字。

欽廟配饗議

乞詔侍從臺諫議。影宋本乞下有特字諫下有集字。不過苟塞人情而已。影宋本脫不過二字。

高廟配饗

而廷臣皆不得議非私乎。影宋本議作預。令博士禮官。影宋本令作下。及在朝之人。影宋本朝作廷人作臣。但唯唯而已。影宋本無

本已。惟王曾呂夷簡之配食于仁宗。影宋本脫之子二字宗作廟。然亦必先降詔乃下兩制定議。影宋本乃作旨。權無

以壓照諸勳臣子孫之心。影宋本諸字作其它二字。今亦宜反覆熟審。影宋本審作議。注監察御史吳博古。影宋本博作傳。注

太常係少卿尤表。影宋本係作表。更不須議論。影宋本更不詳議。後有議者。影宋本議誤改。

光宗配饗議

而去國于危難之際。影宋本作
陪危之際。

高宗四上尊號廷臣議論各有異同

及省中聚議。影宋本議
下有者字。上諭既以奏聞。影宋本作上諭
以已既奏聞。

因再推詳。影宋本無
此四字。

北使宴見齋禁不用樂

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論使人。影宋本然
下有猶字。

上嘉納之。影宋本
之作焉。

來日五更。影宋本更下
有奏來二字。

温叔

復奏殿階之上。影宋本
陪作階。

乾道淳熙五大閱

憩息大教場。影宋本憩
息作還憩。全裝執兵器。影宋本作
全裝執色。

于教場中。影宋本
中作東。

護衛聖駕馬軍八百騎。影宋本
無衛駕

二字百下
衍入字。前後奏隨軍番鼓笛大樂。影宋本前
上有分字。

中軍鼓與旗應。影宋本
與誤聲。變為方陣作備敵之形。影
宋

本作變方陣
為備敵之形。上更常服。影宋本作
上更衣。

環衛官及一應從駕官至大教場。影宋本環
衛誤選脫衛官及一四
字中大教場四字在應從駕官

上卓旗為一陣。影宋本卓
上有卓字應據補。

上曰處分已定矣。何必別項支用。影宋本無
至用七字。朕之積積此錢者。

影宋本無
之者二字。都城會子錢為之增貴焉。影宋本無
錢貴二字。

大樂局樂色名件

琴色十一也。影宋本作五色琴。非祠官所當用。影宋本當誤常。

卷五

寶璽

盤龍紐。影宋本紐下有檢字。注以此璽爲趙氏之璽。影宋本無氏之二字。注蘭相如詭奪者。影宋本者下有是也二字。注子嬰所付。影宋本付作封。注魏氏何不用。影宋本用下有之字。注則此隱起者。影宋本隱起作深刻。入朝會受之。影宋本說受之二字。有獻玉印者只有方寸寸者無只有方寸句。影宋本賦十六字。賦作鑄。

總論應天至統天十四曆

劉洪考古今曆法。影宋本無法字。甲子朔旦半夜冬至。影宋本半夜作夜半。遂正躔次。影宋本說次字。以配日立法。影宋本無立法字。日分度數參差不齊。影宋本度數作度分。運於朔分之下。影宋本運作送。得弱率九百二十六以六乘強率。影宋本得弱率作得弱率。率九以二十六乘強率。影宋本率無百以六三字。以謂朴能正崇天之失。影宋本爲應據改。以謂凡造曆。影宋本謂作爲應據改。僥求造曆。影宋本成應據改。繼復與行可往測驗七事。影宋本下有同字。注鐵勒測冬至。影宋本鐵勒其字應據增。有成都府進士賈俊者。星華按賈俊宋史作賈復。係大內攢點九刻後。華按宋史九上有止字。星隨景走算。星華按宋史隨景走弄。朱伯嘉之瑞。影宋本瑞作壽星華按宋史作宋伯嘉。祕書省正字馮履叔。星華按宋史馮履充。大抵唐以後律曆之法。影宋本唐下有末字。炎興以來敕局廢置。

遵用嘉祐法影宋本法上有條字星將所省記條攢類成冊影宋本條下有制字七百六卷上之影宋本六

注吏部敕令格式等一百八十四冊影宋本注庫務通用敕令格式影宋本注六曹寺監庫務通用

敕令二卷影宋本此下有寺監注又上茶法一百四卷寺監庫務通用敕令二卷影宋本無寺監注

八月陳康伯影宋本伯下有等字幾二萬條影宋本為立準式影宋本立為準式守結局影宋本局作絕浙江近便州縣

縣作郡

文鑑

慮有妨礙影宋本舍人陳叔進將殿之影宋本較作先以白趙丞相丞相諭毋繳影宋本先以白

母叔進草制制曰影宋本草上有不得而牽聯及于伊川影宋本川下有有云然二字

卷六

臺諫給舍論龍會事始末

為樞密院影宋本蓋為二人言也影宋本並填見闕下供職影宋本闕字注臣妄言不實影宋本

注疑作傳時影宋本有家字尙除大藩影宋本藩下有本出注四月庚申影宋本月下有注四月癸

西影宋本月下有宰輔臺諫合一辭影宋本諫下有給字合作舍

孝宗黜龍會本末

聞鄭仲一。影宋本鄭仲一說鄭聞注曾覲為淮西副都總管。影宋本為作改舍人汪養原。影宋本汪作王道適衛州守。影宋本通

遇作二事絕相類。影宋本事作人

史文惠以直諫去位

目下招降。影宋本作目下往詔時惡可一律行軍法哉。影宋本作惡可律以軍法本非被拖拽。影宋本無拖字是月十九日。影宋本作

是十六日也無月字拜右丞相云。影宋本無丞字

葉正則論林黃中襲偽道學之目以廢正人

本條與宗正計衡兼權。影宋本與作太正下有丞字竊惟職司者。影宋本司作制以道學為罪。影宋本為下有太字若情所不免

影宋本精下有有字然其後偽學之禁實權輿于此云。影宋本說此十三字

開禧去凶和敵日記

乃建去凶之議。影宋本之下有策其二字遣長隊五百人。影宋本長作素除名勒送吉陽軍。影宋本勒下有停字兼參知政事。影宋本

本無參字判福州行監察院史。影宋本院下有御字

卷八

史文惠以論儲副受知

為王上乞扈從視師奏疏。影宋本上作草高宗聞知其奏。影宋本聞作晚

張虞二丞相賜諡本末

子勉之。影宋本下有其字未會顯錄。影宋本顯作甚

傅安道不見會觀

將使闡郡會其郡之武憲。影宋本兩郡字均作部及從官數人在焉。影宋本在上先字

孝宗獎鄭自明魏元履

似出肝膽。影宋本出下有於字兼史院編修官。影宋本兼下有國字

晦庵先生非素隱

蓋陳魯公初執政薦之也。影宋本薦作引懸牖窗前翠竹屏。影宋本竹作竹一洗塵埃山更好。影宋本更作佳先生一辭

而至。影宋本先生二字又以救荒功例權直徽猷閣。影宋本荒功升直徽猷閣先生引嫌。影宋本引上有連字蓋附時宰

意。影宋本蓋下有阿字已決欲留遺嗣君也。影宋本留下有以字以天下之本。影宋本下有大有大字再答以辭職謝事。影宋本下有詔字

止許暫受權帶。影宋本許作是不公等。影宋本不公下有廉二字士人盡已知之。影宋本下有月字

孫巖老樊允南恬退

巖老與江源樊漢廣允南善。影宋本源作原脫善字允南嘗知青神縣。影宋本允南二字時年纔五十六。影宋本下有存也字

所謂賦賢哉二大夫詩者。影宋本為應據改已二十年。影宋本已作幾李屋王仲信。影宋本無王字

趙善譽察州風采

與節度使者鈞敵影宋本與部使者鈞敵 會善譽自大理寺丞影宋本 往歲朱晦菴在浙東時影宋本

與正江西提舉影宋本

丁未城都火

所燔七千家影宋本七下有八字 上出文字一紙示之影宋本 孰肯究思後害影宋本 乃李宗丞議影宋本

建上自塘遞封遠影宋本 有威風得大體影宋本 然書事貴直影宋本 見柴與之作子直行狀影宋本

未得實然無慮五七百家影宋本實下有數字然作姑 頗支吾失實影宋本 注行狀又曰影宋本 注延燒雖

卷九

趙子直邱宗卿楊嗣勛不欲吳氏世襲

未幾即以印送少逸就權影宋本

利帥東西分合

東路至興元西路至興州影宋本 朝臣以其遙制西路軍馬為不便影宋本 罷李明影宋本

金字牌

乃軍機要務。影宋本務作切趙子直在樞密。影宋本注四年十月二日指揮。影宋本日作乙巳紹興末邱宗輝爲

蜀帥。影宋本興作歲增給錢八十餘緡。影宋本十作千以初三十八。影宋本以上有蜀中動搖。影宋本

改

嘉泰開邊事始

以李奕爲荆鄂副都統制。影宋本奕作奕留提舉佑聖觀。影宋本

葉正則不肯草出師詔

注又欲命魯鴻父。影宋本魯作魯

董鑑言楊侍郎未肯通情

白子申釋。影宋本申作申乃盡采而輯之。影宋本而其後董鑑誅得其遺議書稿。影宋本誅下有

安觀文誅議勢願

傍人無如己者。影宋本傍上有視字

蜀士立功立節次第

皆不受議之招。影宋本受下有注知母陵縣。影宋本陵作丹陵宋子欽。影宋本

卷十

誅曦將士共轉三十萬官資

自王喜下影宋本喜字下有已字

李御帶好古親錄實入偽官影宋本好古作如古

自譚軍鳴報功賞之後影宋本報作報

誅曦犒賜銀帛數

七百七十兩影宋本十下有三字

金帥言李季章等四人可信

瑒隆慈之弟影宋本弟下有字

李季章所知多佳士

後點子駿子能二人影宋本後作而而下有二

然後足召影宋本後作復

復上習之影宋本復作將

淳熙至嘉定蜀帥薦士總記

無由自進影宋本進作達皆嘗特薦士三人影宋本特薦誤

留仲至為守影宋本守誤之

亦薦張子長影宋本長作良下注文子長同

榜亦作子良及李季允楊濟道注濟青城人

濟影宋本濟誤

遂有歲薦之名矣影宋本名作目

范少才注子長影宋本長作張

宋正仲注德之晉原人言作善影宋本善作善

思甫乃參政戒甫之族影宋本族作弟

乃獨召字文子仁注聞仲雙流人

聞作既影宋本俟命一年餘影宋本餘字作有半二字

以為非前比影宋本比誤此

與之名潔已影宋本作潔已字與之

通判瀘川

時府影宋本作時通判瀘川府應據改

然秩滿影宋本然上有指字應據增

四川大制司結局

其季父衛王允濟立允濟嘗使蒙古影宋本脫立三字使李舍人屋影宋本屋作重金不克送影宋本金下有皆字樓結

忠義人影宋本據作選不日起發影宋本不日作日下注二千五百人要親來河州影宋本要下有得字委究其實影宋本

委官影宋本申乞以刻實鹽引錢影宋本引作井自廣安起行順水而赴行在影宋本行在方行至廣德軍乃

得邸報影宋本無方乃二字蓋自丁卯二月一日乙亥值吳曦誅影宋本無一日二字乃結罷凡共六千六百

有一旬影宋本無字六千作二千

朝野雜記乙集校勘記卷二

卷十一

親筆與御筆內批不同

注 可不懲乎亦誤爲親製也。影宋本乎下有以字。誤

使相以上封國例

以特進國公。影宋本進下有和字。封魯國公。影宋本無公字。

中興吳姓七王

自是畢爲王矣。影宋本無爲字。

后家封王者

孟氏、韋氏、郭氏、韓氏、楊氏、一王。影宋本一上有各字。

御史臺彈奏格

凡三百五條具奏。影宋本具上有遷字。

任子賜出身

夫豈當復以任子登科。影宋本當下無復字科下有者字

不必限有無資格。影宋本作不必限資格有無

兼檢討文字。影宋本作詳

言官詞臣論宗室入館人數差誤

趙汝談除正字。影宋本趙下有履常二字

館職不入局故事

亟徙僕宗正少卿。影宋本從作陟

檢驗格目

與裔之先。影宋本之作其 卒證忠肅。影宋本忠作慕

嘗以黃州團練。影宋本黃州誤橫行

而損登進士甲科。影宋本損下有缺屬二字

宣相詔使稱謂不典

見錢伯周丞相。影宋本周作同

宰執贈官例

錢伯周。影宋本周作同 少過乎厚矣。影宋本下有是字

官至諫議大夫。影宋本作正

奉常畢大事例遷儀曹

可知之否。影宋本無可字 師古不語。影宋本作論

刺史以上無階級法

全歸伏事之義影宋本義作儀 爲荆湖制置使影宋本荆作京 橫槌下拜於庭下影宋本作槌槌拜於庭

卷十二

趙韓王六世小譜

曾祖吳國公影宋本公作侯 澶州司馬影宋本澶作淮 忠獻三婦影宋本婦作弘 生羽林衛大將軍承宗影宋本羽上有右字 欽

聖慮肅皇后之妹也影宋本肅作憲 書于是矣影宋本書作憲

渡江後名將皆西北人

全淵隋州人影宋本全作王

趙開山改姓

開山趙者沂州土豪也影宋本脫山字 因改姓開山名趙影宋本脫山字 累官武略大夫影宋本累作積

何道夫恬于進取

始自倉部郎官影宋本召爲倉部郎 蜀人有與之異趣者影宋本多有異趣者 因諫上旨影宋本因因字 及其死

者其三子者影宋本三子應據改 德固德彥影宋本德固在德固上 俱未出仕影宋本俱未 以後並登進士科云影宋本作

後皆登科

李知幾豪邁

自沈黎召爲都官郎中後復論去。影宋本作召爲都官郎中後二字以監庫稱之。影宋本以下有石字

宣徽副使

按唐德宗末年。影宋本無德宗年三字

范季才五代史正誤有未嘗者

改試爲守帝大怒。影宋本帝上有未字所以末帝欲深責也。影宋本責作譴

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

時省攝事已久。影宋本帝上有未字而去送迎迓。影宋本去送送選趙並不離城中。影宋本並作元而亦不受壓境錢。影宋本無不字

應據

陳應求正北使書儀

自是遂以爲例。影宋本例下有云字至于其父恭。影宋本恭上有尤字乞後遣使人。影宋本使人作使且以三衛衛士給役。影宋本

本給下有其字

張詔使金驂用

被旨交聘。影宋本交作孝宗聞而大喜之。影宋本喜作善

京仲遠將命執禮

北人有例賜宴影宋本有作 上甚器之影宋本 又曰此事全是京鏗影宋本作上 左驍騎郎將宋
本騎 作衛

張通古能詩聰慧

通古至安豐影宋本豐下有軍字 奄忽易春秋影宋本易春作數經

奉使入北境車子數

使去來乘之影宋本作互乘之 所使縣令皆迎迓于境上影宋本

愛王之叛

誅其家人影宋本人作鳳 來賀上生辰者影宋本此句下有夾註明昌六年本朝慶元元年奉安四年本朝

子按允恭乃原王環之父道熙十六年三月書割下沿邊 請州避其名諱甚詳昔以為高王寔甚誤矣共八十二字

岳少保誣證斷案

俊家厚賂取其原案藏之影宋本家下有以 考其獄詞影宋本 為收岳飛文字影宋本 措置

戰事而坐觀勝負影宋本無戰 又逗遛不進影宋本 問張俊軍馬如何影宋本無 怎生地言之影

本無 道都敗了回去也影宋本 便乃指斥乘輿影宋本 問張憲董先道你只將一萬人影宋本

轉家四字 係 已跪踏了影宋本 又令孫革寫書影宋本 又令看訖焚之影宋本 又令張憲虛申

報四太子影宋本 自是之後影宋本無 及把截江岸兩下影宋本作及 除罪輕影宋本無 情理

相切害者斬影宋本無 法等稱律影宋本無 合依斬刑影宋本無 拜道中使督兵影宋本無

情理相切害者影宋本無 又說張憲董先影宋本無 張憲為收岳飛書影宋本無 追毀出

身以來告敕文字影宋本無 除罪輕次等外影宋本無 流三千里影宋本無 因此致張憲影宋本無

惑亂軍心影宋本無 妄供探報影宋本無 王貴申奏朝廷影宋本無 張憲背叛影宋本無

營準徒三年影宋本無 營徒三年影宋本無 別作施行影宋本無 總領運使衙門影宋本無 及要

模刻樞密院印文影宋本無 智波為承岳雲使令影宋本無 一貫徒一年影宋本無 十貫加一等影宋本無

小帖子稱所僧澤一影宋本無 並係情理所重影宋本無 岳雲私罪徒並係情理所重影宋本無

餘依斷影宋本無 月具存亡奏聞影宋本無

卷十三

平章軍國事

公卒辭之影宋本無 自太師致仕影宋本無 及進退侍從官影宋本無

參知政事併除三員

又命雷季仲影宋本無

祖宗時臺諫不兼經筵

蓋以宰執間侍經席。影宋本執作相間作之。必兼經筵矣。影宋本兼說與。

修注官以史院易經筵非故典

兼侍講除起居注舍人。影宋本兼注字。兼史院檢討。影宋本院檢誤編實。

非科目而兼侍讀者濫吹侍作侍講。

以其兼權吏侍故也。影宋本吏誤史。

則第以為執政兼官。影宋本作前執政兼官。

太常除卿

日賜二品服。影宋本二作三。

宰相兼東宮三少

兼少師樞史。影宋本史作使。應據改。自後欽宗神宗。影宋本神宗在欽宗上應據改。

皇太子宮小學教授

而乞對。影宋本面乞作乞。應據改。

資善堂說書

以命張聲之。影宋本之下有聲道二字。

皇子位說書

陳良佐影宋本
佐作祐

宗學博士宗學諭
注諭下有是也二字
影宋本小

止一人上講影宋本
脫人字教諭在國子正之上影宋本
脫教字

國用司參計官

開禧二年始置影宋本始
置作置始

六院官入雜歷

注 諸司諸軍幹辦官影宋本
有根料院三字
諸軍下

四提轄

封樁之幣與編估打奪影宋本
與作餘而轄官一人總之影宋本無而
統之三字四月始專影宋本
專誤顯內遷則寺監

丞簿影宋本
遷作選

六部監門官

又有為添倅者影宋本
倅作伴

六部架閣官

擇選有時望之人。影宋本作擇選人有時望者。

宮觀使

率為宮使若他使。影宋本宮作觀使作官。

臨安少尹

晁子正為之。影宋本正作止以下同。又置判官二員。影宋本二作三。朝奉郎錢佃。影宋本佃以下同。間日率寮屬詣東宮。影宋本間日二字誤併。流配已上則具事聽東宮裁決。影宋本無配字。具作其洪作酌。少尹比知府。影宋本比字為調字讀下無東字。

寧國府明州長史司馬

始制寧國府長史司馬序位。影宋本序作配。于是沈度。影宋本是下有長史二字。後數月王言如此。影宋本數作半。注前旨七年。影宋本七作十。

制置大使

位在宣副之上。影宋本無在字。已為江淮制置使。影宋本無使字。後宗卿召。影宋本脫後字。

庶官結銜稱安撫使

曾歷侍從官者。影宋本曾上有或字。

十都統制

非有分司職分也。影宋本作非有司分也。諸小校之兵少者。影宋本無之字者說老。

俄又以神武名。影宋本無名字。改神武五

軍。影宋本改上有遂字。皆以屯駐州名。影宋本州誤用。

卷十四

乾道正丞相官名本末

注乃易靴爲履。影宋本此下有以是禁異服之漸七字。上微有酒。影宋本酒下衍所字。而不知上自有旨也。影宋本旨作指。策免三公

以此。影宋本無此二字。是日即行翌日凡再宣押。影宋本此是日及翌日凡再宣押。殊失除懷。影宋本此殊失朕眷備之意。今已堅留

卿相位。影宋本今上有朕字。

紹興至開禧督府廢置本末

此名益輕。影宋本此作使。諸將皆貶。影宋本貶作敗。奉祀去。影宋本祀作祠廡據改。

趙善俊乞文階去左右字

以其出于元祐故事復去之。影宋本脫奉字。以左朝奉大夫。影宋本以上有時字。

元豐乾道武臣正任員數多寡

權尙在郎官。影宋本在作右。

建隆至元祐選人陞改舉主沿革。影宋本選人陞改作選人改。

各於京官幕職州縣內影宋本各作令注令專記舉官京朝官事始影宋本有轉運制直影宋本作但

隆興初常平使者影宋本初下有規字

隆興至道熙立改官員數

限減舉主改官影宋本今方七月止闕二員影宋本量添二十員影宋本作三十員如員數有溢出影宋本作

如各有溢並以敘上日影宋本遂歸於南班引見影宋本故無留滯積壓云影宋本

隆興至嘉泰積考改官沿革

三年十月影宋本俄覺其太濫有七十員為額之令影宋本有權以七十員為額之令注在六十

五員內不足影宋本歸正官至承直郎影宋本犯者得免影宋本六年十月影宋本

本六年上有本昇等四人影宋本何雷四十五人影宋本姑以一歲之應格者影宋本

元年五月影宋本有舊舉主之子影宋本以子婿相託者影宋本令婿奉公守法影宋本

納賄賂影宋本賂作賂謝

四川舉削倍改官之額

縱領所六紙影宋本注兩年共三紙影宋本每二十年影宋本四川換給紙十五員

九月置帥影宋本然自後非特厚恩影宋本均應據改

前宰執歲舉京官多非所知

書吏爲楷影宋本下 惟宰執有舉無刺影宋本作惟前

令吏部追還影宋本道作退此下有或謂要

聲喧無之詞未知果何如 非祖宗之遺意也影宋本無道

選人三考外零日不許受京創

今又該遇覃恩影宋本恩作霽

乾道溘熙裁損任子法

乃爲畫一狀以奏一日影宋本奏下有其字

止奏五階影宋本武

皆所不便耳影宋本無所字

遂援曹价影宋本价作價

已

而數視執政者影宋本而下有恩字應據補

雜藝出身不許任子

亦未可觀影宋本觀作曉

嘉定四選總數

遺表補官九十二員影宋本二作三

注 大禮奏薦補官六百二十三員影宋本薦奏作薦

注 特授文學

補官二十一員影宋本二作一

注 宗室過禮補官二十四員影宋本二作一

注 軍班并揀汰軍功人一千二百八十

五員影宋本二作一

注 歸明歸正五十九員影宋本明作初九作六

注 有出身四千三百二十五員影宋本五作一 童子科

六十八員。影宋本六作二。恩科五千六十五員。影宋本此上有皇后門客四十員。六十五作六十三。侍右參部使臣一萬五千六百六員。影宋本使上有小字六。注宗女夫三百八員。影宋本八。吏職一千二百二十一員。影宋本作三百二十員。進納五百八員。影宋本作五百三員。

川秦茶馬二司分合

易常御器械。影宋本常作帶。職改。吳曦爲殿副。影宋本無吳字。時胡直闈大成爲茶馬司。影宋本脫胡字。其至軍中斃者益衆。影宋本益作復。馬政之積弊此非四人。影宋本無之字。此上有如字。卽日以堂司屬官印視事於其宅。影宋本印誤印。總身至興元。影宋本興元作武興。

后妃王主奏薦格

昭儀至才人。影宋本昭作貴。

內命婦誕育推恩格

其餘一人。影宋本一人作一名以下均同。

職事官改官法

亦聽如舊法。影宋本無如字。李持直國柄。影宋本作李持直國柄。

進納授官人陸故名田之制

如不願換使臣比類循資。影宋本臣下有與字。

注築把隘之類。影宋本隘下有部夫二字。類下衍非字。

慶元蔭補新格

使相以下。影宋本下作小。乃侍御史。影宋本無侍字。

七色補官人奏薦法

聽蔭子孫一名。影宋本聽作別。

諸縣推法司

及三年檢閱並無差失。影宋本作及三年檢斷無差失。

朝野雜記乙集校勘記卷三

卷十五

開禧召試制科

入爲司農丞。影宋本委上有寺字。以論謝子肅。影宋本以下有書字。致之從續來也。蓋亦嘗登侂冑之門。影宋本無之從續來也。蓋嘗七

言伊尹始行堯舜之道。影宋本行作頁。注以開禧元年八月。影宋本八字作開元二字。注鄭伯元。影宋本鄭作野。

殿試不避親

惟殿武。影宋本殿下有開字。

孝宗議令輔臣考南省上名試卷而中止

進上行之久矣。影宋本上作入。請外數月。影宋本請上有數字外下有後字。

四川類試榜首恩數差降事始

乃擢第一。影宋本擢下有爲字。注周益公試策中語也。影宋本試上有省字。

太學生校定新制

嘉定中王和叔掌學政。影宋本中下有在上序有聲然公試未嘗與選共十二字。

淳熙武舉授官新格

武舉補官影宋本舉下有入字 而其才不應選者影宋本其作人 出給例歷影宋本例歷二字作料糧 或改換文資影宋本改作館

十六卷

廣西鹽法

乃薦浙西安撫使影宋本使作司 及兩路提舉等司影宋本等有諸字 客鈔爲便影宋本爲下有字 惟廣西不立額數影宋本

本無 注 產鹽六州影宋本六作五 注 西路增收清計錢影宋本四作兩 注 兩路存舊鹽本影宋本兩作四 注 計錢二文

二分影宋本作二文三分 未有補足影宋本有未以補 商販既不通官般又罷影宋本官般又罷作至罷官般 事下安撫司影宋本下有

提鹽 累年招賣之數影宋本招作共 上諭以當先更易帥臣影宋本無更字 樞密院黃德潤影宋本無樞字 子遠亦上

疏言之影宋本亦作會 當請鹽鈔影宋本下有出字 既盡借荒田碇基影宋本下有之字 扶同儀之之說影宋本扶作符 上諭

會同孟明審究鹽法影宋本會作令 注 電白縣四十五文影宋本無五字 往往計口抑售于民影宋本有由是二字 上諭

四川石腳井

彭山者影宋本彭上有在字 制置大使聞之影宋本使下行司字 可以大制司影宋本制作有

東南收兌會子

每界增爲八百萬緡影宋本緡下有千字 通而行之影宋本作運行而 并諸色名件影宋本并作等 注 嘉定三年影宋本三作二

注謂戶部具列諸路列作到。注每帖二百貫影宋本。注每年一百貫影宋本。注四總領所影宋本。

注承務保義郎以上五千貫。通事承節郎以上三千貫均作十。又禁銅錢影宋本。遂廢十一

十二兩界影宋本。然荆湖二十一州荆作京。以舊楮二易其一影宋本。軍費多矣影宋。

上
兵字

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本末

自後因循不改影宋本。仍改作已仍改作已。每緡止直錢四百以下影宋本。度庫官所藏影宋本。乃以錢引折

納收支影宋本。

四川收兌九十一界錢引本末

合諸司之力千七百萬緡影宋本。遂備方視事影宋本。縛都副史三人影宋本。至是或言講和

罷兵影宋本。元日所計五百萬緡影宋本。毛伯玉影宋本。名漢影宋本。卒不能守其初約也影宋本。

所謂七州共實一千萬緡者其中。以三路鹽井戶月額每三萬斤科實不理。限將仕郎一道計直千緡法。

召人投買除引。土產稅錢外置。課息嘉定。元年遂。播始從。總領所榜。實給。為永。業得。錢數。十萬。緡至。

是大。制司。以為。計司。速於。求售。爾未。當直。再召。人實。封投。實又。得錢。近百。萬緡。初下。令悉。輸引。于官。宜以。

四川總領所小會子

又安能收允濫不行之券乎影宋本。此字坑作泛。

四川皆不用。影宋本四州縣所備場賦輸。影宋本作然州。縣務場賦輸由是不敢行。影宋本敢作能。

四川行當五大錢事始

制置大使。影宋本使。下有司字以嘉定重寶爲文。影宋本寶下。有匹字二字

紹興至道熙東南鬻官產本末

皆鬻之。影宋本鬻。皆作若奪命諸路權住賣。影宋本權。下有行字乞別擇拘催。影宋本擇作部。

王德和括關外營田

權官之增賦也。影宋本賦。賦作課卽與王德和言之。影宋本與。與作爲郭子明心欲害其事。影宋本欲。欲作欲心

關外經量

紹興以來。影宋本紹。上有自字宋子欽曰。影宋本宋。宋作宋

龔憲之點磨三總所錢物

而本所藏用。影宋本藏。藏作歲戶部員外郎馬大同。影宋本馬。馬作混檢討文字。影宋本討。討作詳非一日故也。影宋本非。下有但字

孫大雅獻拘催上供錢物格

郡國四時所上月且見錢穀簿。影宋本無。無所字而右司諫汪緝補外。影宋本緝。緝作涓光武中興歲在正月且。影宋本無。無在字

則逮者多方。影宋本方。則造方者若取會齊足橫造。影宋本橫。橫作橫

紹興至淳熙四川宣撫司錢帛數

本有司隨軍激賞影宋本有司造錢至五千萬影宋本吳信王為使時所備數也影宋本

也注撫養庫十二萬影宋本撫養庫九萬七千緡影宋本隨軍庫七千八百四十兩影宋本

本兩隨軍庫四萬四千五百兩影宋本宣撫司可用之錢影宋本合湖廣

總領所影宋本十二月壬子影宋本以樞密沈德之為使影宋本

四川樁管錢物

歲用率二千萬緡影宋本樓仲輝宣諭陝西影宋本注行府歸東影宋本五月辛亥指揮影宋本

亥作又乞撥所餘二百六十五萬餘緡影宋本注三月壬寅指揮影宋本注海廣總領司馬結影宋本

本海作前後總為六百五十萬緡影宋本注所謂三百餘萬緡者影宋本注故猶

餘二百六十五萬也影宋本注八百二十餘樁影宋本注淳熙元年庚午指揮影宋本

字凡九年影宋本無慮一千二百六十餘萬影宋本

四川宣總司抗衡

逢孺不敢効也影宋本二人交章論劾影宋本王子益之總計也此句起至道類遂止凡八十八

司爭鬪影宋本覆寔詭填影宋本

嘉泰補額關外積糧斛

庚吏率全其局餉以相授受。影宋本局作局。應據改授下無受字。

並槩豁免。影宋本並特免。

四川宣撫司科對羅米

乃報以抱認六萬斛。影宋本無報以二字。蓋每民戶下有稅產一石。影宋本無下有二字。

卷十七

泗州十軍分正副兩司事始

制未行。影宋本行作有。副宣撫移知興元府。影宋本無撫字。

使諸邦寧代之。影宋本請作未。

因遣邦寧急出彈壓。影宋本作邦寧。

忽去城彈壓。星華按。忽去當是急出二字傳寫之誤。

邱宗卿創淮西武定軍

既不點涅。影宋本點作點。應據改。

分隸逐州。影宋本逐作逐。

領帥漕。影宋本領作令。

僅在八千餘人。影宋本千作十。

以補鎮江大

軍數。影宋本無數字。

各置都統身是月省錢。影宋本自應據改。

黎雅嘉定土丁廩給

守把邊地。影宋本地作面。

月給錢二千二百。影宋本二千二百。誤作一千二百。

注急脚一名月各增支五百。影宋本一作二支下無五字。

凡爲錢十萬引。影宋本無凡字。

以匱乏告。影宋本脫乏字。

米四千石。影宋本千作十。

注每五里內把截將十八十里內

二人、二十里內一人。影宋本脫此二十字就以多悅胡心并墮息與之。影宋本與作界開禧未撫副使。影宋本下有司字攝

其羨縉。影宋本其作慶契勘實在乃令安撫等司。影宋本實資令安撫等司注 昆林寨五十人。影宋本林作村寨下有每寨二字

注 利店藥丁賴因休川四寨。影宋本休作沐注 永開堡白崖寨。影宋本開作院注 三賴研四十六人。影宋本研作研皆提

刑印給公據分四十隊每隊五十人。影宋本刑下有司字注 銅山寨。影宋本銅作銀昆林寨。影宋本林作村注 黃

茅平寨之棚材。影宋本材作符注 休川威寧寨場各二隊。影宋本休作沐注 永開籠鳩堡。影宋本開作開注 三賴

研場各一隊。影宋本下有教字從其俗。影宋本下有土字日令赴教場。影宋本設場字每縣各摘數百人。影宋本摘下有三字官

為計給。影宋本計下有日字給下有之字

黎州棟士丁義勇。影宋本士義勇小字旁注丁四

黎州棟士丁義勇。影宋本士丁係士丁之有籍者也。影宋本係作士丁邊千四十人。影宋本十作百注 本州措

置。影宋本年依利路義勇士格法。影宋本利觀例行丁守護鄉井。影宋本井下有

瀘州長寧軍勝兵邑。影宋本勝兵義軍。影宋本勝兵注 瀘州長寧軍

長寧軍邑義軍者。影宋本下各邑字均同此言收到邑人山地一萬餘區田一萬八千五百三十畝。影宋本區作曲鼻地

林菁。影宋本菁作其餘根枯。影宋本餘作後止可贖三千兵。影宋本千作十往錦州捍禦。影宋本捍作統注

博望寨一百八十一頃。影宋本六十畝三字注 板橋一百五十頃。影宋本橋下有壘字

李伯和放散忠義民兵

首議遣。影宋本議下有汝字。然民兵未盡去也。影宋本脫民字。京湖制置大使李伯和。影宋本京湖制

王德和郭杲爭軍中闕額人請給

反資馬料之贏以自給。影宋本馬料之三字祇作其字。故軍中有馬養人之論。影宋本無軍中二字。由是戍卒莫能給俱相率

叛去。影宋本無莫能給俱相率六字。陳日華代德和。影宋本華作和。軍士悉復其故云。影宋本無軍士二字。

關外諸軍多私役

宋子欽和金州。影宋本宋作家。乃知屯田爲大利之事。影宋本作乃知屯田誠爲大利無之事二字。

都統制劾制置使擅興

聽制置節制。影宋本置下有司字。誠可加罪。影宋本無加字。但非吳挺所當劾者也。影宋本作所當劾耳。御前軍數百往討之。

影宋本前復勅仲遠擅發兵。影宋本仲遠作副司。必寄之于制司。影宋本于作宜。乞下戒司具折。影宋本折作析。

諸軍陸差審擇沿革

初葛楚輔在樞院。影宋本樞院作院。陸差總制官。影宋本總作統。安子文一軍政。影宋本子作觀。

卷十八

丙寅淮漢蜀日用兵事目

殿前都指揮使吳曦。影宋本殿上有以字 規陝之意。影宋本陝作恢 知安豐軍廉仲方。影宋本廉作厲 除紹興府。影宋本除下有知字

既而盱眙臣施宿。影宋本施下有守字 結連本縣弓手。影宋本連本應據改 十月乙丑。影宋本乙丑作巳丑 上恢擴大計。影宋本恢作恢

本皆言 命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影宋本命上有字 用徐枋疏也。影宋本枋下有章字 四川總領

所。影宋本所四 至城固軍亂。影宋本固下有而字 池州副都統郭倬。影宋本倬作倬 敵追甚急。乃執其馬司後軍統制

田俊邁。影宋本俊邁乃三字 尋謫柳州。影宋本謫州作黃州 錫金印。影宋本錫下有以字 財計已匱。影宋本匱作匱

暫休息以歸。再為後圖。影宋本再為後圖 魏公五世孫。影宋本孫下有也字 欲圖統制。影宋本圖統制友諒 是日

金兵侵瀘州。影宋本瀘州作瀘州 除荆湖宣撫副使。影宋本副使荆作京 李好義拒之。影宋本拒下有卻字 吳德夫為京湖副使。影宋本德夫為京湖副使

山出閬州。影宋本山 為總領官劉智夫所逐。影宋本智夫為字 張知院嚴。影宋本嚴作嚴 開府揚州。影宋本揚州作揚州

以兵千五成萬州七日癸未。影宋本五下有 權大安軍馬震仲革父。影宋本馬作馬 利州轉運判官。影宋本判官州作州

以揭之木榜。影宋本揭作揭 臣源參贊軍事。影宋本源下有為字 利州帥臣劉帥文。影宋本帥文州作州 雖二府之崇亦不

言金人責正隆前禮賂。影宋本責上有欲字 奪三官。影宋本奪作奪 持書赴金。影宋本書作書 統元帥府凡六字。

卷十九

女真南徙

金國自完顏昊始建號稱帝。影宋本無始字凡五世八君其傳國九十有八年而始衰其地在契丹之東北境

蓋古所稱肅慎氏之地也。影宋本長白山之凡五世八君而始衰金國者在契丹之東在漢代稱挹婁。影宋本

其國祖宗時嘗通問。影宋本通問歲賂金帛五十萬匹兩。影宋本遼天祚為金人所執。影宋本

法壹之世為中書左丞相。影宋本中書左丞相注並為所殺。影宋本為下注元年乙巳。影宋本又十有二年

而環亦卒。影宋本無十有二年召細軍大將全壽。影宋本出則被殺。影宋本殺領三省事。影宋本

西夏扣關

後梁時。影宋本據銀州以叛。影宋本鞬靺至興元而返。影宋本

鞬靺款塞

鞬靺者。影宋本鞬靺之後也。其國凡十六字鞬靺皆部有山水之雄。曰白山者。影宋本部

族分散。影宋本此下有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十一字。女真下有英注。其居陰山者。自唐末五代

鞬靺自下。影宋本其人皆勇悍善戰。鞬靺之三近漢地者。影宋本其居陰山者。自唐末五代

以射獵為生。影宋本鞬靺之生鞬靺五字。應據補。下。秦晉鐵鏡皆歸之。鞬靺鞬靺得之歲時入貢。影宋本

特默津始叛

特默津始叛。影宋本反厚賄之。影宋本並為邊患。影宋本蒙人既侵金國。影宋本

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領家
人漸有飲食至是韃靼凡二十八字均應錄補
下有校以木契合同為驗影宋本此下有許謂生皆臣屬於金影宋本皆上有欲取為妻影宋本欲上有
悅之至特默津入貢影宋本特上有都統同大軍影宋本同下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邑影宋本郡
是四至影宋本特上有州郡注即崇慶三年影宋本三作二二月復還燕京影宋本月下綵繡衣三千件影宋本作而完顏福興
在軍影宋本中韃人聞知曰影宋本知與韃兵戰凡二日影宋本日偕改大齊影宋本改作號十月韃兵
至杏花營影宋本十月又有遼兵宣撫使張萬努者影宋本兵作大者重數千兩影宋本此下有俗
八字麻薩木哈所至影宋本所足踏金杓影宋本杓作機異遣使求和影宋本使下有注其一乃河
北士人張三深云影宋本無云字深下缺七百三十六字較此邊之由也諸司以守臣宇文紹直不支還
馬價致生邊隙交章按劾而知雅州塞駒瀘南帥李仁父以茶司不支降馬價本錢引惹邊事亦制章
以開紹直降官停任而茶司大不為清議所與是年七月宣撫茶馬司辟奉議郎邵降年知州事而制司
檄茂州通判呂宜之與黎州通判樊彥思兩易降年嘗通守本郡得諸羌心奴兒結聞其來乃詣州納款
其月十一日壬寅也降年具其事自宣撫司且言邊民沒夷地者尚千餘人乞許令說諭收贖宣撫司從
之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半有吐蕃彌羌畜列者仍以饑饉乞米為詞且云奴兒結本蕃奴今春入漢界
作過猶有所德若某日米絹茶帛不至必大合諸族寇邊仍出一小牛角並木刻一小信牌馳報蓋蕃蠻

以此二物爲不可失之信故爾。郡以爲此族無因而來，卻而不與，止檄安靜等處守戍將兵令嚴作隄備。二十日己酉旦，忽報畜列引七百餘人渡河。先是本州水尾村有把截將張紹通，富豪雄一鄉，土丁千五百人，半其客戶。申州任責，乞以土丁當之，欲引彌羌至虎掌立處，盡行勦殺。郡守深信其說，恃以無恐。二十二日辛亥旦，官軍安靜失守，紹通不復守把，茹山地獄門險隘之地，遂徑往虎掌平，擺布土丁，欲與賊戰。已而吐蕃直入，紹通爲流矢所中，墜馬而死。土丁千餘人，望風遁去。官軍之在虎掌山者百餘人，爲蕃賊從山上掩襲而下，亦皆星散。焚燒大小薛渠新村等處屋舍，劫掠財畜，蕩然一空。州以無兵無錢無糧，遣甲頭誘說邛部川蠻，令出力救援。二十三日壬子，都王崖樓與部義率本部蠻渡河，自茹山三衝直上，殺退畜列徒黨數十人，餘衆悉竄歸巢穴。王子崖示因而戰死。一州方獲安堵。時茶馬趙富文彥博兼權宣司參議官，以本職臨按至名山，開崖樓攻退畜列，喜不自勝，亟檄州令約束邛部蠻等圍住吐蕃，緩行勦殺。意欲功由己出，檄未至而事已畢。旣入境，則移怒守武，決責兵將士民申陳邊防利害，至打折鄉貢進士馬龜年脛骨。一州爲之紛然。此吐蕃再受之本末也。明年春正月，富文還成都，先是帥臣薛季益以降年不縛致奴結爲罪，白之宣撫司。宣撫司檄州詰問，降年怒忿，嘔血死。帥司遣本路兵馬鈐轄成光延來攝守事。其年三月也。三邊邛部川最富強，吐蕃貧而健鬪，惟五部落富而弱。往年部落因短寸之馬，亦起邊釁，至動川陝之兵，其不可忽如此。初青羌之入寇也，郡告急於成都，薛季益下令聚民於城中，盡焚

漢源鎮。清野以待之。不知州去邊猶三百里。漢源富。實爲一州根本之地。通判呂宜之力爭。雖以是獲罪。論者與之。季益又遣兵馬鈴轄。以三百兵守邛峽。關立樓棚。起礮座。關近榮經。去州六十里。蓋懼黎城或破。則羌人突入內郡。故預防之也。趙仁仲爲小漕。又檄州令人伺候。吐蕃過河時。取河邊江石擊之。則賊不敢渡。聞者傳以爲笑焉。趙富文喜邛部川之功。始以細茶法錦予之。前此羌人未嘗見也。又舉去城南五里塔平之地。畀羌人放牧。諸司勅之。以此罷去云。

庚子五部落之變

族無君長。影宋本君作察注。法漢源鎮三里。影宋本注去應

庚子沈黎西兵之變

轄之矣。影宋本矣作知應據改其父仲古從之。影宋本無之字

辛丑沈黎土丁之變

注。及姚良民爲望守。影宋本爲

丁未三關乙卯曳失索之變

其年八月庚午。影宋本年下有移字

卷二十

戊辰畜卜之變

八人俱沒。影宋本注初八日壬寅。影宋本寅作申官軍又爲所壓。影宋本又作取詔近臣條門政。影宋本門作

欲馳丁勦之。影宋本丁作九月一日到差。影宋本到作

辛未利店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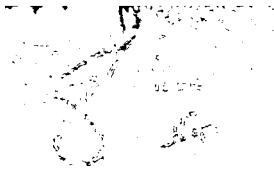
爲之庸鉅。影宋本鉅作自喜斂二州。影宋本喜作

左須夷人出沒

十一年二月己未。影宋本一作二首者及出耶。影宋本

龍州蕃部寇邊

掠大崖堡。影宋本堡作鋪



404032

CC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81922)

國學基
叢書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三冊

每部實價國幣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國費

撰 者 李 心 傳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鼎銘 張叔介 蔡仲宣 喻飛生 李家超 滕秉全 金雲峯
施伯宋 林懷民 鮑嘉祥 林東塘 陳忠杰 章德宣 楊瑞文)

E一六一九平

書

82

404032

(6)